

許子遜叢青軒集序



余第萬曆辛丑於時褻然舉首  
者同安許子遜也旣釋褐借觀  
政吏部子遜長十歲以弟畜余  
日追隨冢宰之屬不治而坐論

於翼室每見子遜平睨高視拊  
膺盱衡論說裁量意不可一世  
而坦直疎易人人喜其親已然  
雄力兼才博通乎流畧恢恢遠  
驤域外爲氣無所折下故事南  
宮舉首無不居鼎甲立躋金馬  
門子遜猶觀政待庶常吉士而  
後乃持橐史館是可以觀時抑  
可以觀子遜也余碌碌爲縣官  
隨牒在外居久之聞子遜竟作

古人天可問耶今四十年矣同  
第諸昆如晨星落落無幾余亦  
以中廢杜機久不通戶外屢忽  
有投謁持子遜叢青軒集以引  
言見屬者乃子遜胤子則雍也

余嘉其意疾讀一過則論策註  
文尺牘咸具不覺嗚咽而嘆曰  
不朽哉許子魯人有言先大夫  
臧文仲既歿其言立是爲不朽  
非夫言而能爲不朽也有所以

不朽者

國家用制舉義取士束以格體股  
引成文猶記子遜畏聖言題以  
額聯擅場學者稱元脉必曰已  
丑會稽壬辰吳江乙未宣城辛

丑同安如先輩之稱毘陵晉江  
也者蓋支經肯綮理貫轡策節  
奏存乎其間琳球考擊律呂相  
宣韶濩之音也齊輯勒銜急緩  
唇吻良樂之御也制義自子遜

以後諸公奮起者強半爲李將軍不擊刁斗設步伍矣高者用才布勢陵跨躡躡標宗以命令一世無敢不屏息以聽然而其氣象雜霸於大雅之章何吾心

子遜制舉義實恫乎有人琴之感焉載觀子遜詩則逸閒清綺動與天游論則雲行波立策則氣填膺激表則刻羽引商序則揆權規構柬則真摯朗發俱自

成一家言蓋遠淵者思致之密  
博綜者涉誦之深而其鷓鴣者  
出於寥廓之外殆天授非人力  
也談者謂子遜再假年所就更  
未可量吾未見賈誼治安鼓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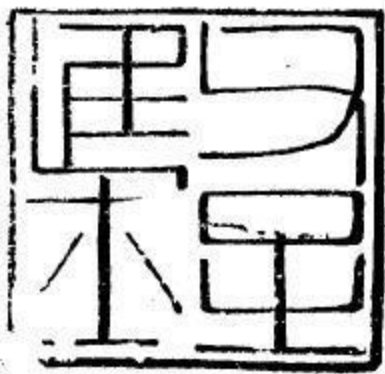
表餌諸策哀湘悼鵬諸文改正  
朔易服色裁宗室諸議有讓於  
白首魁壘先生者傳曰言身之  
文也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  
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

無文行而不遠子遜其言而文  
行而遠者耶故曰不朽余嘗薄  
遊閩中東行海上陟天姥岑望  
泉南諸峰巘點黛發翠如食前  
豆盞交錯旁羅與日氣霞標相

次蕩此叢青之所以命軒

崇禎庚辰歲嘉平月年弟熊

遇識



叙

國朝元品自王守溪以來輒推  
子遜為超乘謂其屹若呂鼎湛  
若冰壺能為諸元而不為諸元  
之制舉義出天下奉之為泰山



北斗獨古文辭不少概見今春  
其弟菟枕中遺稿得若干首請  
政於予又讀之不覺惻然悲又  
欣然喜也悲之者何為一代惜  
九鼎之才也喜之者何為千古  
揭天球之寶也以彼其才使時  
獲從心年能待力無論江東濟  
南周獲專美即眉山昌黎咸陽  
西京不足當一映也雖然有子  
遜之才則不能以年掩有子遜

之文則不能以世掩年與世遍  
相謝也所不朽者獨此人心精  
靈發而為文耳有昌黎眉山則  
不可無于鱗元美有于鱗元美  
又安可無吾子遜哉子遜撰著

雖未富然試讀其序記精核哉  
如泛太湖雲夢焉讀其館課魁  
瑰雄麗哉如泛大海焉又如觀  
玄造焉其為文包羅左國吐納  
莊騷出入揚馬鞭箠褒褒雄其為

詩鍊格漢魏借材六朝同工沈  
宋登壇李杜天府之高華人文  
之鴻鉅觀止矣是子遜自足不  
朽予何庸表章聊為海內之賞  
子遜企子遜思子遜而有遺憾  
者未獲覩其全豹也故付諸剖  
劂氏而詮叙之如此

晉江李光縉題



許鍾斗太史集序

於虛空之中有同於同之中有  
涪涪之爲洲大海一漚耳洲中  
有山曰太武石骨峻嶒蟠亘可  
十許里而其氣脉之所蜿蜒勃

發而爲人文故百年來起家甲  
第者幾二十人而其魁南宮授  
編脩者則自許子遜始余知子  
遜角非時奇士也旣弁補邑諸  
生徒步持所爲制義就余戴洋  
山中余讀其千駟首陽篇至貧  
賤非能重人人亦重貧賤富貴  
非能累人人亦累富貴等語而  
大賞識之因涉筆曰此題前有  
濟之後有仲文得此稱鼎足矣

子遜大得意去其後公車之業  
必授余彈射歲辛丑子遜果擢  
南宮第一選讀中秘書其制舉  
義天下士爭慕效之以爲唐廡  
德復生而子遜顧謬推余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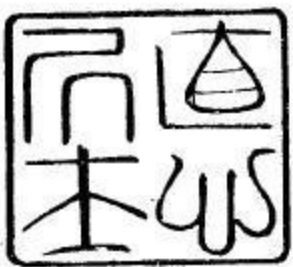
已子遜授館職未幾而遘危疾  
歸歸未幾而歿年纔三十七耳  
故遺文若詩僅僅若干首而館  
課居強半焉大抵陶鑄左國吐  
吞韓蘇而快寫其胸中之所欲

言奇而達辯而裁今世操觚家  
所蹈弁山大函之障與所謂館  
閣體者舉不掛子遜筆端而覽  
者躍如知其爲風行水上之文  
也子遜嘗爲余言其主平讀書  
不盡一卷不復他涉故能韞釀  
致精如是惜乎吾見其進未見  
其止以問於山霧其亦有不可  
知者乎然是足以傳矣子遜性  
耿介狷急不能少濡忍顧獨喜

讀書及官翰林則折節爲恭謹  
而其中若介然有以自得者杯  
酒諧謔往往絕倒蓋其天機過  
人始數等彼蒼假年其所就詎  
詩古文詞而已集成而余爲序  
以復其尊人封編脩公者如此  
子遜有知當復以余言爲知已  
否

直心居士蔡獻臣體國甫書





識畧

先君子不幸蚤世時伯兄十齡仲氏三齡而小子鏞固孕中孤也生不識父面長未能讀父書恨積終天罪負箕裘朝夕間顧所留遺篇為字內操觚家翕然宗尚久而益傳鏞雖無以慰九泉之靈而先人用是起色矣曩曾付剞劂氏有三集一曰九九草一曰存笥草一曰詩文集茲以集板漸禿無可應求乃白之諸父伯兄鳩工重鐫因而搜增一二襍作先成詩文一冊名為

識畧

叢青軒集而制義袂有識彙選抄昔時名公評語約百餘篇再刻以傳曰垂世草此先子當日所自名耳其餘不入選及舊未有刻者計千餘首竊笥而藏之不敢忽焉謹勒鄙陋仰祈賢士大夫復為先子弁其首則鏞家戴德寧有涯云

庚辰仲秋季男鏞謹識

叢青軒集目錄卷之一

卷之一

賦部

賦

鷹化為鳩賦

七月流火賦

詩部

四暮古

孟夏陪祀 太廟倣顏延平郊祀歌

二首

暮春郊遊

五言古

天街觀 皇太子親迎

七言古

擬李太白溪宮高樓入紫清行

浴沂風雩歌

觀播州山川圖

長短句古

種栢行

苦熱行

五言律

賦得因風想玉珂

題瀛州亭 二首

遊碧雲寺

遊香山寺

夏伏雨涼 二首

遊清源洞

漫和清源一律

送南太史使秦藩

代芍藥喜牡丹盛開

牡丹期芍藥早發

七言律

賦得銀蟾花正開涼夜

和李太白送賀秘監爲

秋夜憶早朝

二月十六日夜恭誦 皇上諭內閣

御札志喜

初夏郊遊

長至朝天宮習儀

春閨晴思

雨後與宋忠過日者

清和微雨

送邵太史使東藩

被召恭謁 仁德門

送夏都諫冊封琉球

聞清江口通志喜

龍起泰山寄訊五大夫松

五言排律

冊立分封禮成獻壽

讀雲漢詩

恭遇萬壽節誦天保詩至末章首二語喜而有述

題霖雨舟楫圖

皇太子初出文華門受百官箋賀恭

紀

五言絕

題畢封君冊葉

有懷

爲客

異魚吐墨

夢人遺墨

七言絕

送張太史使中州

送盛太史使秦藩

五月榴花 二首

題曾封君冊葉

卷之二

文部

序

賀整飭永平兵備出東右布政顧君

課最榮封序

賀誥封朱老師太夫人誕辰序

壽外祖陳西樓片

關中李年丈制義序

南思受制義序 副刻

蔡中山制義序 副刻

周廉溪集序 副刻

記

擬奉勅作新脩琉璃橋記

遊清源山記

傳

王心齋傳

碑

鄭拙我學政碑

議

建文帝祀典議

脩復軍衛屯政及塞下開荒積穀議

治河議

說

古硯說

卷之三

文部

論

王者以天下爲家論

聖人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論

臨下以簡馭衆以寬論

惟事事乃其有備論

王者必世而後仁論

本朝忠質文所尚安在論

隱惡而揚善論

格君心當自身始論

陳善閉邪論

士先器識而後文藝論

春秋論

屈平論

孟嘗君論

山東得意者三論

范增論

功人論

評延篤仁孝論

羽翼已成論

天子按轡徐行論

翟公書門論

孫奭無逸圖論

卷之四

文部

表



冊立暨冊封文武百官賀表

擬恭遇 詔恩徵還各畿省採權內

使 勅所在撫按等官存恤百姓

廷臣謝表

擬宋 御製念邊五言詩 賜近臣

屬和謝表 祥符三年鄉試

擬唐 命翰林學士陸贄條陳當

切務贄引易否泰損益為

褒納之謝表 建中四年會試

疏

旱災示儆敬陳用人行政要道以助

上下交修疏

肅紀綱正風教以維治安疏

勅

擬飭督學憲臣嚴正士風勅 嗣刻

策

五道 會試

卷之五

文部

頌

萬壽無疆本支百世頌

疏河注海頌

贊

卷阿王多吉士贊

薛文清贊

陳白沙贊

胡敬齋贊

王文成贊

玉杵玄霜墨贊

鼎黃耳墨贊

僊居樓閣墨贊

石室觀書墨贊

銘

綠硯銘

銅雀硯銘

墓誌銘

葛母張孺人墓誌銘

祭文

祭李松汀文

祭周復庵文

公誄馮老師文

誄曾老師文

祭陳大行乃祖文

祭祖五十郎文 嗣刻

燦著

士品臣品辯

同館訂志文

追責武氏

講章

上梁文

卷之六

文部

書牘

答朱中丞

答王荆石

與黃中丞

與徐匡徽師

與王辰玉 二首

與李按君

擬上沈龍江

與劉公子

與李見羅

與李斗初

答陳中丞

與程太守

與陳公子

與汪雲陽師

答池明洲

答劉凌蒼

答蔡元履 二首

答呂益軒

答李芳瓊 二首

答劉太公

與王二溟

別李九我

答徐宗師

別館中諸前輩

答葛屺瞻

與徐老師

與陳華石

答洪舍初

與鄭學博

與陳臨江

與吳安節  
一首

答張尚霖

與林京山

答盛太史

與高兩目

與林光碧

寄家書

與伯父書

與肖浦叔祖

答張輔吾

與王溧水 嗣刻

答楊衡琬 嗣刻

答王心一

答孫黃縣 嗣刻

答楊岡卿 嗣刻

答劉雲嶠師 嗣刻

答駱督學 嗣刻

答施學博 嗣刻

答許熙臺 嗣刻

與李東山

啓

請曾老師啓

與李年丈啓

復林光碧啓

復林扶蒼納采啓



中華書局

一三

麓青軒集卷一

同安許 懈子遜甫著

弟 鸞子采甫

行沛子甲甫

男 鉉則鼎甫

鉞則敦甫

鏞則懷甫

孫 元輔君弼甫

元軾君敬甫





元轍君由甫

元輅君質甫

元輪君行甫

同輯

賦部

賦

鷹化爲鳩賦

惟彼皇穹之至仁兮乃惡殺而好生曾嚴威之  
未幾兮倏陽德之方亨氣氤氳以鬱勃兮物芽

茁而向榮雖肖翹之無識兮隨陽和而變更相  
彼鷲鳥兮名曰鷲鳩擁赤日而直上兮凌浮雲  
而遠遊鷲鴉鶴鳩遭之而脅息兮鵬鷃鷓鴣遇  
之而悲愁司寇依之而信法兮牧野之會惟師  
尚父效之而亮周漢有都尉竊得乎此號兮漠  
北窮胡望之而膽落矧敢越之而長驅噫此大  
造兮厭彼虔劉含生方欣欣以蘇息兮爾胡獨  
轟轟搏擊而不休奚猛不摧兮奚剛不柔變厥  
喙距兮爾又何求更爾名曰鷲鷃兮與群翼而

爲儔侶鸞鷲鵬鶴而並處兮遨鷦鷯鶴鶴而周  
流類三苗之叛逆遇大禹而投戈爭以紛紛如  
虞芮兮至周郊而回車梁父之巨盜冠猥冠佩  
長劍兮釋其服而聽洙泗之絃歌懿太空之爐  
冶兮何物不化胡不馴虎豹而麒麟改枳棘而  
楠梓之柯蔓延窮奇不變而驕驕與綠耳兮蓬  
蒿稊稗不化而嘉禾豈天地之殊用兮抑員方  
之異宜羌動植之二本兮雖馮虛與躡實其異  
智動者虛者猶可變兮植者實者斷乎其不可

移嗤彼衆生兮何差池皇敷化兮原何私向化  
有路兮格心有時堯舜在上不斲斲以從善兮  
曾不如飛鳥之無知

### 七月流火賦

大專布氣亭毒百昌爐錘萬有呼吸陰陽旣出  
震而齊巽乃見離而役坤胡歲月之幾何兮乃  
將來者得令而成功者退藏時維孟秋少皞司  
辰祝融退舍蓐收乃張其律夷則其音清商菊  
冉冉而將秀兮露沾沾而欲白隼怒目而欲擊

兮豺耽耽而始揚壽星旣見日馭漸移羌大火  
之昏見兮倏乃隨斗指而西馳爾乃蟋蟀宵征  
寒蟬載鳴欣萬物之將實見一葉而先知魏宮  
愴琉璃之筆漢殿張雲錦之帷侯文順令而舉  
職却隆曬腹而逶迤亦有穿針七孔燃燈九微  
五龍命駕七夕裁詩侍玄圃而分韻惜牛女之  
將岐斯時也涼風微動溽氣爰收嘉賓何事於  
交扇宋玉甫賦乎悲秋叔夜輟柳下之鍛子瞻  
泛赤壁之舟彼姬公之勤思兮乃托諷于函什  
念王業之不易兮欲有逸而思憂人謂八百之  
過曆兮誰知七月之造周緬惟騷人狂客之逸  
興兮孰有如聖君賢相之綢繆

詩部

四言古

孟夏陪祀 太廟倣顏延平郊祀歌 二首

於赫皇祖受命于天受天之命誕撫八埏寬仁  
勇智厥德罔愆崛起濠泗掃彼腥羶金陵定鼎  
拯本乃堅次取僞漢爰及幽燕變夷爲夏再闢  
坤乾遂制禮樂以定太平澤覃萬類化格重玄  
施於孫子精禋萬年

又

皇祖於昭賓於帝里昭臨萬方匪遠伊邇享祀  
苾芬 皇祖來止陟降飛揚孫子咸喜其祀維  
何大輅玉几穆穆皇皇百辟卿士其德馨香升  
聞不已 皇祖居歆醉飽具起孝孫有顯報以  
繁祉報以繁祉于今伊始

暮春郊遊

今日何日維暮之春既有良侶亦有芳辰川流  
如舊草木其新曲終永嘆念彼昔人

五言古

天街觀 皇太子親迎

昔聞有涓梁文謨乃其昌天篤我家祐今茲繼  
厥祥我家得淑女令德如圭璋思齊堪比美桃  
夭未爲良當此結褵夕雀馭來鏘鏘誰爲盈門  
者天孫獻七襄都民咸拭目高岡有鳳凰又如  
黃道側月配日爲光維此日與月行當照四方  
天顏宜有喜更進萬年觴

七言古

擬李太白深宮高樓入紫清行

樓臺重疊絕雲烟下瞰半空見飛鳶更有神人  
居樓上大享群帝奏鈞天鈞天奏非人間響上  
世龍湖事杳然秦皇空望瀛州島漢武何勞築  
甘泉自古真僊惟堯舜鴻名日月億萬年但使  
萬年稱聖主何必蓬萊學神僊真僊長存世何  
怕聖主恩光照八埏假使真僊能度世漢武秦  
皇正乘乾秦皇漢武留不住遺與君王致太平  
君王長享太平樂功名還在軒轅前

浴沂風雩歌

乾坤雖大指顧中一物中分含太空胡爲憧憧  
自勞苦往來眩亂轉飛蓬我有一物名天籟二  
十五絃出化工化工有消復有息吾心無礙否  
泰通時偕童冠乘春暮沐浴清泉邀薰風沂有  
泉兮清且美風生舞雩如角徵振衣長嘯起清  
波下顧塵世如泥滓浩歌一闕發幽芳悠然莫  
逆合太始太始之世號先天寄跡鹿豕混魚鳶  
豈若吾在杏壇上終日陶鑄聖人前人世功名  
信可羨遇合須待五百年何如吾得此中樂行

藏卷舒任自然自然之樂樂無限笑傲千古弄  
雲烟但得自然無物累便是中和位育全

觀播州山川圖

千里輿圖實迢然陰翳要荒八百年峰絕懸車  
常帶雨水長妖氛墜飛鳶犬吠雲中因駭日豈  
知洞外有青天圍吏告言此疆土向隸職方漢  
唐前元戎千乘恢禹服旗旄央央雲漢邊央央  
旗旄非務武拯彼群黎出腥羶昔爲推髻今冠  
帶南東其畝我土田林菁蒙密無浮竹潭心日  
煖絕蛟涎始知皇仁同天地範圍夷夏溥八埏  
更得長材施雨露萬年西鄙壯藩宣

長短句古

種栢行

昔時見此栢陰森出建章十仞生條葉千里遙  
聞香願作金人伴不願老大荒長浥金莖露歲  
歲侍君王千年遺種在移來此宮牆宮牆之中  
何所有蓬萊方丈列左右更有瀛島居中間列  
僊遨遊巨靈守階除亭榭盡琅玕蒲柳依依徒

獻醜依依蒲柳雖可愛豈如松柏拂雲材霜雪  
凌厲正自好笑殺百花不敢開朝收爽氣西山  
裏暮捲烟霞海上來千尋翠色青霄上野雀飛  
過空徘徊

苦熱行

中和節已過祝融正司天炎蒸方日上曦馭忽  
當前涓涓寒泉水吐氣亦如烟南風薰何在  
一去不復還莊周始知鯨魚樂絳侯何妨汗如泉  
舞雩曾點因風咏夫子聞之亦喟然柳下大夫  
同袒裼丞相閣塵不談玄江波萬頃猶嬾少老  
蘇更欲挾飛僊我思栢梁殿玉露承金莖神僊  
如可接藍橋槩正清大海浩無際吸浪有長鯨  
鵬飛高九萬雲霓翼下生列子馮虛如躡實飄  
然頓覺一身輕又有至人能入火何須病渴似  
長卿語畢兒童推戶至三伏炎節倏將更昨夜  
梧桐葉方落歐陽今已賦秋聲

五言律

賦得因風想玉珂



退食從容後銀河靜夜清爐烟潛入幄漏箭暗  
傳聲珮玉人何處隔簾月自明千條封事裏不  
寫此中情

題瀛州亭二首

誰將海外島駕一禁城東日月開窻牖雲霞映  
遠空西山朝氣近北海暮烟通疑有靈鼉力非  
關土木功

又

崢嶸儼鳥上濟濟盡名英桃李環堦擁琳瑯選  
檻明吹笙王子晉射覆東方生携手同登眺覺  
來宇宙清

遊碧雲寺

微雨垂楊道清風渡石梁泉清龍吐氣栢翠鳥  
爭涼古洞盤雲伏名花和露芳可憐千面佛只  
爲一爐香

遊香山寺

層巒遊不盡拍手上香山舉白浮天色來青識  
聖顏披雲亭渺渺漱石水潺潺日暮烟嵐合相

看意未還

夏伏雨涼二首

炎蒸方日上好雨四郊清  
鳥入雲間語風從腋  
下生西湖蓮有色北闕漏無聲  
五斗休呼酒微涼正解醒

又

翔雲驅暑色竹影倍陰森  
似有秋聲至渾忘溽氣  
侵亂山迷野窟流水動鳴琴  
乘興凭欄嘯誰知夜已深

遊清源洞

忽然到絕頂疑是飛來身  
隔海常爲客舉盃有故人  
千年僊骨朽古壁舊詩塵  
維有清風在一時一度新

漫和清源一律

久懷登望趣此度更難忘  
不見山花笑只留滿徑香  
披襟印海色停酌迎風光  
自是超凡路何須問瀛蓬

送南太史使秦藩

綸宣迎夏日轡沃榴花天雨灑南陵道車驅秦  
時烟桐圭通漢節兔苑屬秦川四牡曾歌否遭  
逢異昔賢

代芍藥喜牡丹盛開

亭前元異品令節倍陰森色醉楊妃子聲催李  
翰林春風欣識面旭日好拋心得意君休語情  
歡我解吟

牡丹期芍藥早發

翩翩紅葢客結我作芳隣其浥銀河露誰專上

苑春翻堦應有意和鼎獨超倫待子酣朝酒奪  
將帶笑人

七言律

賦得銀蟾花正開涼夜

澄空萬里絕浮埃中有異花霞外開誰道塵寰  
更有種祇因靈藥點成菱香清玉宇水輪冷影  
合霓裳舞袖徊敢借巨靈真手段移來上苑和  
雲栽

和李白送賀秘監爲

羨君慷慨掛朝衣烏鳥江湖共息機已把金龜  
換酒去留將明月送舟歸洞庭躍浪浮青渚天  
竺晴雲繞翠微此去途中詩滿載何時寄却塞  
鴻飛

秋夜憶早朝

柝靜城頭聽漏聲涼風瑟瑟入危旌鳳池魚醉  
露初重麟殿香浮月正清夢裡乍疑金鑰動覺  
來只見銀河明誰人借得回天力問夜如何朝  
未盈

二月十六日夜恭誦皇上諭內閣 御札

志喜

汗溼雲邊雨露深螭頭月影向花陰門關已盡  
蠲周典包篚何勞貢禹金北闕欣逢遺駿入南  
冠不繫纍臣心歡聲共效嵩呼舞斗酌遙從日  
下斟

初夏郊遊

忽聞郊外舊鶯聲喚轉東風不限情縱步始知  
天地濶開樽更覺利名輕花飛水面初成子梅

老枝頭慣調羹誰道春芳收得盡  
葵心今已吐  
紅英

長至朝天宮習儀

皇居縹渺迓繁禧淑氣依稀下  
赤墀嘉節還同  
周歲首儒宗應陋漢威儀  
珮環色冷侵朝雪銀  
燭光融映曙曦人道僊居北斗  
近來朝借我作  
堦卮

春閨晴思

茲衣自占苑中和聖世中和取數多  
遠林更  
飛有色輕風不漾水無波  
花酣欲學鶯兒舞柳  
亂爭迎燕子過人道上林春更好  
誰知淑景近  
何如

雨後與宋忠過日者

閑來結駟禁城東  
曉望晴雲映遠空  
弱柳斜飛  
猶帶濕輕波不漾  
迓微風陰陽要渺  
目前近身  
世無窮造化通  
却訝赤松遊已遠  
何如此地覓  
僊翁

清和微雨

微風吹雨動淪漪春去還如春在時巧透化工  
三五點新添生意萬千枝冷將玉露零僊掌細  
和爐烟出禁帷折柳初驚衣袖濕雲間彷彿見  
朝曦

送邵太史使東藩

四明才子舊群空濡轡馳驅濟深東桐葉于今  
承湛露馬蹄尚覺帶春風書繡古壁窺恭宅樂  
奏雅音近獻宮此去寄聲吳季子謾誇上國地  
通

被召恭謁 仁德門

白雲山色久棲遲忽逐絲綸到亦墀霞映金城  
天語近漏催玉闕伏陰移匡時十事從來道  
主單言遇自奇咫尺龍顏猶翹想丹心遠托日  
邊葵

送夏都諫冊封琉球

絳節平明出上台使車暮宿越王臺幽龍夾纜  
雲端靜琬琰盈函日下閉閨鏤光分麟服寵鱗  
桃欲傍鳳池栽遙知帝德真天廣應有望風回

面來

聞清江口通志喜

滔滔河水正流澌一派原分太液池日映南隄  
窺禹跡雲籠北闕屬堯咨桃花浪裏近絲靜瓠  
子宮前弱柳逢地接岱宗鄒澤近世紀績有  
秦碑

龍起泰山寄訊五大夫松

翠色蒼顏別洞天昂藏千載傲雲烟  
棗已拜山中詔寥落不隨海上僊  
黃石當年曾伴赤

松並世問誰賢祖龍餘烈今存否神物莫驚五  
老眠

五言排律

冊立分封禮成獻壽詩

曆頒陽復近霧捲昊穹清日月重輪照山河一  
帶明星分少海潤露湛秋杵  
轉不借商山老寧  
湏鄴下英弼丞周太保侍從漢長卿欲問千年  
酌遙看北斗橫

讀雲漢詩

極目郊原內遊神簡牘前穹窿原不遠感格各  
徒然旱魃方爲孽商書頌有年牲圭皆縟禮德  
政速回天震恐猶無益勤修乃罔愆人歌雲漢  
什我愛桑林篇

恭遇萬壽節誦天保詩至末章首二語喜  
而有述

神符姜水授運際泰階平赤電當空遶彤雲夾  
殿生曦催千谷曙月映萬川清欲展陽鳥翼微  
開桂楸英光天同廣大出地漸高明聖壽真天

保登歌荅鹿鳴

題霖雨舟楫圖

聖主旁求世良臣入夢年彼蒼如有意版築  
無賢遇旱須霖雨有舟利涉川宸衷資啓沃國  
事屬藩宣萬古中興業一時說命篇勤思嗣此  
畫踵跡有商前

皇太子初出文華門受百官箋賀恭紀  
旭陽初出地瑞氣藹鈞天海挹銀河潤星輝紫  
極前重輪欣若月五色信非烟曠典空千古歡



穀徹八埏東方新得震南面擬承乾不借商山  
老寧湏下賢驚看龍虎狀聳聽瓊瑤篇敢獻  
高呼酌齊陳北斗邊

五言絕

題畢封君冊葉

解組歸來久藤蘿歲月新驚看車馬到乃是過  
庭人

有懷

有懷留不住昌雨叩禪關芳徑無人掃閑吟自

往還

爲客

爲客還送客客歸客亦歸歸時回首望海上數  
鴻飛

異魚吐墨

取爾腹中墨寫爾腹中書但解相思意勿訝故  
人疎

夢人遺墨

昔人夢得筆之子復得墨魍魅何處藏山川當

失色

七言絕

送張太史使中州

楊柳翩翩御使車此行何必問居諸長卿本是  
上林客暫向梁園訪子虛

送盛太史使秦藩

春來楊柳正開花華鄂樓前花更葩臨別不  
歌四牡秦雲白處是君家

五月榴花二首

一枝高出漢宮牆色賽牡丹獻艷陽更喜玉階  
方寸近朱顏帶却御爐香

又

此日湘潭唱棹陰紅英照水色溪溪若非神女  
春風面疑是靈均報國心

題曾封君冊葉

翩翩白髮照黃流楚楚軒裳恣遨遊却憶平生  
無限恨當年獻策不曾收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麓青軒集卷二

同安許懈子遜甫著

文部

序

賀整飭永平兵備山東右布政顧君課最

榮封序

自 國家受虜款休兵革不用而近邊兵拱手  
坐哺不見鋒鏑矢石之事者垂四十年說者以  
爲款所以弭兵也而兵亦卒不得撤兵卒不撤

矣而卒亦未有所以用之上之人既以不戰而  
養無用之兵則勢不得而復豐其餼兵雖安坐  
而不戰顧亦不能枵腹而抗拳則勢不得而復  
責其技而其究不得不漸頓而爲弱間有慮其  
弱而思所以起之如古者寓戰於守寓兵於農  
之意而大爲之備則計目前者又從而諉之曰  
非有事且勿喜噫亦孰知夫無事之害有甚於  
有事者乎夫無事而爲有事之儆自非明智不  
能而苟非久於其任而責其有成亦誰能以一

日爲千百年之畫而代其憂永平負山阻河南  
帶海當古長城胡虜出沒之衝實惟股肱重地  
余年友顧君始以臬使來治茲土至之日軍無  
見儲士不宿飽錚離其刃矢敝於房君咄曰是  
不可以無事不戒蚤夜綢繆罔懈益力刪蕪去  
蠹礪鈍起羸有士超距有馬騰櫪邊政大修人  
有振氣居一年議遷且議代 天子曰無如顧  
某仍命以方伯秩鎮其地如初又二年 天子  
曰顧某居邊郡久勞績茂著具予四代誥命以

嘉乃勲余於是知 國家任君之重知之深而寵之至不日且盡捐東北地邊地畀君錫君以節鉞如周召公奭之主陝以西唐韋忠武之帥蜀蓋君之戮力於 國家不輕而 國家之所報君當亦不薄鐵券金章爰及苗裔寧可既也雖然君則胡慮反此君之心則惟以任之重知之深寵之至未易克副爲耻而以無事之害甚於有事爲憂夫君之用心而如是斯乃足賀也已夫不計一身之名寵與一時之艾安而必

欲爲 國家經長久以無虞蓋忠臣之用心宜如是請書以爲賀賀於是乎始

賀 誥封朱老師太夫人誕辰序

辛丑歲某始受知於金陵朱老師其冬家大人以家人至至則與初度之辰會某滂徨爲具召客斬集四方之知名士以壽吾親而吾師實辱臨之以爲寵又一年癸卯吾父母以 覃恩得封而吾師適掌 絲綸之寄不肖復惠微一言之重於是始喟然曰吾師之所以寵吾親者至

矣而吾獨無一言以壽吾師之母也其可乎是其潛德壺內四十餘年太史公之母徽音懿行綽有可述而吾乃無一言以揚也其何以稱於是謀諸同門兄弟若而人始克舉事而諸同門則咸責余言某則又感曰吾師代 天子言以榮吾親而吾欲以匹夫之言且不文以榮吾師之母是何啻以瓦缶而酬圭瓚行潦而當江河之潤也其又何以稱然某嘗讀詩如采蘋采芣鵲巢小星之什其言皆不出里巷之歌謠而一

經大聖人刪削遂傳之至今不衰又古所記賢婦人如雋不疑歐陽永叔程伯淳伊川之母之類古今稱爲賢母其人固自可傳抑亦取信於草茅疏賤狂慙無忌諱之口豈盡假寵於闕廷而後重吾師握管入直維舊 寵褒故所自有而所藉以信諸人人以行諸後以令萬世永永有辭則匹夫之言固亦不可盡廢矧師之德業方新太夫人壽亦未艾 聖天子方以孝治天下而某適執筆從太史後安知異日萬幾之暇

不觀採風謠特命史臣某作爲列女傳附諸雋  
不疑歐陽永叔程伯淳伊川諸母之後以爲載  
籍光則是此匹夫之言又將憑藉夫 天子之  
寵命以尊而徵大而遠也又安知茲言不爲異  
日左契也乎而某又安可無言雖然二程醇儒  
聖道以宏歐陽文扶世運學士所宗雋不疑良  
吏行能卓卓爲漢庭最匪有是母孰成是子匪  
有其子孰知其母蓋人子之所以壽其父若母  
亦不在乎匹夫之言與 天子之言而在乎其  
子之身則是吾師之所以爲太夫人壽者亦自  
有在也而又奚俟乎余言某自知不足以爲吾  
師之母與吾師壽而或可因以自勗則吾師當  
欣然命之矣

壽外祖陳西樓序

外祖西樓公今年春秋七十六老矣憶少從群  
兒嬉公側公輒指目謂是兒也可異日置膝上  
口授昔人所爲詩若文也者命之諷諷畢輒爲  
之說曰當日作者云何姓氏爵里何似此皆古



先達人之有休聲芳跡傳於後不落莫者也孺子志之時雖穉不省爲何語然已能暗存其一云於是公益以孺子爲可與語間嘗携出遊遇某水某阜輒名之曰此某水某阜遇景物則語以景物歲時鄉里歌鼓聚會優或叔敖前代事則又與之語前代事蓋雖宴遊嬉笑中其不忘獎誨顛若此稍長從家大人學四方其間或離或合不常然無歲時不相聞見必娓娓相慰勞或誦昔人文字相勸勉如初蓋不肖某之國

州縣試也久居常負豪氣悒悒不能平公往撫之曰顯晦遇也淹速時也孺子勉矣良農能穡寧不逢年某聞言稍自寬愈益朝夕淬無怠歲丁酉公從宦遊者於廣東之安定某亦濫竽計偕有萬里役屆期翹裝族戚咸在獨左右顧不見公爲恨中途惘惘如也風雪晦冥未嘗不在念卽時時對朋儕譚說平生未嘗不口公不置也無何某罷公車抵家屬毋病謳吟思公甚頗亦聞公所居海氛甚惡不可近將貽書速公歸

公適至自廣母病亦良愈某聞公至喜已又察  
公狀貌矍鑠如平時又尚健善飯則益大喜不  
自禁噫嘻公今春秋老矣卽某幸而得博一官  
方且有職守羈他方安能復遊公膝下從容譚  
說平生如少時樂乎哉蓋公之煦濡不肖某者  
三十年於茲勿論他也卽其識我於根芟堅吾  
志困而知其必遇也尤可謂骨肉間知己某幸  
佩公教不敢自落莫卽今或後之人有識者知  
已當不之然總之生平知己無先公者今歲業

天輪公亦從某於大輪二月之吉爲公懸弧辰  
人謂某曰子何以壽公某感然曰母尚食我貧  
也我則何以壽公維公晚益喜文墨遇知交喜  
道不肖某益甚聊爲述其始末於斯志耿耿焉  
是爲壽外祖母許吾宗也時亦年七十七長公  
一歲稱偕老

關中李年丈制義序

關中古帝王之都昔人稱其水深地厚人多凝  
重而質直有雄瑋奇傑之氣文亦宜然然歷二

百餘年來其以古文辭有聲者後先相望而獨於舉業槩未有聞也豈學古之與趨時迥不同轍而作者囿於風氣莫能蕪斯二道與余嘗謂趨時不工不妨爲古然而旣謂之時則生今者自不可廢今年獲與彼都人士遊如王蓋甫南思受諸君皆美秀而文與西北人不類而文麗李君尤爲流麗嫻都燕有江南之致竊讀而思之毋亦風氣與時變遷山川所不能域抑余所見皆間出實非繇風氣致然耶果其間出而非繇風氣致然則是編也故自足以傳矣其奚以伏余言余方欲爲古文未能而獨喜君西北人之能爲今文也故不辭而爲之序

記

擬奉勅作新修琉璃河橋碑記

琉璃河去京師東南百餘里實惟孔道歲久橋圯不可行冠蓋行李之往來病之事聞

上命修以大府金錢治其壞因民之欲百役不督而力維月及日遂告竣事群臣謂上功德及此不可無以示後上以命臣某臣謹按周官考工記而舟車橋梁城郭道路門關斥堠樓堞之制凡興作營繕之事皆領於司空不以關

天子蓋以天子一日萬幾齊居祇事天地宗廟  
百祀神祇聽朝視學日延見元老大臣考問天  
下安危利病人情所苦樂爲舉罷事大以繁非  
至仁大德與天同健則無暇乎其他春秋時冬  
官職廢令不行於天下單子適陳至道弗不行  
旅無館澤無舟梁以憂王使雖有良大夫若國  
僑者僅以溱洧濟人爲盛事而徒杠輿梁之政  
終弗克舉繇此觀之王政弛雖天子之諸侯大  
夫尚皆懷其安而忘所事王政行雖至尊如天  
子尚知垂意人嘆軫其行李往來之艱斯貞至  
仁者物行建河天月官所不及載前古所希聞  
雖一橋之修不修無足爲朝政重輕而卽此可  
以視其細也鉅其可以忘抑又聞之古者庶  
民之事天也公而後其私國有大興役王事  
未減則公家不敢問安否今三殿兩宮  
尚缺然上朝夕弗遑啓居天地宗廟百  
祀神祇無公鹽公孤岳牧大夫士無所接見  
論利害司農蓄積垂盡凜凜憂不繼其急且困

若是而尚垂意于茲是古庶人所以急天子者  
今反以天子之尊勤庶民而急其病于此益  
見我皇上至仁大德卓越前古有加而爲庶  
民而得此天子者其亦可以有所愧且有所  
感其又可忘夫兢業不敢怠荒後其身而先天  
下者天子之德也不顧勞逸生歿利害盡能力  
以報天子考慮民之分也奉揚休德以播之  
人以傳諸後以光于古使爲庶民者有所  
感而爲天子者懋德不懈益懋儒臣之職

有上成命在其敢不勉遂忘其愚陋而撰次始  
末以志

### 遊清源山記

余少而好遊其遊吾泉之清源洞訪紫澤君者  
不啻一再至是則與同年丈李君偕重陽之又  
二日也以避俗客故獨後出北門至山麓可四  
里許俞氏之先塋在焉其上有甍鑿石望之儼  
然甚肖俞氏爲東南大帥有行伍功說者謂得  
地靈力不謬而李君則津津譚堪輿矣余素弗

習堪輿家言第漫應之曰是固當耳迤邐而上  
一里許至山腰之小亭憇焉亭後故有香泉而  
冽俗傳能已病呼爲僊液請而祠者盡吾閩之  
八郡或至廣之東西父老童稚連日夜往來汲  
取不絕蓋亦未久而遂涸今徒其扁在耳豈山  
靈厭其驛騷當亦有以陰奪之與否耶循是而  
上爲石關關而上有巨石鵠立道傍鐫君恩山  
重四大字卽俞氏功成後所刻石也又折而上  
三洞頂爲郡守汪公祠祠當上下二洞門據清

公之勝頗宏爽于遊觀憇息者不爲無助余與  
李君憇良久連武而登至上洞洞有大士身右  
胸裴僊人之蛻室俗傳僊人尸解於此余謂李  
君曰世所稱神僊黃白事信有之乎李君曰然  
吾嘗遊漳之天柱峰有關而禪者絕粒可二十  
餘載矣望之色膚若冰雪強之粒弗應是豈是  
侶與不然何以至是余曰卽令有之非所願也  
李君曰云何余曰首山之鼎僊乎堯舜則否矣  
不謂不黃帝若也騎青牛浮紫氣僊乎吾孔氏

則否矣不謂不老氏若也說跨箕尾烈不永於  
伊呂良遊赤松名不高於南陽凡世之行名能  
極其所至者皆僊也其久而不朽者皆僊騷之  
屈賦若史之兩司馬文之賈韓歐蘇詩之李杜  
亦然假令是數者無一焉白日飛昇何益於我  
李君無以難第命之曰酌酌已復繇祠右至下  
洞洞卽紫澤君所居處也又有董僊人之遺蛻  
在橫而南爲南臺臺後石壁千尺嶙峋觀者目  
眩李君則又津津譚牛首也余壯遊時未嘗道

金陵不識牛首作何似無以應臺賓紫冒沙溪  
流若帶其東爲大海海浸扶桑日月所出沿  
臨郡城萬雉錯綜在腋下城中有二浮圖最勝  
李君則又譚金陵十二層浮圖也余亦無以應  
李君好奇其爲文善抉微剔幽操其勝於常聞  
習見之外其持論亦若是云余曰是山之有名  
舊矣唐宋以前至以名吾郡然山重郡乎抑亦  
郡重山也夫天下之爲奇山若水者豈少哉多  
者棄於荒僻寂寞之野樵夫牧豎之所嬉高士



偉人過者未嘗問則非其勝弗若所處地弗若也繇此觀之天下之爲山靈者亦有幸有不幸與李君領之遂從臺之東攀緣石隙而下爲磨亭爲彌陀寺二所雜客旁午不可以入山下有泉清美甃石爲井李君再邀余酌石上酒數行笑謂李君曰泉不儻胡久耶李君亦大笑而歸繇他道薄暮抵我書齋中李君遂別去齋卽唐國子博士歐陽行周讀書處也蓋是時與余幣遊從對壘譚藝者惟李君

傳

王心齋傳

王艮字汝止泰州安豐場人陽明子之高足也少有至性事父孝父豪放遊娼家艮幾諫百端終不聽一日與群娼飲酒樂歌吹雜作艮長號隨之曰大人柰何以不貲之軀博一小快乎群娼皆走匿父怒曳之門外艮不爲動諫如初自後父每往群娼皆拒不內曰去去勿復來而有諍子不可近自是以孝聞長益潛心務學往往

有悟入過人陽明撫江西聚徒講學首揭良知之旨疑信者半人以語良良曰吾第往觀之彼語良知我語格物天以我賜先生不可不在至則直署其刺曰泰州男子王某見陽明愕然攝衣迎之軍門外良直入抗禮上坐一座盡驚辯論往復數次俱不服至明德親民數語躍然曰真良之師也天以先生賜良敢不敬承自是北面稱弟子陽明沒復聚徒講學如陽明學者稱爲心齋先生或以配陽明稱二王良之學以孝弟爲要以格物爲功不喜仕進及著述然格物要旨求仁方諸篇俱爲學者所宗近有與鄒守益俱欲議從祀云

碑

鄭拙我學政碑

隆古之世貴士貴士故尊師而其爲治則教  
先而政刑末今之司教者於世何如也秩卑而  
祿薄不得視縣令乃與主簿丞等伍大率以其  
老於公車而未有所就者鄉貢士歲貢爲之其  
能者力自振厲始得取進士科受民事其不能  
與雖能而不遇者則銖累其勞滿乃得去爲縣  
令受民如進士嘻是不亦吏貴而師賤與民貴

而士賤與賢者材者任政刑而庸者劣者尸教化與夫上之人既不以賢且材者待若人若人亦安得以賢且材者待其身故今之世稍稱仁義道德之士皆恥爲人師而其真能師夫人不以賞勸不以毀沮慨然以作興人材爲已任者則亦非仁義道德之士不能同安夙多士鄭先生來乃益著先生少孤而貧其爲教我同廉不以貧士一金所識拔皆知名士月朔望聚士之志行而能文者身角藝而課之文取平易爾

聖母爲奇表曰文表者無端行不佞時困爲齊民未得與庠士齒先生收而教之與庠士無異民有訟士不法狀者往時學師多以此陰嚙所訟士得厚賄否則爲民左袒而懲士以故士風益繭民益刁至是先生悉諭而遣之民亦感悟遂不復訟蓋先生去我同而不佞始補邑弟子先生竟不第得令陝江而不佞始得通仕籍其爲陝江也江右有貢生劉鉉來京師則又盛道陝江之政能得士士來集者衆至捐所得俸構

文昌閣以居之而數臨視譚道藝不休嗟夫世  
之爲師者而盡如先生固可以其作養黌序之  
餘而波及乎齊民而爲之民者可以無良父母  
爲民父母者而盡如先生亦可以其勾較簿書  
案牘之暇力而作興乎士類而爲之士者可以  
無良師然而世之爲師爲父母能如先生者有  
幾則如先生者亦可以風矣先生閩縣人錄乙  
酉舉人來署教諭事閩縣八閩都會不佞嘗以  
鄉會試往來其家又知其於孝友廉讓最著蓋  
自其爲士已自可貴如此所謂以身爲教者先  
生有焉今爲教諭者施先生施先生先生同里  
其必知余言爲不誣也已

議

建文帝祀典議

謹按 建文皇帝乃

高皇帝嫡長孫嗣世

數年優禮儒臣子惠黎庶無大失道於天下祇  
因當時任事者為謀不臧至為漢景削七國之  
計自取禍亂遂喪天祿雖然天之所興必有所  
廢天方開我 成祖億萬載之丕基以祚明  
德而建文適當其阨其勢不得不亾後來拘於  
忌諱廟祀至今未定議者惜之夫以嫡以長則

序順以嗣世之日久則名正以一脉相承無易姓改物之變廟社無故鍾簣不移則系明序順也名正也而系又明也是皆不可以無祀而淺見之士猶以爲其生也旣稱兵而夷之歿也乃同堂而享之享又偃然而據其上恐非我後世子孫所以妥我列祖意也且於禮不宜不知建文雖不永君也成祖雖神武得天然當其天命一日未至則亦臣也以君賊臣何罪之有我國家之有建文帝也猶天時之有閏

也善曆者不以閏干時亦不以時廢閏閏而春將不繫於夏之前閏而夏將使居於秋與冬之後乎愚未有以知其妥也曰然則其祀也何據曰昔者晉惠懷嘗欲殺重耳矣晉人未聞不祀惠懷也曰何以知之以其謚知之有謚則必有祀祀則必在重耳之上不在其下此可以逆而推也曰此霸國之事也奚法曰惠公之稱晉侯見於春秋者不啻一再則是春秋予其立也予其立則必予其祀寧獨晉人嗚呼商人之不祀

桀周不祀紂爲易姓也東遷之不祀子頽與子朝爲奸位也建文之在當時以易姓則非桀紂以奸位則非頽朝以淫昏而棄禮則未若子圉與夷吾當時之事幸而濟則爲漢景之誅七國不幸而不濟則爲建文帝漢景幸而成爲漢賢主得以漢文景比周成康而建文曾不得以數載南面之尊歆一朝之血食安在其爲人情與天道哉且我國家於歿事諸臣旣已旌褒而俎豆之矣安有祀其臣而獨遺其主歿而有靈其誰能歆之愚以爲建文之爲君也苟非序昭而名正則諸臣之歿爲汚僞命而殉私人不得爲忠諸臣之歿苟非汚僞命而殉私人則建文不可以無祀謹議

修復軍衛屯政及塞下開荒積穀議

軍政之有屯也國初以此給軍興且備非常其來已久而西北邊之有莽蒼之野卽古先王井田地也天下原無不可爲之事而况此二事皆已行之規而已試之效亦何爲而不可第屯田



漁於豪右其仗在吏法荒野翳於草萊其仗在  
人力仗吏法莫如必罰仗人力莫如信賞罰誠  
必矣而又懼其有勾稽追呼之擾以爲平民殃  
也則莫如擇而付之良有司賞誠信矣而又懼  
其糜費而久無成勞也則莫如簡而付之材將  
帥今誠得良有司而命之曰爾毋過求毋濫及  
其有舊爲侵漁而自首者免償其所負否則  
無赦又得材將帥而令之其就所部之中豐其  
廩程其勤隋以責其成功且著之例曰能

田百頃者當虜首若干級千頃以至萬頃者又  
當若干級如是數年而屯不復荒不墾兵食不  
充者愚不信也夫人貪利之心不勝其畏罰而  
好逸之情不勝其冀賞是以愚必其可行也說  
者又云屯政之壞久矣田已幾易主大抵黠者  
得之必貨之以爲利而愚者受之不知其所從  
來法行安能無枉不知其能市屯者必非盡愚  
者也市之之始爲直必賤而收之旣久爲入必  
多今誠無追償其所入亦已幸矣又何爲而故

縱之且吾之罰非罰其始之不知而誤受乃罰其今之扞網而故匿者也庸何傷至爲開墾之難者則曰邊軍荷戈非荷鋤也責之戰復責之耕彼謂我何不知自國家受虜款而邊軍坐食不知兵革四十年上之人以其不戰而勿豐其餼雖食亦且不飽夫與其坐食而不飽孰若起而作之無殺敵而有殺敵之賞以私其贏餘也且夫雖名爲開墾非必舉軍而盡役之也以廿十之三負耒耜十之七守烽堠更番而迭休之均其逸勞而無耗其筋力亦古者寓兵於農之意又何傷嗟夫天下事患不爲不患不成誠以開墾之役而開荒以徵稅之令而徵屯使天下曉然知上意之所在而盡心力以赴之其成功盖有必然而無惑者然愚又以爲必墾稅罷而後二事可興方今天下所在側目人懷異心此之不圖而復以生事騷之吾恐奸民之有以藉口也

治河議

孟子有言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也無事者非無事也順水之性而已矣水於宇宙間河爲大自于闐發源行萬里入中國又數千里而入海德政之不脩旱潦之不時旱則竭而潦則決以數萬里浸淫汎濫無涯涘之水而獨注之於一方爲力蓋誠不易書稱堯命鯀治水九載績用弗成後乃使禹禹復居外者八年而後水患始息則通計其時蓋不止有九年之水而已水之爲性本乍盈乍涸隨長隨消遷徙無常之物其

震蕩爲孽者十數年則勢亦將殺矣故禹因能爲功向使禹而當鯀之時以一人之力而欲挽方張之勢愚蓋有以知其難也已惟鯀不務順之而務障之玩天地之變而汨五行之理是以其患益深而難治故夫天下之難治未有如水者也不知順之以求其成功而務逆之以爲可久則治之而益以不治誠無足怪爲今之計者慎無與地爭水亦無與水爭地決而東則順而之東決而西則順而之西去其甚害而毋

求其全利可扞者扞之可築者築之不可扞且  
築者徒以避之其必不可不爭如 祖陵與運  
道者則又隨方擁護以求其無恙而後已彼不  
害吾事而吾事畢矣至於行水之地則又宜寬  
而不宜窄寬之則有以殺其怒而迫之則必衝  
決而爲災亦其勢然也自古盈虛迭變高下相  
傾厚無不移之地脉亦無可以預料之天數吾  
今日悉力於此所費不知幾何而異日又未足  
爲賴蓋其數十年間風沙之所播壓悍流之所

擊突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天地尚不能以自主  
而何有於人力之經營愚嘗舟過淮上問之舟  
人云自彭城至淮安從來建甌而下舟不一二  
日至而今不復然矣隆慶中遭大水汨城郭包  
陵阜泥滓半之而高下之勢遂易呂梁夙稱至  
險鼃鼉魚鼈之所不能遊而今其遺迹無復在  
者蓋 朝廷因其勢而稍刻之遂迄今爲安流  
云然則名爲治水而欲逆水之勢以一日便宜  
之計而欲長保數百年後之無他蓋亦必無之

理也世傳禹傷父功不成登委宛山得金簡玉  
字之書以知治水之要其說惟誕固不足信然  
其實荒度八年身乘四載相其山川原隰高下  
委注之宜足跡幾遍天下今愚局處一室以紙  
上當之不敢逞臆說以誤大計則所議不過如  
此至於 廟堂之上宵旰憂勤以回氣數以紓  
民患則有舜禹交儆之成規在無俟余議矣



龍青軒集卷三

同安許懈子遜甫著

文部

論

王者以天下爲家論

論曰主德之最媿者莫如公最蠹者莫如私而孰知卽私之可以爲公也最喜者莫如廣大最病者莫如狹小而孰知卽狹小之可以爲廣大也故善論治者論大小則不復論公私蓋以自

私之心而大用之雖私亦公矣論公私則不復論大小蓋以狹小之心而公用之雖小亦大矣今夫天下大物也而家爲小然以家爲家則小以家爲天下則小而大而以天下爲家則爲大於其小也天下公器也而家爲私然以家爲家則私以家爲天下則私而公而以天下爲家則爲公於其私也先民有言實獲我心請得而申論之夫家之說何昉乎天全以所覆付一人而號令之而受所付以纘服者曰天子則天爲父君爲子也以子承父則有家王者膺命受貢以授夏而爲所撫者曰如保赤子則民爲子君爲父也以父字子則有家君有冢子謂之家督督天下者督吾家者也君有輔弼謂之家相相天下者相吾家者也京師吾堂奧也諸夏吾庭戶也四夷吾藩籬也白叟黃童黔黎蒼生爲吾家衆鱗動喙息含齒戴髮爲吾家畜其舍哺鼓腹有歡娛而無怨詈則吾之家事治其十室九空啼饑號寒岌岌然有土崩瓦解之志則吾之

家道窮也故善爲天下者爲之於家善爲家者爲之於天下大不可謂小而卽小可以爲大公不可謂私而卽私可以爲公何以明其然也今夫萌隸微也奔走禦侮竭力出賦稅以給公上不曰爲天下而曰赴公家之急自萌隸而上爲州牧侯伯百揆四岳亦微也受王之命分猷宣力苟利社稷知無不爲不曰爲天下而曰策勲於王家則是天下之爲家也不惟天實奉我且實予我不惟以全家賴我且以富家屬我齊

家責我賴之而不得屬之而不副責之而不效則又以無家充我夫以天下之賴我屬我責我者如此其切則我之爲所賴所屬所責者又烏可緩也是以一念之兢兢業業懃懃懇懇不敢先吾家後天下內吾家外天下逸吾身勞天下豐吾家悴天下而又不取以天下爲天下吾家爲吾家層臺曲房金棖碧璫吾不言麗而曰吾家當有宵啼露處者何以庇之列鼎累俎酒澠肉陵吾不言臚而曰吾家當有半菽拾蕘者何



以矜之蛾眉皓齒爭妍取憐吾不言娛而曰吾  
家當有叱離興歎者何以使僭老九彩七襄龍  
文霧縠吾不言華而曰吾家當有鶉衣百結者  
何以使卒歲一事足以紊舊章則曰吾家自有  
紀綱奈何當吾世而變亂一動足以傷雅道則  
曰吾家自有風化奈何當吾世而壞敗一贊一  
擢足以辱名器則曰吾家自有體統奈何當吾  
世而陵夷一權一酷足以竭脂膏則曰吾家自  
有積儲奈何當吾世而蕭條蓋以天下爲天下  
則我可宴笑人可向隅我可歌舞人可顛天而  
以家爲天下則吾老必及人老吾幼必及人幼  
矣以家爲家則平準可設間架可抗封禪可藏  
手實可行而以天下爲家則獨樂不若與人與  
少不若與衆矣唐虞而下治以成周爲盛武王  
克商除煩去苛與民休息鹿臺鉅橋與天下剖  
分而食之施及成康奕世載德無忝前人故後  
世稱周道之邴隆不云周天下而云忠厚立國  
莫如周家蓋周惟見于家與天下之合故謹界

以九州劃以千八百國而愈分愈合治世數十世而未央秦惟見于家與天下之分故多瘠民以自肥薄民以自厚雖以千八百國之衆共事一人而愈合愈分不二世而遂亾至於天下亾而家亦卒非吾有矣言念及斯可爲永鑑然則後之有天下者奈何以小而妨大還以大而妨小以私而害公還以公而害私而使千百世之下且以我爲前車哉抑伊尹有言始于家邦終于四海曰始曰終蓋言本也其言本者何天下

爲家者王度也度不廣則偏恥施繇親始者主術也術不精則倒置而亦卒歸於偏恥蓋自古未有家亂而天下理者家携而天下附者亦未有不用情於家人而能推恩於天下者本得未得本失未失如響應聲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論治者又當以是爲準

聖人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論

聖人者變世而不變於世者也自吾夫子以無

可無不可之道一聽之於時而鄉愿之徒遂爲之說曰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斯不亦無不可而與夫子之意不異乎哉然惟其與物無凝滯而隨時變易所以爲聖人惟其必求無凝滯於物而與世推移所以爲鄉愿何則時者天之爲也世者人之爲也時有冬有夏夏葛而冬裘雖聖人有所不能違世之所尚有忠有賢而有文去文以存質聖人每致意焉天下之所謂時吾不得而知也所謂世吾亦不得而知也吾以冬夏言時而凡爲時者莫不皆然以忠質又言世而凡爲世者莫不皆然故古之君子有違也獨立者矣而未聞有違時者有動靜不失其時者矣而未聞有不失其世者時因天而成時世闕人而成世時出於天匪獨聖人卽天亦不得不爲時用世出於人匪獨聖人卽少知自好之士亦能不與世爲俛仰是故消息盈虛時也而聖人尚之往來屈伸時也而聖人付之都無思慮仕止久速時也而聖人曰可以仕則

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非從其時從其道也若世則有升降汗隆之異運也厚薄醇漓之異習也奢儉淫朴之異向也吾從其升矣亦從其降乎從其隆矣亦從其汗乎從其醇且厚矣亦從其漓且薄乎卽曰不得中行而與之亦與其奢也寧儉與其淫也寧朴如必生斯世爲斯世則不過爲今世之人而止矣其何以爲聖人聖人者非特不隨世亦且不矯世且不玩世亦且不憤世非特不貶道以從世亦

且必欲變世而從吾之道故自其始而觀之不見其不矯不玩且不憤也而以爲聖人之推移於世要其終而論之則其不爲崖異斬絕之行者乃所以俯就乎世而使世之人推移於我而不自知也昔者大舜嘗陶漁矣而人終不以大舜爲陶人漁人孔子嘗獵較矣而人終不以孔子爲獵人孟子嘗遊說矣而人終不以孟子爲遊說人彼舜與孔子者固能以道變世而孟子者亦不變於世者也烏必與世推移乃稱不疑

不滯如漁父之說耶然則漁父之說何居曰此非漁父之言亦非韓子之設爲言也戰國人習從橫朝秦暮楚俛仰慶吊而不知羞安知不設爲此論以誚屈子如莊周所稱漁父盜跖諸篇詆毀譏訕吾孔子者乎且夫設難者固求爲可解也卽令真出於屈子吾何信焉世豈有哺糟啜醢溷泥揚波混醉混濁而稱爲聖者聖者固若是乎吾之所取信者孔子也孔子之繫易曰遯世無悶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蓋不從世而從時吾取以爲法

臨下以簡御衆以寬論

或問太古之治有法乎曰無法烏能防亂蓋法立而民便之不若後世之煩也書稱臨下以簡是已問帝者之治有心乎曰無心烏能運法特其心主於拊循天下與之爲休息而刺急者不與焉書稱御衆以寬是已以上臨下上下之勢懸多至於疑畏而不親故臨之莫若簡以寡御衆衆寡之形分多至於離披渙散而難爲屬故

御之莫若寬天下不可以無法縱亦不可以多  
法擾不可以無心弛亦不可以有心束無心與  
無法者爲佛老之虛寂非特不可以治後世之  
天下亦不可以治鴻荒過用其心與法者爲申  
商之刻覈非特不可以治太古之天下亦不可  
以維輓近故惟簡與寬者帝王軌世之要術也  
可以長久而無弊曰然則兩者道不同乎曰簡  
與寬一道也不寬何取於簡不簡則雖欲寬焉  
民有弗得寬者矣今天楸木之性欲靜而數  
帆之則弗生馬之性欲逸而盡其力焉則敗聖  
人知夫民情之好靜而惡動好逸而惡勞也無  
以異於楸與馬也是故爲之以無爲其道一主  
於簡寬者帝王之大德也簡者所以行其寬者  
也惟考其時以璿璣測天以封濬紀地以六府  
三事治人以五刑五流待有罪四凶之外無他  
罰也二十二人之外無他舉也官省則無事刑  
省則無寃令省則易達制省則易遵其民幸生  
寬大之世含哺鼓腹熙熙如登春臺而爲之上

者亦恭已垂裳而天下治豈非行簡之明效與  
湯之代虐也以寬而說者曰及禹之舊及舊者  
反其煩而爲簡也夏政之衰王道中絕蓋有煩  
其刑法以毒天下者矣天下之人弗堪也是故  
成湯除之而民說繇此觀之帝王之世始未嘗  
不簡而後乃煩也夫政未有簡而不寬亦未有  
煩而不急者也漢興除秦苛政約法三章與民  
更始其治號稱寬大下至唐宋之始造亦然後  
乃馴至於筭舟車稅間架陌錢青苗助役制置  
條例司苛冗百出紛如蝟毛抑何煩以急也夫  
豈不知民之好靜而故欲動之好逸而故欲勞  
之其不得不至於動與勞者法多而民擾故也  
當其法之初行也固曰吾以更化而善治曰乃  
一時權宜之計後不爲例又曰害少而利多而  
孰知其弊之至於此哉繇是觀之帝王之立法  
其意固主於利民後世之立法其意亦非主於  
害民一則欲以利民而民利一則非以害民而  
民害此簡與不簡之明效也雖然簡爲寬而設

也所以治天下而非所以治身所以恕人而非所以自恕夫太簡亦叢蠹之階也故聖門之論曰居敬而行簡

惟事事乃其有備論

善爲國家計者必爲國家懷不必然之慮而後可以貽之安夫所謂不必然之慮者備也備於事後見謂不可緩備於事至見謂不可已備於無事鮮不見爲迂矣不知所謂無事云者止可謂之曰不必然而不可遂謂之曰必不然既未

可謂之必不然則容有時而或然矣吾方玩且忽之爲不必然而乃容有時而或然則當其或然也而胡以救之福生有基禍生有胎變故之興皆起於精神智慮所不及簡之處蓋玩忽不已且爲恣睢恣睢不已且爲釁孽而天下之事遂至於燎原而不可向邇滔天而不可挽回則是向之所玩且忽爲不必然者乃今之所謂必然而不易者也當其必然也而又胡以救之且夫天下均是事也未事而備其力半將事而備



其力倍既事而備其力又倍惟備於無事者乃終無事至於終無事而向之所謂必不然者乃真必不然而備於無可備矣處不必然之時而可以圖維擘畫爲國家貽必然之安此萬全之策也亦萬世之計也人主亦何憚而不爲是故黿蠃見而備旱商羊見而備水則可謂已備矣而非備之善也善爲備者不然乃當流金焦石而爲水備當懷山稽天而爲旱備此之謂備則可謂已善矣然而亦非其至也其至者乃當時和年豐雨暘時若之時而遂爲水旱之備夫爲水旱之備於時和年豐雨暘時若之時此所謂備於無事無事而不備者也夫惟無事爲有事之備者乃真善備而今之備於無事者幾何人事事乃其有備此非傳說納誨之言乎然必始之日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人惟去一有矜之之心則知備矣不然吾未見夫時和年豐雨暘時若之時而農不喪厥備者也而矧於國家

王者必世後仁論

自古有以仁言心者矣亦有以仁言人者矣而未有以仁言天下者以仁言天下自夫子之論王道始然而知一人則知天下矣夫天下猶人身然人之一身必自心而意而九竅四肢百骸無一毫一髮之不協於理而後可以言仁故聖門論人智廉果藝富強禮樂皆可強取惟仁也不可強取類必繇積累之而後成涵泳之而後化而况於天下乎天下大矣剛柔遲速殊稟本

隆朴殊習智愚賢不肖殊品官闈畿甸侯衛要荒殊勢王者之於天下非能人人而誠諭之如心使意如意使體天下之於王者亦非能人人而喻其神如九竅四肢百骸之聽意意之聽心於此而欲使之聯合爲一氣融通爲一脉雖有王者其勢不易而且夫所謂王者非盡承積德累功之後重熙累洽之餘可以因襲而易爲理也蓋亦有淳澆朴散改絃而更爲調者彼其俗既薄矣而欲返之厚則難既異矣而欲返之

同則難旣華矣而欲返之質則難旣詐矣而欲返之忠則難譬如安行利行勉行三人者而並爲仁其在安行之士卽行卽仁畧無歲月漸次之苦而利者未必能也勉者又未必能也而况於天下夫子有見於天下之難爲仁而仁之難以徧天下也故隱括其數而斷之曰必世謂之曰必世後仁吾因是而知王道之大也非若驩虞小補之易爲功亦猶人心之難純也非若智藝富強禮樂之易爲取也後之人主而無

心純王之治則已人主而有志純王之治則見小而欲速其功者信不可哉或曰夫子嘗有言矣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速於置郵也速乎又何以稱必世也曰此卽欲仁仁至之說也欲仁仁至可以名之曰日月至而未可卽謂之仁人則夫朝施暮及之化亦僅可謂之興於讓興於仁而視夫必世後仁之仁必有間也夫仁無小大知一人則知天下矣

本朝忠質文所尚安在論

自司馬氏爲忠質文之說曰夏之俗尚忠商尚質周尚文宋人沿之遂爲定論而愚則以爲非定論也而尤不可以定夫千萬世之立國者夫所謂尚云者論世運乎論人心乎總論元會運世之終始乎抑專論一代之終始乎如以元會運世之終始論則大凡三代以前未有不忠質者而其後未有不文者夏商雖忠質諒不加於其後而周雖尚文諒亦不至於近之濫觴也如以一代之終始論則自其初爲禮樂法制之人未有不忠質者而其後未有不文者夏商雖忠質而峻宇雕牆敗度敗禮之儆已見於一再傳之後周雖尚文而康誥酒誥無逸君陳諸篇君臣上下動色咨嗟未嘗不以沉酗奢麗爲炯戒也此以知殷受夏周受殷未嘗不同受其敦龐醇固之遺周鑒殷殷鑒夏亦未嘗不同鑒其末流之弊知此而我朝之所尚有可得而論者矣我

朝制禮立法上規黃虞下采唐宋兼忠質文之

全包夏商周之美固已彬彬無復遺議而

列聖相承恪守鴻規亦未有作聰明亂舊章遂如三代之季世然世既自初而盛氣既自斂而舒人心既自狹小而廣大則其間先後之節次亦畧有可言者如宮府之費昔也簡而今也繁縉紳編萌之習昔也朴而今也華文章之體昔也雅而今也浮諸如此類未可殫述大約洪宣以前腥膻新去人習朴茂渾如鴻濛之初闢時則忠質多而文少正嘉以後風氣大開鉛筆日

暢如室加冕如玉就琢時則忠質少而文多救繁莫若以簡救華莫若以朴救浮莫若以雅此豈非今人公知之而公言之與乃今日則又有可言而不可知者繁之極而簡裁冗員矣省匪頒矣靳賚予矣則可謂已簡矣欲以救繁而繁乃彌甚華之極而朴甚至車敝馬羸斷葷脩齋幾於虎豹而犬羊則可謂已朴矣欲以救華而華乃彌甚浮之極而雅學兩漢矣學六經矣又學墳典矣則可謂已雅矣欲以救浮而浮乃彌

甚其故何也則古人以文文其忠質而今人以忠質文其文古人語忠質則真忠質語文則真文今人則弁其文與忠質而皆僞也真能忠質可以從中而生文真能文亦可以返而之忠質此三代之所以爲三代也僞爲文其文不足以爲飾不獨忠質病而文亦病僞爲質其忠質不足以爲基不獨文病而忠質亦病此今日之所以爲今日也人謂救繁莫若簡救華莫若朴救浮莫若雅吾則謂救僞莫若真夫使斯世皆能爲真文而返之真忠與真質則隆萬可以爲洪永而我

朝可以爲三代矣

隱惡而揚善論

聖人之心有善而無惡者也有善而無惡故取天下以合於吾之心亦不見惡而見善今夫赭山燔林之烈也火爲政也投之火則益熾焉而投之水則消呂梁孟門之洶湧也水爲政也合之水則益浩以蕩焉而投之火則滅聖人之心

亦若是而已矣孟氏之論舜曰聞一善言見一善行沛然若決江河愚以爲江河之決不惟可以喻揚善亦可以喻隱惡故昔人之頌水德者曰善下又曰能藏垢與納汙不納汙不藏垢不見聖量之大而稍著一納之藏之之意亦不見聖心之純何也凡人之匿人善者恒懼其形已之惡暴人惡者亦欲其彰已之善而聖心惟純則本自無惡本自無惡安見有惡惟純則渾然是善渾然是善則惟知言善而且六所謂善與惡云者亦非真有一正一邪一忠一佞若水火寒熱之不相入也凡其應吾好問好察之誠而來告者皆其自負以爲忠言嘉謨而有裨於明聖之萬一者也對善而言有惡之名而自聖人視之則不名爲惡但見爲理與勢之或有未然對惡而言有善之名而自聖人視之亦不名爲善但見爲理與勢之不得不然夫苟見以爲不得不然則雖欲匿之安敢而終匿之不特聖人以爲當揚雖吾人亦以爲當揚矣苟見以爲偶

有未然則雖欲暴之安忍而遽暴之不特聖人  
以爲當隱雖吾人亦以爲當隱矣故古之治天  
下者有曰命與討曰賞與罰曰彰與瘳曰勸與  
懲皆爲用人設也而非聽言者設若夫聽言之  
道則自可有命而無討有賞而無罰有彰而無  
瘳有勸而無懲何也言之善惡與人之善惡不  
同用一善人利及天下容一惡人害及天下至  
於言則其善足以爲利其不善亦不足以爲害  
惟願吾聽者之何如耳吾聽者而以爲然則  
不然之而已矣以爲不可用則不用之而已矣  
出於彼之口入於吾之耳何預天下事而必切  
切然暴而揚之以露其短以阻豪傑効忠之志  
乎或曰如此則於善者得矣如惡者幸匿不懲  
而復進何曰有隱有揚則既有分別矣有分別  
則知愧矣今有兩人於此其一當吾意携而與  
之千金其一則否否者恥不與賞將望望然去  
矣奚待徵之聲色而後知夫用無心之低昂與  
無形之予奪以鼓動天下使天下有所踴躍而



樂告又有所愧恥而不敢盡此聖人之微權也  
敦謂聖人之心果盡不見善與惡哉

格君心當自身始論

孟子有言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又曰大人  
者正己而物正者也夫天下亦烏有己不正而  
能正君者乎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後  
非諸人臣以下皆然而况君乎君之於臣勢相  
萬也左右便辟之人逢迎而求中其歡亦相萬  
也臣有善君得賞之臣有過君得罰之居君之

上而操賞罰之柄以震怵其非心者寧復誰人  
所恃以震且怵者不過曰天曰祖宗曰天下萬  
世之公議至有以天變不足畏祖法不足循人  
言不足恤而人臣之術窮矣是故君有一善當  
臣之百臣有一過當君之百非君之可以無善  
而有過也則以臣之爲善易而君之爲善難也  
臣欲遂過其勢拂而君欲遂過其勢順也臣不  
能自勉以所易而欲勉君以所難不能去所拂  
以自律而欲去所順以律君苟君以此而詰我

我其何辭臣之於君尊者乃稱師保而其實不  
過與一命之士同委贄而爲臣徒言之教雖師  
不能得之弟子而况名師保而實臣者耶夫苟  
身無羔羊素絲之節而欲言投珠抵璧之風身  
無集衆廣忠之誼而欲言懸鐸設鞞之美自身  
好矜伐而欲責君以持盈自身好佞幸而欲責  
君以去讒自身好慘刺而欲責君以大度自身  
好舞智而欲責君以推誠必不得之數也非徒  
不且使君心我疑而我薄君之疑我薄我其  
害小君以疑我薄我之心而故爲不善以開其  
臣下之口其害大是故克勤於邦克儉於家禹  
之所以爲禹也而後可與大舜言克艱一介不  
取千駟不視伊尹之所以爲伊尹也而後可與  
太甲言一德夜以繼日坐以待旦周公之所以  
爲周公也而後可與成王言無逸彼舜固生而  
聖者而太甲與成王則豈易格之主哉故人臣  
之於君幸而遇舜之聖不扶而自直不削而自  
正其用心易其成功逸不幸而遇太甲與成王

則功勞而心苦然而其不可以空言效一也易者如此苦者何如逸者如此勞者何如而伊尹與周公又所稱顧命之元勳與懿親之叔父也其爲元勳與叔父者如此其非元勳與懿親者何如故夫以草茅與溲之士而一旦欲任師保弼丞之責其事勢百難於伊周而其持身兢業亦當百倍於伊周嗟夫爲臣至於伊周其亦可矣而愚以爲兢業又當倍焉則信乎爲臣之不易也

陳壽論

人臣欲言難於君則必先密觀其所難者何在不潛相其所以責之者何術夫天下亦何是以難吾君哉憑君之寵靈天下無不受令而難是方寸之中最爲不可效力之處蓋雖無欲而不遂而惟其無欲不遂也邪乃乘所欲而生雖無求而不獲而惟其無求不獲也邪亦乘所求而至以滋蔓無已之邪而加之以無欲不遂之求不獲之勢則信乎其閉之難矣况乎君之閉

而臣能代之閉乎盜攻主人主人見盜而閉戶  
閉愈力盜愈至能保無害者百之一也至主人  
開戶迎盜客能從旁止之使保無害者則萬之  
一矣人臣而欲閉邪於君豈非犯不可必得之  
勢以希冀於萬一乎所恃以救之者曰陳善而  
善之與邪戛乎如水炭之不相容也蒼素之不  
相入也百貨陳於名都見者未必能知知者未  
必能售况欲使之舍所好而從我則豈非難之  
難哉乃其所難者則非繩君之難而自繩之難  
亦非以善自繩之難而君欲以善繩我則難也  
今夫邪起於君其勢順邪起於臣其勢逆君爲  
不善其勢順臣爲不善其勢逆君有一善當臣  
之百臣有一邪當君之百臣不能去所逆以事  
君君安去所順以從臣傳說有言木從繩則正  
其從繩也則繩之自爲可從也繩之曲而求木  
之直者世未之有然已正矣而不積誠以動之  
則君不孚誠至矣而不相機以投之則君不納  
蓋聞之陳善於君者如陳水陸之珍而薦客水

陸雖具珍羞雖善主人不嘗客不飽則吾先正  
已之說也又如陳犧牲玉帛柴燎而享神犧牲  
玉帛柴燎雖甚豐腆齊肅不至神不歆則吾先  
積誠之說也而善之與邪角也又如陳師而迎  
敵雖有百萬之師桓桓如林而無批亢擣虛形  
格勢禁之術則童子能操戈而逐之則吾先相  
機之說也要之機尤難矣機有似緩而實急又  
有似急而實緩有似利而實拂又有似拂而實  
利若可知也若不可知也若可言也若不可言  
也得此術者百進而百投失此術者百進而百  
不遇也孟子曰陳善閉邪謂之敬又曰惟大人  
爲能格君心之非夫能知格君之術者則可以  
語陳善矣

士先器識而後文藝論

自古國家未嘗無士也而未嘗獲真士之用自  
古士未嘗無才也而未嘗著實才之効豈所謂  
才者非才與抑有才而無所以用之也夫所以  
用之者何則器識是也天下之物非器不能容

非識不能別天下之事非器與識合焉不能濟  
才者所以濟事而非事之所賴以濟也至於文  
藝者又才之末也以才衡德才本不勝德而以  
文藝論才則又士之所羞稱也有才而無器  
有才而無識君子猶慮其虛僑恃氣不足以成  
天下之事而或反以敗天下之事况區區雕虫  
之末技而無關於勝敗安危之數者乎故夫人  
非器無以居才非識無以運才有器而無識猶  
爲器之小者也有識而無器猶爲識之卑者也

况有父藝而無器識其所爲文藝者將安用之  
哉孔光以博學爲帝者師而或以爲不識廉恥  
劉歆文章不愧其父西京之弁冕也而或以爲  
不識忠孝楊雄文追相如太玄法言俱必傳之  
言也而或以爲不識順逆柳宗元之屬文韓昌  
黎之流亞也而或以爲不識邪正故人有讀書  
而未嘗識字者以上數子之類是也夫至使人  
以爲讀書而未嘗識字則并其所謂文藝者未  
嘗有也而况能收文藝之用以爲居身之珍與

國家之華哉此無他器識之不足也使數子者而畧有器識以居之其高才絕學亦足爲一代之偉人百世之山斗而何至貽有道之羞哉故夫有國者知以此而求士而後可以獲真士之用爲士者知以此而自求而後可以免僞才之譏不然務華絕根以之居才則爲才累以之爲國則亦未爲國利也國家亦何取於若人哉

蘇老泉春秋論辯

論春秋者曰夫子春秋以與魯魯周公之後也

天子思周公而不得見而與其子孫以天子之權以賞罰天下嗟夫魯周公之後也周非文武之後乎虞之陳夏之杞殷之宋夫非舜與禹與湯之後乎夫子思周公矣而舜而禹而湯而文武亦夫子之所宜嘉且樂而不能一日釋諸懷者而奚獨忘之耶至於文武以神聖之資承帝紐王綱綿綿幾絕之際監古酌今紹明闡聖制作煥然大成而又爲周家八百年締造之祖則夫子之所宜致思又何如者今必奪周以與魯

奪天子以與諸侯奪諸文武之正支以與文武之臣之孫子反倫悖訓莫甚於斯後世卽以專以妄罪孔子孔子何以置墜於天下周公雖聖不先文武平王雖不肖不下隱桓以後之君周公不敢以其聖加文武而隱桓以後之君乃得以其不肖加平王此又理之必不然者魯謂孔子爲之耶孔子而與魯以天子之權則魯之郊之禘之雉門之兩觀不當疑其僭而季氏者亦周公之裔也魯可僭周季亦可僭魯八佾之舞不當譏其恣然而僭也恣也夫子且曰僖不  
堪焉則非與魯以天子明矣然則春秋之作將誰與乎曰天下無君天子之權魯不能有也  
亦不能有也而有道者有之道非孔子之道而文武周公之道也亦非文武周公之道而天之道也以文武周公之道而賞罰文武周公之後人以天之道而賞罰乎天之子與夫天子之臣庶其理直其辭順奚病而不可如曰位公也道私也吾有道不勝位之說則舜禹之禪也湯武



之放而弑也其初亦非有天子之位也然且爲之而不疑天下後世且安之而無譏者亦曰道在我故也道之所在舜可以擅唐禹可以擅虞湯武可以擅夏商孔子亦可以空言擅周家之賞罰夫空言之與實事也相去則亦遠矣誰謂舜禹湯武以實事得孔子以空言失與舜禹湯武孔子之所爲皆以天下古今所有之理行天下古今所無之事故知者以爲常不知者以爲怪以爲常則求諸道矣以爲怪則求諸詭矣夫智者信道不信詭

### 屈平論

論者以懷王竊秦責屈大夫之不歿諫嗟乎此言忠臣與君存亡之義而教之以歿塞責則可耳非所以工於謀楚而計其必無患也大夫苟有策可以存楚使社稷無廢主而吾身無廢忠則諫之可也不諫之亦可也何也大夫欲諫王無行則必以商君公子卬之故爲說於王然王之入秦直孽於藍田之禍而不敢絕秦歡也秦

人之不可信則不惟大夫知之王亦知之也其知之而敢以往者則徃於黃棘之盟而未至以爲必無還也王之意以爲秦歡方構赴之未必有變而絕之適挑其怒大夫內自度旣未能有以支秦之怒而又未能遙指武關之伏甲以摘秦之奸則何以禁王之行乎且大夫疏屬臣也能遽奪愛子之請乎故吾以爲諫無益也雖不諫可也然苟不諫而聽王之去則將悉發秦坐却夏州海陽之甲募死士數百偕王入秦

以當秦人樽俎之變乎曰又非也此則內自虛而外無救於敗亾也吾計秦人之劫王非欲得王也欲質王而求割地也不然則欲乘郢中無主人心危疑而潛師以襲楚之虛也大夫爲王計宜馳一介之使請太子橫於齊擇楚之大姓若昭屈景氏之賢者輔之且與之約曰謹厲而士馬繕而城池夙夜戒嚴以俟王還王卽還大善卽不還也宜善撫國家臥薪雪憤吾祖宗屈櫛雨沐之地尺寸不可棄也以此聲言於秦使

秦人知楚之有備而又以身殉王單騎入關使  
秦人知王之不足爲楚重此之謂先人伐謀秦  
必無意於襲王王必脫然無患矣倘或戎心巨  
測變起倉卒則宜從容言於秦曰秦亦何利吾  
王乎王留秦則咸陽一布衣耳必不能使楚人  
割地而賂秦而地不入而殺之楚人且稱君父  
之仇而與秦爲難秦亦何利吾王乎夫秦方修  
桓文之業號令關東之諸侯奈何執一空土而  
重疑天下心耶吾意豺狼之性雖嗜利無恥未

必不可以利害說也說之而得行是士猶脫然  
無患也何也自懷王客歿之後天下諸侯痛心  
疾首惡秦之二三其德也咸會盟不肯親奉秦  
蓋悔之晚矣使大夫當時以此說反覆開諭於  
秦王安知秦人不改館楚懷而致七牢之饋耶  
故仲尼之歷階而卻萊人是以義動之也陰飴  
甥之對秦穆是以人心挾之也趙卒之說燕是  
以勢禁之也吾內之有守祀承祧之嗣君則人  
心可戢外之有會盟同惡之友邦則大義可明

而又藉之五千里之侯封百萬之甲卒十年之積聚則左提右挈之勢可立不知聲此以陰折奸萌預消外侮而欲區區掉三寸之舌以返非轅之駕吾知其無能爲也故諫之而王聽則禍在國諫之而王不聽則禍在王禍在王則楚辱禍在國則楚削大夫爲楚宗臣亦何擇於二禍哉澠池之會有廉將軍爲之嚴備故趙王可以揚威於鼓缶鴻門之會有樊參乘爲之抗辭故沛公可以脫厄於示玦武關之會惟不嚴備以重楚又不能抗辭以折秦故以堂堂荆揚之君而不免寄齒於西陲是非王聽之不聰而大夫謀國之不智也憤鬱悲傷又誰尤焉雖然入秦之駕雖不可返而嗣主猶在也構李重傷夫羞雪恥燕噲俎醢子平焦思自古君父之仇敵以下無不報者大夫宜以此義激諫於王使之達咫尺之書徧告諸侯合從締交叩關而攻秦事濟則先君之恨可洗不濟亦可明吾志而伸大義於天下豈宜懟君怨國徒憤斯世之汶汶而

默無一言救耶故大夫者忠有餘而智不逮其  
擢貝錦之奸而卒葬江魚之腹中無惑也

### 孟嘗君論

古今論四君者率以田文無忌爲首稱然觀其  
爲人則猶之乎薰蕕也夫田文榭交以奪嫡舍  
垢以市恩希象牀於楚盜狐裘於秦諸種種賤  
行爲君子所羞者至不可縷數而究其罪則未  
有若不救齊之甚者也齊固文之宗國也文父  
子繼世席封三分全齊之地而取一焉彼其數  
十年間偃然握符食采撫其人民而利其後嗣  
者果誰之賜乎齊先王之賜也今雖嗣主不肖  
遠棄賢親而先王之遺澤猶在也文爲國宗臣  
田氏安則與之俱安田氏危則與之俱危勢不  
獨存也抑亦義之無所逃者方潛王之亾也故  
宮有黍離之悲孤嗣無成旅之寄大呂故鼎顛  
頓於燕郊宗社大臣獻俘於燕廟歿者舍百年  
之恥生者負九世之仇文不念齊先王則已文  
一念及先王其能愬然乎哉文於時爲魏相其

權足以救齊其親幸用事又足以請師於魏王  
魏王不聽則宜縞素哭慟自言身爲臣子必不  
敢孤恩於齊偷安於魏以負先王先公之靈以  
爲天下羞魏王倘有人心者則無衣之賦其庶  
幾乎若又不聽則又以唇齒之勢令其賓客遊  
士反覆以開王心終必得當以報齊而後已耳  
顧乃雍容顧望坐視而不爲之所果何說耶將  
以昔日之見逐爲恨乎則枉厲不知而歿難復  
譚見黜而奔師疎迤且然何論懿親哉如以爲  
勢之不可爲也則樂毅以強弩之餘而羈縻於  
外田單以背水之勢而歿守於內誠於此時弁  
刀合從內外應援破之如拉朽耳且謂田文能  
以顯名嚮用於魏而不能請師於魏王能以齊  
魏之師深入虎狼之秦而不能用以推弱燕於  
魏德之後天下其孰能信之一旦安平君匡復  
齊國襄王卽位君齊吾不知田文將何面以見  
明君將何祝辭以謁宗廟神靈又將何置喙以  
謝天下耶史稱蒙敖伐魏魏王請信陵君於趙

信陵畏罪欲毋還毛公薛公立責其罪而歸之  
惜乎孟嘗君既無宗國之思當時又無毛薛二  
客爲之責其罪而歸之齊者故孟嘗君信有愧  
於信陵矣乃孟嘗君之得士不尤愧於信陵之  
客耶

山東得意者三論

昔劉友益稱山東之得意有三夷考其故孟嘗  
戰而復河東之地信陵再戰而解邯鄲之圍  
戰而走蒙敖於河外此山東最得意之勝事

也然以予觀之秦自孝公以來稍稍蠶食山東  
山東之君小戰則小衄大戰則大衄非遷徙而  
遠禍則割壤而求和也山東之士民自魯祖至  
於玄孫世非糜軀而膏秦之鋒鏑函首而登秦  
之几俎則相與纍纍然而匍伏爲秦俘也夫以  
數千百戰之敗衄而僅得三得意焉固非山東  
之幸也然予詳核其曲折則山東之人又實未  
嘗得意也何也邯鄲之却秦軍未償長平之敗  
也河外之戰雖稱追奔逐北而伊闕之恥未復

也且秦地半天下而東與趙魏接境秦人戰勝則席捲長驅藉其土宇以爲郡縣編其人民以爲黔首不勝則閉關而守之不見反噬之虞趙魏雖戰勝秦然而東支西傾竭天下之精銳僅乃紆門庭之憂宜以爲吊不宜以爲喜也今有盜劫主人者主人顛頓倉皇號召鄰里出死力以拒盜盜去主人幸無事矣然而邦人必吹笙奏鼓澀酒拜拜以相賀則主人必且愀然而不樂何功因禍而生則功禍自不相掩也且山東必得意於邯鄲之戰則趙奢之救關與非與必得意於河外之戰則李牧之戰宜安走桓齮連却秦師於番吾非與得意則俱得意不得意則俱不得意又何舉此而遺彼與孟嘗君以三國之師含憤入秦秦人狼狽失險而不守亦庶幾一時之雄也而河東一城旣得之後卽捲甲頓戈而反之何也不知此河東三城者果出秦地乎抑故山東之地乎秦人予我河東者果愛我乎抑直畏我乎爲三國計者和秦而止



河東利乎抑毋和而取咸陽利乎是秦人取  
國之地以與三國三國亦自取其地以和秦  
三國之人徃小勝而忘大計者固得意於三城  
之旣復而秦人內計亦未始不彈冠鼓掌得意  
於三國之易餌而自必以爲無虞也故近則蜚  
芻輓粟疲師遠闢內自虛而外無損於敵八  
毫末遠則一日縱敵而遺數世之患若此  
爲得意耶不得意耶故嘗論之信陵有取秦  
而無取秦之勢孟嘗有取秦之勢而無取

之志故雖少售一時而迄無成功何也趙  
之國也其王則孱主也却鞮之舉欲借趙  
以攻秦則趙人方新爲秦孽其勢必不能  
之舉欲用魏以攻秦則魏王之爲人也多忌  
卽讒可與其危而不可與其安其勢必不信  
孟嘗君入秦破散函絕河渭關中之險已與  
我共之矣夫秦人平日所恃者獨此秦關百二  
之勢虎視狼顧以凌厲乎天下今日窠穴已破  
戰不足以爲威守不足以爲固其氣必奪而計

必窮若然一掃而俘之猶制嬰兒於孟賁之三  
騁千里之逸足而馳康莊也豈不易哉豈不  
哉蚩蚩鄙夫鷄狗爲群氣蘊而易怠量淺而易  
盈彼以爲吾齊國一公子耳一旦駕三國之師  
深入虎狼之秦而反連獲三城以歸於此之  
振旅凱旋揚揚入國已足雪恥秦庭誇耀山東  
之豪傑而奚暇論大計哉卒之三國之師甫出  
秦關而秦人金城之險如故也秦人捲土重來  
而三城之地復轉而爲秦如故也此有志之士  
所爲拊髀而歎息也故愚嘗爲之說曰山東大  
大恥者三長平之坑卒也懷王之栖武關也赧  
王之叩首於秦而獻地也有大得意者一趙客  
不韋之以呂易羸也不韋隱計陰助六國亾秦  
六國未亾而秦亾此其所以爲得意也若劉友  
益之說則吾不知其然也

范增論

昔蘇子瞻著論譏范增見機不明去不早以爲  
義帝增之所立也卿子冠軍義帝之所置也增

之義當與義帝共存亾而當以卿子冠軍之歿  
不歿爲去就此可謂知大義矣而未可謂知范  
增者余曰羽之殺卿子冠軍也蓋范增之謀也  
何以知之曰於其欲殺沛公知之沛公與宋義  
俱北面受命懷王一以救趙一以西入關而入  
關之命尤重沛公可殺義獨不可殺乎殺沛公  
也不知有義帝而殺卿子冠軍時獨知有義帝  
乎增以爲能立義帝者項氏也能勸項氏立義  
帝者我也宋義以么麼豎子一朝據其上而指

麾之若犬羊然非惟項羽不能堪增亦不能堪  
矣增人臣也而不能堪其君之所置之將而欲  
殺之謂義帝獨能堪一范增乎且殺卿子冠軍  
後增又何功而稱亞父也然則非帝殺增則增  
弑帝亦不待智者而後知也余故曰義帝之弑  
亦增教之也增蓋以義帝爲項氏之芻狗始則  
借之以定天下旣則去之以定項氏而不知項  
氏之亾實始於此愚以爲至此增蓋悔之晚矣  
爲增計者項氏可輔則芊氏必不可立芊氏可

立則項氏必不可輔夫羽之慄悍猾賊必非久  
在人下者項梁不歿羽之弑不弑未可知也而  
何有於他人且項氏雖可以興楚而楚人不可  
以有天下懷王之歿雖不以其辜而文武成莊  
之強實不以其正天下誰能思之增惟必立楚  
以令天下故爲燕者立燕爲齊者立齊爲韓趙  
魏者立韓趙魏蜂起紛紛未知其所一高帝曰  
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知羽惟用增  
以亾也嗚呼使范增不用義帝不立則當守

號令天下者獨一項氏子耳必不有故  
而令沛公先入關必不有縞素之舉而令公  
至彭城然則沛公之得以正名而感楚與天  
諸侯之敢於叛楚而爲漢皆始於義帝之立與  
義帝之弑則其敗之者皆范增之謀也夫增何  
以稱人傑哉然則爲人傑者宜何如曰勸之以  
仁義而禁其詐力任賢使能據咸陽而爭天下  
此帝王之業也夫義帝雖不立可也

功人論

昔者鹿豕秦郊瞻鳥爰止勝廣之儔斬木揭竿  
群噪逐之列卒滿澤罟網彌山高祖與蕭相國  
實從鞭弭於中原然而強不羽力不布彼不一  
餘會鴻門獵滎陽京索間卒遇軼才之獸駭不  
存之地幾危者數矣而中原之鹿卒爲劉氏養  
冊勲行賞論者以爲何之功居多而帝亦曰丞  
相何吾功人也維考其時從定咸陽蕩窠穴也  
收圖秦府寤秋駕也數漕轉關中粟給山東軍  
典用不乏其糗糒飽信弼而搏兔狡也厥功

筵翼翼魏魏義義艷西京之紀錄而大者乃在  
舉淮陰侯信一事夫信漢氏之韓盧也超軼  
塵若亾其一方其弭耳城下搖尾漂門僉曰  
狸德也執飽而止歸楚楚人操戈就漢漢人  
足何獨持而獻之於王王就相之大奇其質解  
其纓縻飽之荔豢俾得馳逸足於郊關林麓塹  
起百武齊奔或群或友伏榛翳莽魏趙者叩叩  
距虛也齊者駒駘也楚者曼曼窮奇也龍且者  
羆豕也成安君者東郭魏也鼻口相呀蹄瓜交

峙耽耽焉思以肆其搏且噬之毒王乃命盧駕  
宋鵠東下爲之賦盧令而遣之擊靈鼓舉烽燧  
儵眇淒冽雷動燦至蒐大梁而徼徂安邑薙井  
徑而割鮮泝水符歷下而強田之宗亦奔觸讐  
伏俛首而就羈射中獲多掩草蔽地此一發之  
功也而掩兔麟鹿射麋浴麟者何人發縱指示  
者又何人也若垓下之獵以必鬪之獸負嶠而  
處全躍則噴吼震動嗥咆則風雲變色碾甲稜  
稜若華岳不周之將崩乍伏乍起乍奔乍躡辟

易而莫之敢撓卒乃跂跂斯奔投首江涘洞胸  
達腋將割輪淳江以東無不饜其肉而寢處其  
皮者此再發之功也不知其轉曼曼而軟寤奇  
者何人而發縱之指禿之考又何人思蒐苗旣  
終獵人獻功取其血管與皮解澤以享列祖以  
浴百禮主人乃召獵人而賜之五鼎之調曰今  
日之事獲若兩獸惟爾之功獵人亦旣而詫曰  
今日之事惟余之功爲最蓋其識韓盧者獵人  
也能用獵人者主人在韓盧不遇獵人終困櫜

餘之糠粃微人不遇主人亦技窮而無所施宜  
乎何與高帝宰相保以成功終劍履斯煌帶礪  
無鬻寵冠群臣而澤流苗裔也雖然信之奇何  
顯之何之功亦信成之楚漢五年之獵忮心循  
不俊高祖獵雲夢而良弓斯橐呂氏獵關中而  
豨狗乃鑊漢固少恩何亦匪厚五鼎之調何獨  
飫之何能無惡心乎昔會稽之棲蠡舉種治內  
拮据二十年越用以昌沼吳之後蠡遺種書仲  
去越而自身歸江湖當世知之噫使何

始如是吾無間然矣

評延篤仁孝論

昔漢延子者論仁孝行於世原本後先參合已  
異旁引曲譬援古證今可謂至詳且密無復瑣  
瑜然愚竊以爲篤猶未離乎漢儒之見也漢之  
爲儒者大抵工於註疏而踈於理解沿其流而  
忘其源習之而不察將使後之學者知心而不  
知性知浮慕爲仁孝而不知其所從入之端故  
不得不辯今夫大河之流也渾渾浩浩潛積石

倒孟門放呂梁疏之爲伊洛灑澗導之爲汝泗  
濟潔何莫非河然苟未嘗登篋菴沂于闔而窺  
其渾渾浩浩之所從出終不可以言河源故夫  
沿其流而忘其源延子之所以有遺論也延子  
之言曰孝在事親是也然孔子不云乎孝也者  
塞乎天地橫乎四海既已塞天地矣橫四海矣  
事親果足以盡孝乎曰仁施品物是也然孟子  
不云乎仁之實事親以事親而爲仁之實品物  
果足以盡仁乎事親不足以盡孝夫孝也而僅  
仁之德歸於己乎品物不足以盡仁夫仁也  
而僅可謂之功濟於時乎自古仁人必爲孝子  
孝子必爲仁人達道有五所以行之者三宰予  
以食稻衣錦忘其親夫子深譏其不仁吾未見  
夫仁之爲枝葉而孝之爲根本也仁之爲四體  
而孝之爲腹心也且其言曰二致同源總率百  
行旣已有二矣安得爲同且其所謂源者何在  
而所以率之者又何物也吾以爲仁性也孝則  
吾性之發端好生如傷子元元惠鰥寡施及昆



虫鳥獸草木則吾性之磅礴充塞譬如果之有  
核從核得芽從芽得幹從幹得枝葉華實當其  
未也雖一核之微而枝葉華實種種生意已包  
函於其中然指枝葉華實而謂此核之作用則  
可遂謂之核則不可夫以果木之有枝有葉有  
華有實而遂謂之核猶以人之能子元元惠饗  
寡施及昆虫鳥獸草木而遂謂之仁也吾不知  
其所謂源者何在而所以率之者何物也夫見  
道而不見其源者未始不爲支離汗漫之論以

誤天下後世夫子之稱管仲曰如其仁如其仁  
蓋有感之言而延子遂以是仁屬之仲也若曰  
仲能如是是亦足以盡仁矣繇是觀之延子之  
視仁固淺矣則其爲此論也何惑

羽翼已成論

昔者留侯招四皓定漢太子盈人皆以爲脅余  
曰非脅也良蓋窺帝之欲而順以導之者也何  
以知之曰以帝之言知之羽翼已成之言此帝  
之愚戚氏也然而帝之肺腑見矣何也人臣之

悟主固非一竇大都中其所病不可以得志  
叔孫腐儒也不通時變而漫以尋常書生之議  
爲帝道說此何足以回帝意者帝之欲易太子  
非爲戚氏也爲呂氏也非爲如意也爲太子盈  
也呂氏以鳴晨之資險巇之謀剝信劓越令功  
臣人人解體是振太子之羽翼也太子柔脆中  
外稔聞其所爲用不測之恩施不測之辱以誇  
弄天下士者恐未能如乃公是太子亦未能一  
二羽翼也夫以母悍而子弱怨且忌之者

而羽且翼之者少則中原之鹿幾何不爲他人  
羹此帝之所慮也淮南之變帝不自將而欲將  
太子豈帝生平之英風猛氣至此而繭哉亦欲  
其破賊立威名而遺之羽且翼以成之也蓋至  
於太子不將帝卒往而帝之欲易太子之心始  
決然帝沉幾者也赫子未易而輕播青衣逆鱗  
之規數陳而金珥之意益章蓋亦故爲此意以  
觀中外將相士大夫屬係太子之心謂何耳周  
昌諫帝心喜矣叔孫諫帝心又喜矣迨至四老

人者松顏雀髮翩翩左右追隨大爲太子張羽翼帝之心益喜太子之能得士益喜吾之有子爲可付天下事無憂矣故雖逃其父而翼其子帝不憾也雖輕士善罵之言近於慙願處太子之言近於劫帝不憾也帝之所憂者憂太子之罄控豪傑顛倒賢俊不能及乃公非憂其勝乃公也憂天下以呂氏之故携心於太子非憂其太子也故曰煩公幸卒調護此帝之肺腑也語戚氏曰彼羽翼已成不可動亦帝之肺腑也然帝之示四皓也以真示戚氏也以假而露其真此則帝之權數神機所以爲不可及而良之所謂難以口舌諍者也或者謂帝晚年心蕩溺愛尤物大本旣搖佗條不堪似爲迫於羽翼之難動而萬不得已然者噫嘻此豈足以知帝哉帝之意豈故令天下知哉信之王也嗔可作喜太公之在鼎上也嘖可作笑伏弩之中也傷胸可作捫足孰謂神機權數如帝而不能以幻言愚一戚姬哉不然四皓老秃翁也帝果惡其羽

翼除之易耳卽令不除而彼以八十濱歿之人  
欲爲太子張羽翼於高皇百歲後吾知其骨已  
朽矣帝豈真畏之哉故夫帝之心良知之良之  
所以中帝心帝不知也帝之自言曰吾不如子  
房而後之論者亦曰留侯善藏其用嗚呼惟善  
藏其用此其所以爲子房也

天子按轡徐行論

嘗讀周條侯傳觀其持重養威摧敗廓清於漢  
家勲無兩矣父勃不如也子夷覈其故亞夫所

以 此 赫名若此者則非亞夫之能而文帝成之  
也其所以成之者則不在彌留遺囑之日而按  
轡徐行蓋始基之矣夫爲將者必躡足行伍之  
中身更數十百戰上功幕府而後可以懾服衆  
志可以強國而威敵亞夫故條侯孱子也其行  
則恂恂焉儒者非有躡踵科頭蹴踖張之能  
足表異於天下細柳之役命下之日人固不以  
闔外爲亞夫重矣且其昔時信族越烹布誅何  
械雖以絳侯之勲望亦且赭服就犴惴惴焉若

羊豕之垂鼎俎而後解縛者亞夫蓋亦耳且目之矣毋論人不以閫外重亞夫帝亦疑亞夫之不以閫外自重也迨其勞軍之舉天子之詔閣下令不馳驅之禁凜然鈇鉞帝始私喜所任之得人喜亞夫之勝任而克世其父風也然獨計以爲君有重禮而後將有重權而後重賞有所勸重罰有所懲國家之重器有所恃以無鬻吾賤之孰令貴之吾輕之孰令重之於是按轡軍中屈首以就大將之約束令見者駭且愕曰大將軍誠尊矣重矣向也端委在朝毋敢齒馬毋敢蹴芻一旦分符閫外而敢令於天子天子何人也尚爲之罄折乃爾吾屬又何人也而敢不惟將軍令是聽是故金壁填廡輝煌焜耀有功者執馘以來閫人曰大將軍賞也天子賞之也

鍤鈇交錯劇■亂垂辜人攸獲斃伏膏斧人曰大將軍罰也天子罰之也油幢雲擁虎帳風嚴一呼萬諾彪虎震讐人曰大將軍令也天子令之也天子不有其威推之將軍將軍不能有其

威借之天子天子知將軍之可與集事故屈志  
下之而不辭將軍知天子之可與共功故張膽  
荷之而不懾君子曰非漢文之仁柔不能容亞  
人非亞夫之方畧不能取重於漢文然以予論  
之帝亦非真柔者也馮唐面折而色變袁絲却  
座而心憤此其中尚未能忘夫介介者獨屈節  
一正夫哉誠知夫戎狄猾夏禍非輕也推轂仗  
鉞一軍委命權非微也軍在內當畏天子而忘  
將軍軍在外當畏將軍而忘天子內畏天子則

士無二志而國本不搖外畏將軍則將有專奇  
而國勢以制昔者司馬徇莊賈孫子戮愛姬而  
齊越二主俱置不問者亦以二臣所出微不如  
是不足以威衆耳吾誠重其才安可不隆其禮  
誠冀其績安可不厚其權是故按轡之行非爲  
將軍屈也爲天下生靈屈也爲宗社長久之計  
屈也詩曰上帝臨汝無二爾心亞夫有焉易曰  
王三錫命懷萬邦也文帝之謂與自是強胡遠  
遁龍荒金甌固若覆盂而漢家四百載之基業

永垂於無斃孰非按轡之舉有以壯其威而基其績也哉雖然亞夫之才俱優矣助亦燦焉惜其晚節尚食取箸狐矢斯張塗豕鬼車婚媾爲寇相忌之隙開而許負之術驗作史者至以守節不遜詆之余以爲亞夫之功文帝成之也亞夫之遭景而不克終也母亦文帝參之與噫豈亦少恩矣藉令其勞細柳軍亞夫且坐并認大不敬誅矣安望其貽之后也

翟公書門論

太史公有言翟公罷廷尉賓客無一人至者及再爲廷尉賓客欲往乃大書其門以拒客嗟夫熙熙攘攘爲利來往人情大抵然耳客亦何足深罪吾獨不罪客而罪公不罪公之謝客於終而罪公之來客於始也始之不慎其終則又何說是以君子之始也必慎其所以交者太上以道其次以心交以道則不爲利秦也交以心則不爲貌飾也始而以利欲其終以道不可得已始而以貌欲其終以心不可得已故孔子以道

德仁義來天下士天下之士矢志心相從逐於魯  
削於衛厄於匡而終無去志此誠相結以道而  
相孚以心者固未易以此望翟公也若信陵之  
客甘以三千人赴秦軍自分必死而不辭田橫  
之客誓與橫俱存亾卒能遂志於海島之中比  
徒一時意氣相邀其於道交樂乎未之有聞者  
彼翟公之時豈皆無其人耶何二人之客能不  
叛於死生之際而翟公之客輒改節於富貴貧  
交耶二人蓋庶幾相許以心者也翟公之

客則參於利而爲貌飾者也始胡爲而來乎既  
胡爲而去乎今胡爲既去而復來乎其始之來  
也不過以一附驥尾寵利可立致而相率爲卑  
疵纖趨之態其仗鋏而居公門者非其受劍而  
說挾色而謁則其厚貌深情而中無一物若  
平原君之十九人者也一旦時勢既去向之可  
艷可羨者既已瀟然無存而回顧其卑疵纖趨  
之態又若甚爲可恥則屏跡而遁掉臂而散寧  
能得而用之蓋利存則來利亾則去利亾而復



存則既去而復來來也非我德去也非我疎方  
其來之時已萌夫去之之心其去之機既復見  
夫來之之日始終固此一人也昔何見而親之  
今何見而疎之與其疎之於今孰若絕之於昔  
與其絕之於人孰若絕我所以來之道耶故凡  
爲利而來者其終未有不弊者也翟公之客猶  
叛公於貧賤之后春申之客乃賊君於富貴之  
時其叛之也爲不得所求也其因而賊之也爲  
所求既遂而無復有顧望於其人也古人有言

市朝則滿夕則虛繇此言之豈必夕乃虛哉朝  
而得所求則朝去之矣翟公之客皆以市交者  
也彼曰一貧一賤交情乃見特其未得所求焉  
耳向使所求既遂則門外雀羅豈待罷廷尉之  
後而後設耶嗚呼市交之士誠可絕也吾獨病  
夫公之絕之者非其道也語云鳳凰鶴鷄不同  
木而棲麒麟野麇不同穴而處公誠悟市交之  
失而進正直之儔大書其門曰有能面刺我之  
過彰我之善如毛薛二公者則客之有能爲我

市義自結於百姓如馮先生者則客之縱未可  
以得道交之士而利交與貌交者庶幾屏足去  
矣今所書云云無乃偏中無度而示人以不廣  
耶太史公自羞遭李陵之難不得親舊請托以  
陷於腐刑故其辭發憤慨嘆多致不平於翟公  
之客而不知翟公有以取之也予故不罪客而  
罪公以戒後之輕得士者

孫奭無逸圖論

人臣之告君於其所優爲者而勸之則不苦茲  
其不足而勉之就其不足而勉之其悟主也常  
難然主一悟而其裨益非淺於其所優爲而勸  
之其入之也常易然常不足以中人主之膏肓  
而藥石其所病古者上臣之竭忠矢謨雖防微  
杜漸無所不至然未嘗不視人主之短長而爲  
之計書曰予違汝弼詩曰衮職有闕仲山甫補  
之夫所爲弼其違而補其闕者正所以中人主  
之膏肓而藥石其所病者也執是以論孫奭無  
逸之圖意則美矣而直獻之於仁宗要非所急

焉耳爽以帝爲何如主耶其果溫恭節儉者耶抑恣睢自快者耶抑亦外爲溫恭節儉之文而中藏恣睢自快之心者耶無逸之言曰先知小人之依又曰無淫於觀於遊於田姬公之勉成王大端若此而已爽以帝爲果不足此耶帝果淫於觀於遊於田而不知小人之依者耶史稱帝恭儉四十二年如一日其間細節吾不暇具論大者如服浣衣耕籍田中夜恐一羊之費苑觀割麥之勤真所謂溫恭節儉主也是則公無逸之言乃帝之所優爲者也優爲矣而夕勸之何也非爲是之不足以勸也其所當彌違而補闕者猶有急於此也其所急者正其所不足者也故人主之度貴廣大矣而公孫弘以此勸武帝非也人主之德貴節儉矣而貢禹之規元帝非也人主之量貴含忍矣而張公藝之諷高宗尤非也何也謂非其所不足也國家之務莫大於辯賢奸而專委任而千萬年長久之計又莫大於申中國之體而抑蠻夷之心仁宗雖稱

溫恭節儉而知人之明靖亂之勇或有所未逮  
當其時內則章得象夏竦士遜等相繼爲煽惑  
之謀而韓范富歐不得安其位外則西賊竊發  
騫慢至甚甘爲之輸幣求和而不能一決討罪  
之詔至使豪傑無所展猷僉壬無所懲奸小吏  
醜虜有輕中國之心萬世子孫有不可測之  
若此者豈細故耶爽獨不能規而正之耶御不  
能舉夫君子小人之情狀與夫戰攻守禦之  
畫一圖以進耶嗚呼爽誠非識時務也爽誠識

時務者則其進於帝也勸之分別淑慝視賢遠  
奸如歐陽脩朋黨之論可也勸之興師問罪仗  
義執言如韓琦討賊之疏可也不然如范仲淹  
之百官圖富弼之邊務十三策可也彼無逸之  
尚卽不進無損也爽之所進者乃帝之所已能  
者也夫君已能是矣而吾復以是勸之則將謂  
君人之道盡在於是安於其所守而不復求其  
他故太宗晚節鮮終鄭公有十漸之疏敬宗盤  
遊無度文饒有丹扈之箴神宗力行新法介夫

有流民之圖顛者因其違而弼之因其闕而補之未聞有不度長短而漫爲不急之言以導之者也夫無逸之說蓋周公之說也爲臣者得如周公之誨君爲君者得如成王之守成是亦足已而吾獨不足於孫奭之規仁宗何也蓋周成王之時周召畢散濟濟在列僉人已盡黜伏九夷已盡來賓成王惟無逸之道守之故端拱穆清而天下用寧若仁宗之在當日豈成王比耶正邪雜進難於裁決奸宄乘間未易剔攘區區守恭儉之道雖足以清君德而未足以整王綱雖足以偷一時之小康而不足以奠萬世之弘址也故君子之告君也旣度其言又度其君之言之而非格言不敢進也言善矣而非濟當世之急務裨主上之闕失亦不敢進也若奭者知進言而未知度君者也不然尚書數千篇中禹益皋陶之謨伊之訓說之命召之誥孰非讜論孰非帝鑑而獨取周公之無逸又何耶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龍齋軒集卷四

同安許獬子遜甫著

文部

表

冊立暨冊封文武百官賀表

伏以天開昌運前星映日月於重霄帝錫周親  
綬旒壯藩宣於下國分辯而志乃定名正則事  
儀成茲豈人謀允繇宸斷臣等誠懼誠忤稽首  
頓首竊以元良者一人係萬邦之本分均則以

年寵均則以賢封建者先王公天下之心親之欲其貴愛之欲其富往牒所載三代有道之長其福皆繇長君祖訓有言親王在國無事其樂過於天子故大禹雖割愛塗山而迨其王也必傳敬承之胤武王非怠情唐叔而比其長也僅啓汾晉之封蓋朝覲謳歌訟獄之歸當自譏主而天地宗廟山川之托必須擇人恭惟

主帝陛下文武受命仁孝格天當春秋鼎盛之六思宗社靈長之計謂父之有子如天之有元元成其大而天道益昌宗之有支如地之

四瀆安其常而地維乃奠不繇當軸盡屏區垣事在不疑官占無枚卜之舉謀自神授卿佐無定策之功聿渙德音適當良月謁天地以及祖宗辯號名而定封域瑤山雲繞祥兼叶于地天兔苑風和慶預開乎燕喜克明克顯快覩龍鳳之翩翩宜弟宜兄行占華鄂之鞞鞞蓋安太子亦所以安諸王正東宮乃所以正天下典禮雖有獨重恩澤原非偏枯遠綏烈祖在天之靈



神心與人心而胥悅近慰聖母獨居之念子道  
以父道而益光臣等將順聖謨欣逢昌會德非  
周太保忝廁弼丞才愧漢長卿濫竽遊從幸吾  
后之有子世德作求知四國之是儀爲善最樂  
伏願益思盡倫備求全美就身爲教教之爲君  
爲父爲子而前後罔非正人法祖爲箴箴及乃  
心乃德乃猷而夙夜無忝休命庶幾本支百世  
永奠運祚于金甌壽考萬年長享泰寧于玉燭  
無任瞻天仰聖踴躍懽忭之至

擬恭遇

詔恩徵還各畿省採權內使

勅所在撫按等官存恤百姓廷臣謝表  
伏以 宸衷天啓興除曾不崇朝 聖政日新  
恩光覃及下國朝端動色野外傾心臣等誠懽  
誠忭稽首頓首竊以大造以至仁爲心雖收藏  
弗廢生長人君以不貪爲寶行撫字卽在催科  
王政之行也以休以助爲諸侯度賦法之壞也  
用二用三而父子離防於未然是爲唐宗之黜  
萬紀復於未遠亦爲漢武之止輪臺然皆未能

使一念不得已之情昭然見諒于權宜之始而百凡不忍人之政斷然必行于更新之餘如今日者也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剛健握符慈祥普物遇災而懼因父母心以知天心視民如傷思百姓足卽是君足謂夫宇宙之秘藏在山海秘藏之弗固安能興雲出雨以潤群生閭閻之脉理在關梁脉理之不通安能酌盈注虛以濟萬姓求魚而竭澤胡以繼之亾羊而補牢未爲遲也爰宣 綸綍遍飭筦樞任萬物之生期

並育而不害如日月之食雖有過而必更黑還掃除之班誰云豺狼當道黔首荷解推之賜豈曰杼軸其空碩鼠適彼樂郊翩其反矣鴻鴈集於中澤胡不歸與彼山川之有靈固欣欣以相告卽草木之無識亦莘莘而向榮孰謂造化不仁始占太平有象臣等職司糾繩愧乏回天之力道在將順幸叨補袞之功四國于宣敬當奉以夙夜 一人有慶豈暇計及身家伏願居逸思艱厚終善始出令不惟反惟行爲國不

以利以義使黃童白叟欣享舜日之長而海濫  
山陬永頌堯天之大臣無任瞻天仰聖激切  
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擬宋 御製念邊五言詩 賜近臣屬和

謝表

祥符三年  
鄉試

代以 天子守在四夷式念安攘之大計 聖  
朝咸有德聿追喜起之休風錫瑞自天輪丹有  
地臣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竊以安危互爲倚  
爲戒在方盛之時文武本無重輕備詰非多

能之聖無荒無怠姚虞績奏平來王曰毖曰懲  
成周誼重乎交儆嗣是而后風斯邈矣曲習房  
中之娛頓忘甲冑治安馬上之陋茂事詩書庭  
草燕泥賡歌乏廟謨之畧長鎗大劍賈勇非儒  
雅之風豈期同心同德之朝兼收乃文乃武之  
烈茲蓋伏遇○○○○天錫智勇 聖亶聰明  
惠中國以綏四方坐明堂而朝群后澶淵一駕  
風清漠北腥膻天雄九軍氣壯關南鎖鑰猶以  
治不怠亂敵國盡在于舟中和自能安折衝弗

踰乎堂上爰勒 睿藻追駕大風寄疆場之遐  
思屬詞臣以賡和若雲若朔若涿若易阨塞具  
在目前或招或討或守或攻機權運之筆下寫  
諸琬琰榮踰飛白之書播彼貔貅喜溢淄青之  
詔允矣王者綏靖之石畫妙哉聖人鼓舞之微  
庸臣等材謝請纓籌疎借箸豹學深慚乎倚馬  
以尾更愧乎續貂白面窮經徒能誦六月之句  
赤心謀國竊欲壯十乘之猷伏願 主逸思勤  
山濤之外羅為念 慎終如始益以賈誼

全盛為憂使燕雲十六州之區奉版局而納  
貢犬戎數百年之主獻琛球以隸象胥臣等  
無任瞻 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  
以聞

擬唐 命翰林學士陸贄條陳當今切務  
贄引易否泰損益為對 上褒納之謝

表 建中四年  
會試

伏以 明王好問則裕每懸輶懸鐸而求言  
盛世主善為師聿尚象尚詞而證聖心深慮始

妙契畫前豈期三絕之陳言重瀆 九重之採  
納臣贊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竊以古訓有  
獲聖人所以極深而研幾成憲無愆君子不怠  
居安而樂玩自神馬獻瑞而易教大行迄鳴鳳  
希聞而袞闕莫補尊卑濶絕誰知否泰係上下  
之交民財交窮詎念損益爲盛衰之始忠無不  
報徒屬虛言虐我則仇惟庸罔念恭惟○○○  
○睿德性成 虛懷天牖未明求治念每切于  
救時折節下賢功不輟 稽古遂令早茅沾

遽蒙 衢室疇咨取其千慮之愚用塵 乙夜  
之覽臣竊念經術所以經世獻頌不如獻規易  
者變也弊窮不變則朽索可虞爰者交也志隔  
不交則調羹安賴乾本上坤本下上下自有體  
統安用別白大明山愈高澤愈深高深遞爲變  
流何事誅求無藝中以行願寧內陽而外陰毋  
內陰而外陽乎以惠心寧不損以爲益毋不益  
以爲損斯大來小往其慶拔茅之征民悅道光  
爰致涉川之利第六經之道久晦而易教尤爲

寂寥一鳴之斥履行而奏牘僅稱故事詎意苦  
口之論翻成會心之譚居雖高而聽則卑聖不  
日聖耳雖逆而行則利言豈徒言伏願 因文  
見道酌占證今聞善必行毋徒採其華而忘其  
實有爲則是益思樂其始而勉其終則過靡不  
改善靡不遷 聖德懋脩於日進而平可無陂  
往 無復 國祚永固於桑苞臣無任瞻 天  
仰聖敷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疏

旱災示儆敬陳用人行政要道以助上下  
交修疏

臣聞王者受天明命以撫方夏其喘息呼吸嘖  
啖喜怒無一而不通於天天之仁愛人主也善  
則降祥示之勸否則降殃示之罰其失未甚則  
有怪異以儆戒之如日食星飛山崩地震大禍  
至孽之類無害於天下而有關於人主其失既  
甚帝用不臧而猶慮其不返也則有沴厲以譴

言車金  
謫之如水旱凶荒之顛大不利於人主而大有  
害於天下然則水旱凶荒者乃天之所以譴謫  
人主而非特薄懲以示儆已也人主處此尚可  
視爲細故而晏然莫之省憂乎伏見比年以來  
旱魃爲災農民失職三輔之間野無青草民多  
易子而食京師故仰給東南漕輓今水涸且盡  
大爲運道梗主計者持籌而莫知所措夫京師  
天下之腹心運道又京師之咽喉也腹心不充  
何以令四體而咽喉一斷則腹心將何所托命

變若此臣實畏之自古變故之興未有無  
而來亦未有無故而去其轉移旋幹於人主之  
一念如金在範如響應轂臣經術儒也請旁引  
以經術證以時事無有所諱庶幾少裨救禳之  
助於萬一謹按京氏易傳曰欲德不用茲謂張  
厥災荒其旱陰雲不雨上下皆蔽茲謂隔其旱  
天赤三月夫人主所與共天下者惟是三公九  
列百執事耳公孤可疑誰復不疑者卿執不任  
誰復可任者而今伏蒲之請樂意爲市恩折檻

之舉樂目爲沽名上不敢以實情與下下亦不敢以實情與上堂堊旣懸於九闔門庭遂遠於萬里則所謂張與隔者今或有之而又甚也洪範言僭則恒暘解之者曰上號令不順民心虛譁潰亂則不能治海內故其咎僭刑罰妄加群陰不附則陽氣勝故其罰常暘乃今之號令可知也刑罰又可知也無名之征無藝之求日甚一日始曰聊以佐軍興軍興罷而亦且復然始曰聊以助大工大工就而亦且復然械繫遍於簪紳鬢序鞠爲囹圄弱者有覆盆之悲強者爲搯竿之謀馬窮則逸獸窮則攫人情皆然其何能久則所謂號令不順與刑罰妄加者今或有之而又甚也救張之弊莫若崇虛受救隔之弊莫若廣忠益救僭之弊莫若與民同欲而毋犯其所惡自昔稱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臣以爲王省則卿士師尹莫敢不省歲和則月日亦無不和今欲反災爲祥易歉爲豐其責端有所在伏願  
陛下渙發德音嘉與海內更



始疏其壅無復釜鬻之虞披其蠹無復竭澤之憂以此照臨百官百官誰不象指以此煦濡萬國萬國誰不仰流蓋聞地天爲泰泰則陰陽和而雨澤降一人比天下爲比比則人心親附其象爲地上有水其應亦如之成湯六事自責而桑林之禱立應宋神宗覽鄭俠流民圖罷新政一時澍雨沾足前事之效可見於此矣

陛下幸不以臣言爲狂畧賜採擇則天下幸甚

肅紀綱正風教以維治安疏

臣聞紀綱者上之操也風教者自上出者也不可使下之人有所借而下之人亦非徒然而能借也借起有所失上失之而後下得借之借之者有辭而失之者不知其所以收失之者益甚而借之者益牢乎其不可奪故夫今之壞我紀綱者非其名爲壞紀綱者也亂我風教者非其名爲亂風教者也其說固曰吾不忍其陵遲漸盡而代爲作之而代爲修之匹夫而假天子之權古有行之者而吾猶可以幸無罪而不知其

弊乃甚於不作與不修何則大權不可以下借也今夫戍卒之譁也貂璫之橫也青衿之持長吏而長吏之傲其上也當官者之習爲墨也競也媚也許也俗之習爲靡也偷也詭也文之習爲浮也人以是爲紀綱風教之憂乎哉而臣猶以爲未也是數者其害有形而救之有方是烏足爲天下之大患天下之大患乃在於幸其小快而忘其大禍炫名而無實使夫有志之士識微之臣知之而不敢言言之而不敢盡言及之則以爲過計而不言之則莫知其所終此臣所以謂大患也曩者荆襄之變悍然逐稅使沉官較出萬死以抗 至尊當事者慮其爲亂因循置不問事亦隨息然而不知此稅使與官較者誰之使耶旣已被 詔書而出卽名爲天子之人矣天子之人有罪天子以法誅之則可耳豈庶人所敢議哉卽甚憐其長上之無罪而欲理其寃伏闕可耳請劍可耳私爲尸祝俎豆之勿絕可耳亦何至於執干戈而與天子爲仇匹夫

而敢於仇天子此其漸必有不可言者矣且其所謂長上者與天子孰尊而孰親也天子既爲刑餘而辱縉紳小民復爲長上而仇天子然而淺見者猶曰藉是可以儆上心曰是固不可激噫勿激之誠是也而誰爲之使狼戾至此極也後有效尤而動者其將何以堪之將一切置之乎抑株連而置之法乎抑首惡誅而餘者貸乎而上之所名爲首惡者乃下所稱爲好義負氣不顧生死利害剛正發憤之人也法安得加誅

一人則環視而起如此而尚謂有紀綱乎令天下人懷是心而尚謂有風教乎然猶曰彼口實者礦稅耳礦稅已當不復然此可朝更而夕定也今又有沿習而不察其來有自其執有名欲非之而莫得其端欲返之而未易爲力者曰講學夫講學之習非戾也而在今世則爲甚戾蓋今之世與春秋戰國之世異矣與漢唐宋五代之世則又異其在春秋戰國時有道德家有楊墨家有陰陽家有法術家有從橫家家各爲

教而後不可無孔孟之學漢唐宋以來有遊言  
有遊俠有釋老而上之所以羅士者又或以博  
學以宏詞以詩賦以對策射策不盡以明經故  
不可無周程張朱之學乃今之爲周程張朱與  
爲孔孟者遍天下皆是矣師以是教士以是習  
隸之學官升之司徒貢之天子組織而爲文章  
彪炳而爲事業軒揭而爲節義何莫非學而乃  
必於文章事業節義之外別立一理學之名於  
傳註之外別標一宗旨於學校之外別尋一師  
門果何說也不過曰上之所以教我者糟粕耳  
羔雉耳是皆無當于身心性命真有意于身心  
性命者必如是而後可不知其舍累朝列聖之  
所表章而逞臆說是無上也因之以爲名是行  
私也童而習焉壯以是進已乃盡忘其故是背  
本也以庸見取說而欲駕之古先聖人之上以  
自爲尊又何無忌憚也以明盛熙洽之世而乃  
有無上行私背本無忌憚之徒肆行而莫之懲  
則風教安得而不頽紀綱亦安得而不廢然而

是固不可禁也禁之則曰吾以翼聖道夫未有  
名爲翼聖道而可禁者也欲反其本而漸正之  
不過曰嚴考較之條重科目之選使入吾網者  
皆真儒而無所慕乎其外然而司考較者安必  
皆良主司而科目所得安必皆碩士也蓋亦有  
之而間有不然則好異者遂以恣其喙此臣所  
所沿習而難變者此也昔東漢之末有君俊顧  
諸賢而世道始衰有董卓袁紹之徒相繼  
爲難而國始危彼君俊諸賢其意固未

不善而董卓袁紹之徒其初心亦豈遂敢于  
惡特其居紀綱風教之地者不知所以馭之之  
道遂使移風易俗之權下聽于士君子誅亂討  
逆之權下聽于悍卒與武夫則其勢必至於此  
而無恠也然則當今之世有可以亟去之亂萌  
而去之不蚤有可以漸返之士習而返之無其  
具雖堯舜復生未易爲理草莽愚臣不勝私憂  
獻其狂瞽惟 陛下採而行之則天下幸甚

策

第一問 會試

聞之君猶天也公孤百執風雨露雷也風雨露雷不可侵天之權而無風雨露雷之用亦不可為天君猶心也公孤百執股肱耳目也股肱耳目不可奪心之官而廢股肱耳目之力亦不可為心故斷欲獨不獨則莫適為主任欲兼不兼則莫與為輔任不可廢斷廢斷則輔勝其主而主勢夷斷不可廢任廢任則主棄其輔而主勢

孤三代以前尚矣裔是而降晉文壓楚兼任而  
勝而得不獨在任也臨敵用先軫之謀事成賞  
子犯之功則不以任廢斷也晉武伐吳獨斷而  
克而得不獨在斷也羊祜杜預之倫參其謀王  
渾王濬之徒制其兵則不以斷廢任也辛鹹甘  
苦不以口斷而決於庖人庖人重於君矣然君  
終不斥庖而代之割清濁高下不以耳斷而決  
於伶人伶人重於君矣然君終不去伶而代之  
調法家者流以版法揚權挈主鑑而一二願治  
之君亦有綜覈名實不任三公猜疑群下盡屏  
左右以自爲明皆見其偏而不見其全總攬之  
與旁落卒亦殊途而同歸矣 皇上留心萬幾  
二十九年一日豈不勵精省成求臻上理然愚  
以爲斷則斷矣而未知集衆思以爲斷故或心  
知其然而持之不信心知其非而去之不果用  
賢則若轉石遠佞則如拔山失斷而因以失任  
也任則任矣而未知鏡羣品以爲任故或智謀  
事而愚間之賢當權而不肖撓之享敝筭以千

金甌騏驥於太行失任而卽以失斷也兩者皆失而不任之弊尤甚原其所繇一在疑一在齋主心惟不疑也一疑則焉往而不疑埋輪之疏或意爲釋憾伏蒲之請或意爲市恩空頭之勅或意爲賣重徙薪之謀或意爲窺瞰其不任也則疑之爲也主心惟不齋也一齋則焉往而不齋譽欲自己集而不欲與人以爲名恩欲自己收而不欲與人以爲德事欲自己出而不欲與人以爲重利欲自己筦而不欲與人以爲潤其任也則齋之爲也夫疑非明主不能疑也要上知所疑而疑之寧過防於宵人毋厚猜於同德則雖疑也不害其爲信矣齋非剛主不能齋也要在知所齋而齋之寧寡恩於媿壬毋失禮於豪傑則雖齋也而不害其爲廣矣愚以爲其道又在無私在知人無私則是非定而內無所淆故能斷又能卽斷以爲任知人則賢奸明而外無所眩故能任又能卽任以爲斷風雨露雷無日不受職於天而天非至健風雨露雷不爲



使股肱耳目無日不受命於心而心非常清股肱耳目不爲用孟子曰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愚端爲今日望云

## 第二問

自古命官之制莫善於唐虞于時教養工虞禮樂刑曆分布而不以攝也並建而不以兼也禹不以胼手胝足爲勞而稷不以降種播穀爲鄙益不以烈山焚澤爲粗而夔不以擊石拊石爲賤伯夷不以典禮爲無權而臯陶不以明法勅法爲近於法家各司其事而無越局共成其事而無躒官蓋師師濟濟稱極盛已嗣是而降或主陝以東或主陝以西東西各鳩其祭而周道隆或治內不治外或治外不治內內外各宣其力而越崑昌侵與曠之名無從起也說者曰人材品不同職司亦異故材不足則曠有餘則侵職煩則曠簡則侵而不知材何不足之有曠修聲聾司火侏儒扶盧戚施直鍾專其心則無不足也材亦何有餘之有畫方不畫員宜川不冝

陸歷塊者不必逐鼠衝城者不必窒穴專其心則無有餘也職亦何煩簡之有會計牛羊雖小數孔聖不舍之而言高戴星出入雖勤劬巫馬期不因之而尸祿專其心則無煩簡也惟心不專而後有曠之患農夫非不善爲耕嗜遊食者一擲百萬則耒耜廢矣紅女非不善爲織嗜倚市門者一笑千金則機杼廢矣凡曠不同而所以曠者類然心不專而後有侵之患畫者舍徇馬而畫鬼魅懼徇馬之易識也歌者舍白雪而歌下里懼白雪之難工也凡侵不同而所以侵者類然此因曠以成侵彼因侵而益曠曠與侵迭相乘而人與職轉相齟展轉激射寧有窮已故古之善守官者不惟不曠而且以禁人之侵如卽官守符璽之重轉運拒資糧之檄京兆按神策之罪銀臺正封駁之失如軍有壘如屋有藩雖有侵官無敢染指矣不惟不侵而且存以禁人之曠如宰相不吝錢穀之問執法不親案牘之煩中書不參樞密之謀大將不與弊吏

之典人自爲殿最人自爲功罪雖有曠官無敢藉口矣然愚以爲欲去二弊莫如戒惰窳惰窳戒而人求精於職之內求精於職之內則無暇及於職之外矣莫如抑躁競躁競抑而人不敢生事以爲名不敢生事以爲名而益思因事以效功矣又莫如省議論議論者事功之蠹也省之而競者無所乘以憾人情者無所托以自解矣又莫如明分守分守者名實之程也明之而窳者百計不能掩其拙躁者脅息不敢伐其功矣以此正則俗狃此此非紀綱則綱此豎勲伐則伐多夫天下而無侵與曠之患天下而有侵與曠之患則是說者倘亦可舉而行之否

### 第三問

蓋聞事主者事庸主易事英主難主有爲善之志迎其機而導之易主有不善之萌逆其勢而折之難凡所謂英主者皆聰明睿智負不世出之資強毅果敢奮然有獨行不顧之氣不特勇



盈者氣也而勿與之爭氣徐以俟其氣之自平  
知其所憚者理也而勿與之爭理徐以俟其理  
之自明知其所溺者欲也而勿與之爭欲徐以  
俟其欲之自清所不畏者天變也而勿復以天  
變動之應有遲有速當其遲而且謂我誕也所  
不恤者人叛也而勿復以人叛惕之發有隱有  
當其隱而且謂我迂也所不顧者清議也一  
當其以清議屈之議有過當與過激當其過也  
與之數而且謂我挾也一念而有善者機

徂以全求全求之恐其畏難而中輟也一念而  
有不善者機也勿復以顯暴顯暴之恐其恣肆  
而無忌也睽之二曰遇主於巷坎之四曰納約  
自牖夫人臣非不知巷遇之非正也而與其巷  
而遇猶愈於不遇非不知納牖之非直也而與  
其牖而納猶愈於不納自古上臣用此術而一  
言回天者不少吾獨喜夫諫幸東都者以不諫  
諫申救遷謫者以不救救也蓋人主之心方其  
有所甚溺而不返雖有流連荒亾之戒如水投

右耳惟曰徐加修葺則萬乘舉動有必不可輕  
者安能勿尼此所謂似隨而實規也方其有所  
甚怒而不解雖剖心明其無罪祇益之怒耳惟  
曰親老可念則同然至情有必不可沒者安能  
勿動此所謂似緩而實急也解紛者不控拳救  
鬪者不搏戟諫以不諫救以不救於談笑顧盼  
之頃而施幹旋變化之力斯其用機亦已奇矣  
而猶未也又有進於是者則不以機而以誠不  
以口舌而以心精舜之於瞽瞍也祇載齊粟卒  
致允若雖頑嚚者可變為蒸父則誠精之故也  
故曰至誠感神夫以頑嚚不可化誨者尚爾矧  
台君英主也勇於遂非亦未始不勇於爲善勇  
於任謗亦未始不勇於收名者乎金滕之事嘉  
禾之書周公其明徵矣吾又願事君者以是爲  
法

#### 第四問

天下小人一而已矣而君子則有二有爲國之  
君子有爲名之君子爲國者以國事同異如甘

苦酸鹹期於適口故或都兪一堂而不稱依附  
或方員互用而不失協恭爲名者以身事同異  
如碧棗青黃期於奪目故當其意氣相倚則其  
附如羶及其聲名相軋則其疾如仇以國事同  
異者國收其利而身享其名以身事同異者身  
收其名而國受其害夫使名歸於身而害歸於  
國君子亦何樂乎有是名也往事可徵已自和  
衷倡於虞廷其來已遠嗣是而下同心其濟者  
不乏人如魏以精明內以長厚而長厚者不

訾精明之爲刺精明者不訾長厚之爲迂期於  
爲國一也房以善謀杜以善斷而善斷者非謀  
罔與爲慮始善謀者非斷罔與爲收功期於爲  
國一也姚以尚通宋以尚法而尚法者非通罔  
與爲救時尚通者非法罔與爲持正期於爲國  
一也不必同不必不同惟爲國而同則同非苟  
同不必異不必不異惟爲國而異則異非苟異  
卽如師德薦仁傑矣而仁傑不知師德王旦薦  
寇準矣而寇準不知王旦君子終不以仁傑與

準爲薄德者惟其爲國之心同也元祐紹興之君子爲國雜以爲名故或以君子攻小人或以君子攻君子君子之風薄而國勢卒以陵夷東漢之君子爲名不知爲國故始以君子擊小人終以小人戕君子君子之名窮而危亾亦隨其後夫君子之擊小人者爲名也而君子之名愈高小人之忌亦愈甚君子之攻君子者亦爲名也而君子之黨愈孤小人之擠亦愈速卽以新法一事言之熙寧時政在金陵則群指金陵爲

爭端爭者固以爲國而急於改絃以希盛治者亦未始非爲國也乃詆之太過遂生厲階則亦非熙寧諸君子之得也元祐時政在司馬則又指司馬爲議端議者固以爲國而急於救焚以從民望者亦未始非爲國也乃辯之太疾幾爲怨府則亦非元祐諸君子之得也夫君子與小人爲冰炭猶可言也君子與君子爲矛盾不可言也君子與君子爲報復猶可言也君子慮其不勝而至藉小人爲報復不可言也大抵隙愈



開則伺愈密術愈拙則撼愈工以愈工之計而撼愈拙之術以愈密之心而伺愈開之隙始以爲國害卒以爲身害理勢固然無足怪者故善爲國者不可不窒小人之竇而不可不和柔以殺小人之怒不可不伸君子之氣而不可不惕號以集君子之黨庶幾和衷之風可復而丙魏姚宋諸君子不難踵美於千載矣

### 第五問

善謀國者不可不原其所始亦不可不慮其所終今天下號泰寧矣非有周家強侯擅命尾大不掉之虞非有兩漢外戚閹位黨錮毒流之慘而中外岌岌常有隱憂非有唐世藩鎮擁兵跋扈跳梁之禍非有宋室夷狄吞噬腥膻左衽之殃而智士凜凜常懷過計則其故何也愚以爲其病在國體在民情夫國體不可使褻也一褻則不可復張而今日之褻極矣刑餘刀鋸之人口啣天憲而橫行郡國小民不敢言有司不敢問始猶專制一隅侵藩臬大吏之柄今且露章

上陳奪補闕拾遺之權始猶貂璫自相引重握符分闕而稱外臣今且亾命共爲窟穴昂眉攘袂而抗簪紳墨綬爲之折腰豸繡因而斂衽詩書何罪而囹圄守長何辜而械繫盖國體之衰莫衰於今日矣民情不可使離也一離則不可復合而今日之離極矣開採鼓鑄之令上鑠天地之精中絕山川之脉水陸無復厝足鷄豚不免夜驚始猶曰暫以佐軍興耳今西事平軍興不復費矣而瑣屑日甚一日始猶曰聊以助大

今

二殿成大工不久罷矣而刺爲

日居者側目而視行者負翳而避存者不能庇其室廬沒者不能庇其丘隴盖民情之離莫離於今日矣國體一衰而不張則士氣亦漸而頽爾於是高者興掛冠之思卑者習朶頤之態雖有金剛可爲繞指雖有素絲可爲敗絮往者王振劉瑾輩其事可鑑也民情一離而不合則不逞將乘而煽動於是強者倡揭竿之謀弱者爲蟻附之計其貧已甚則不安於貧其弱已甚

則不安於弱往者劉六劉七輩其事可鑑也夫  
以 皇上聰明神武卓越前代苟淵然遠覽慨  
然易慮去此非難也而乃若有所係吝而不果  
者何也得無以廷臣不善爲逢迎而非此輩無  
以成其尊乎司農不足於經費而非此輩無以  
厚其蓄乎然愚以爲 皇上有天下而不知享  
有天下之尊夫王者父天母地以撫方夏自天  
而下自地而上誰非吾臣因此而袞冕以見南  
郊玉帛以朝萬國至顯懿也暇時與一二儒臣  
慕述道德追三五之遺烈紹洪永之雄風至邇  
隆也不此之務而猥與刑餘刀鋸者競酣歌於  
長夜爭勝負於馬蹄何自輕若此愚又以爲  
皇上有天下而未知盡籠天下之利夫王者膺  
命受貢以一黃輿則四海而外六合而內誰非  
吾土屯政舉而遊惰無不服耜萑葦無不受籍  
歲入當以億萬計隄政修而商旅無不輻輳泉  
貨無不流行歲入又當以億萬計不此之務而  
猥與華門圭竇者較盈縮於錐刃逐豐歛於尋

常何自苦若此昔人有言人臣患不節儉人主  
患不廣大今日誠有意為民情國體計乎則愚  
請以廣大之說進



龍膏軒集卷五

同安許儼子遜甫著

頌部

頌

萬壽無疆本支百世頌并序

上以文武並用享太平東征西討無思不服受  
天之祐莫不戩穀二十九年之八月 萬壽節  
諸元老更進厥謀爲 上祈天永命執玉來賀  
者遍海內外國咸集闕下颺言曰 皇帝有大

功德於天下三日者朝鮮有難且淪爲倭議捐  
弗捐可以取弗取存亾繼絕德最厚先則寧夏  
後則播州微上且爲虜爲戎爲徯教化之外上  
以德格天獲福其又可量屬 元子學成日就  
遂正青宮餘各分封福瑞惠桂如制則又颺言  
曰此之爲大順爲大慮雖千萬世其未央天下  
用又邦用昌臣章句儒也不敢舍所學以事上  
以聽畢則又拜手稽首颺言於末曰臣也少而  
詩則以爲歌詠明聖揚盛美者莫辯乎詩受  
八百祿萬壽無疆天保之所以答君也而其實  
必本於惠宗公懷百神神乃攸歆福乃攸同故  
其詩曰吉蠲爲饗是用孝享禴祠蒸嘗于公先  
王又曰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無不  
爾或承陳錫哉周本支百世周公之所以述文  
德也而其實必本於衆多之賢士爲之助故其  
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維周之禎  
又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今 上旣超然溟發  
德音特舉曠典如綱斯張天下事其何事不可

爲天下人其誰不引領而跂爲望安見古之所  
稱惠宗公懷百神親多士者不繼見於今而今  
之所稱萬壽無疆本支百世者不更隆於古也  
乎臣於國家無能爲後惟是業在筆札則效在  
筆札敢以普天臣庶所懽呼忭舞交口揄揚者  
盛爲頌於今日而又以私心所願望者預爲頌  
於將來頌曰

於皇 烈祖受命於天篤生 明聖以撫八埏  
維此明聖大德光前翁受如地行健體乾誕亨  
遐祀春秋八千云過其曆於萬斯年於赫我  
皇受天眷命篤生元良宗社之慶克明克顯克  
孝克敬溫恭寬仁匪教繄性遂正儲貳以順天  
常如海重潤如日重光濟濟藩服分茅四方各  
守厥宇來享來王茲豈人謀曰繇天只誰其將  
之絲綸在耳無疆之休施於孫子惟宗及支咸  
膺帝祉百世綿延於今伊始

疏河注海頌

聖人在上德格蒼穹雖有災沴終焉允功馮夷

爲孽厯我 宸衷咨爾臣庶疇作司空誰宣予  
力萬流其東爰有帝臣在公夙夜戮力胼胝自  
冬徂夏東極滄溟西抵太華萬艘順流大田旣  
稼 帝曰俞哉賴天之祉疏鑿旣成奠我疆理  
嗟我征夫亦旣勞止來汝臣工誰勞予紀臣拜  
稽首天矜下民事追堯烈篤生至仁拯彼昏墊  
平成再新德厚如地澤流如川宜勒貞石於萬  
斯年纘我之績勿忘其先

贊

卷阿王多吉士贊 弁序

古之明王所稱無逸非盡無逸苟燕遊嬉咲流  
連之中而不怠乎憂盛危明之警惓惓以奏多  
士匡王國爲念則雖逸無逸雖逸不害卷阿之  
詩召康公從成王遊卷阿之所爲作也於時所  
稱引畧不及於宴酣歌舞戈獵馳騁之娛金鼓  
鏡吹笙匏絲竹之聲旂旃羽旄之美獨繫心於  
國家天下曰惠宗公懷百神綱四方其所寤寐



遂升於庠樂正擢秀司徒貢良太平無象鳳凰  
非祥孰如得士得士者昌萬鎰拱壁爲王圭璋  
千尋名木爲國棟樑懿彼後王緬想前烈後車  
千乘羅陳俊傑休容在御師濟在列好樂無荒  
罔淫於逸猗彼多士川岳貢禎來自陬滢廊廟  
是登乘時展錯星朗霞蒸克稱心膺亦曰股肱  
人多助四國咸寧鍾鼎是勒旂常是銘我  
非贊諗我同升旣稱傑士匪文猶興矧  
書觀厥成勉哉自奮遂爲居京

薛文清贊

河汾倡道復性爲功居敬窮理異流同澤著述  
雖耿實踐則工絕學行繼皎日當空

陳白沙贊

曾點旨趣孟子工夫才誠合一號稱醇儒主靜  
爲教詩章自娛跡疑佛老道則程朱

胡敬齋贊

餘干之學主敬爲先蚤年存省晚近自然謹獨  
功切防微意玄不淄者俗不愧者天

王文成贊

文駕韓蘇功軼郭李大德不官棄如泥滓良知  
關途至道伊始後有聖人百世可踈

玉杵玄霜墨贊

長卿方病渴劉伶欲解醒神僊如可接藍橋漿  
正清

石室觀書墨贊

河洛事已遠地橋跡亦虛誰人有玄契能解石  
書

僊居樓閣墨贊

山河大地本虛空空空中何處安樓閣僊人樓閣  
各難尋遙見雲間雙白雀

鼎黃耳墨贊

雖則有足其行以耳薦其馨香多受帝祉

銘

綠硯銘

并引

此宋少帝所遺硯也出海二十餘年今始得之  
噫嘻在彼爲亾國之資在我爲清真之玩好醜

何常惟所用歟銘曰

明星點點老松姿滑似凝脂圓似璧萬丈文光  
映紫宸蛟龍守此年三百

銅雀硯銘

文人之珍上應東璧匪女則存雄圖安覓爲問  
九錫功名何如荒臺瓦礫

墓誌銘

葛母張孺人墓誌銘

錢塘葛水鑑喪祖母如母在京邸爲位晨夕哭  
奠如在家一日手一編泣謂余曰此吾祖母孺  
人實錄子其爲我誌之不有祖母不有寅亮兄  
弟至於今蓋寅亮實有母而弗克子我有父而  
壯年銳意進取治外事子我不如母亦有嫡母  
而祖母弗令之子甫五歲歸自母家母子不相  
見者若而年煢煢惟祖母是以祖母撫之曲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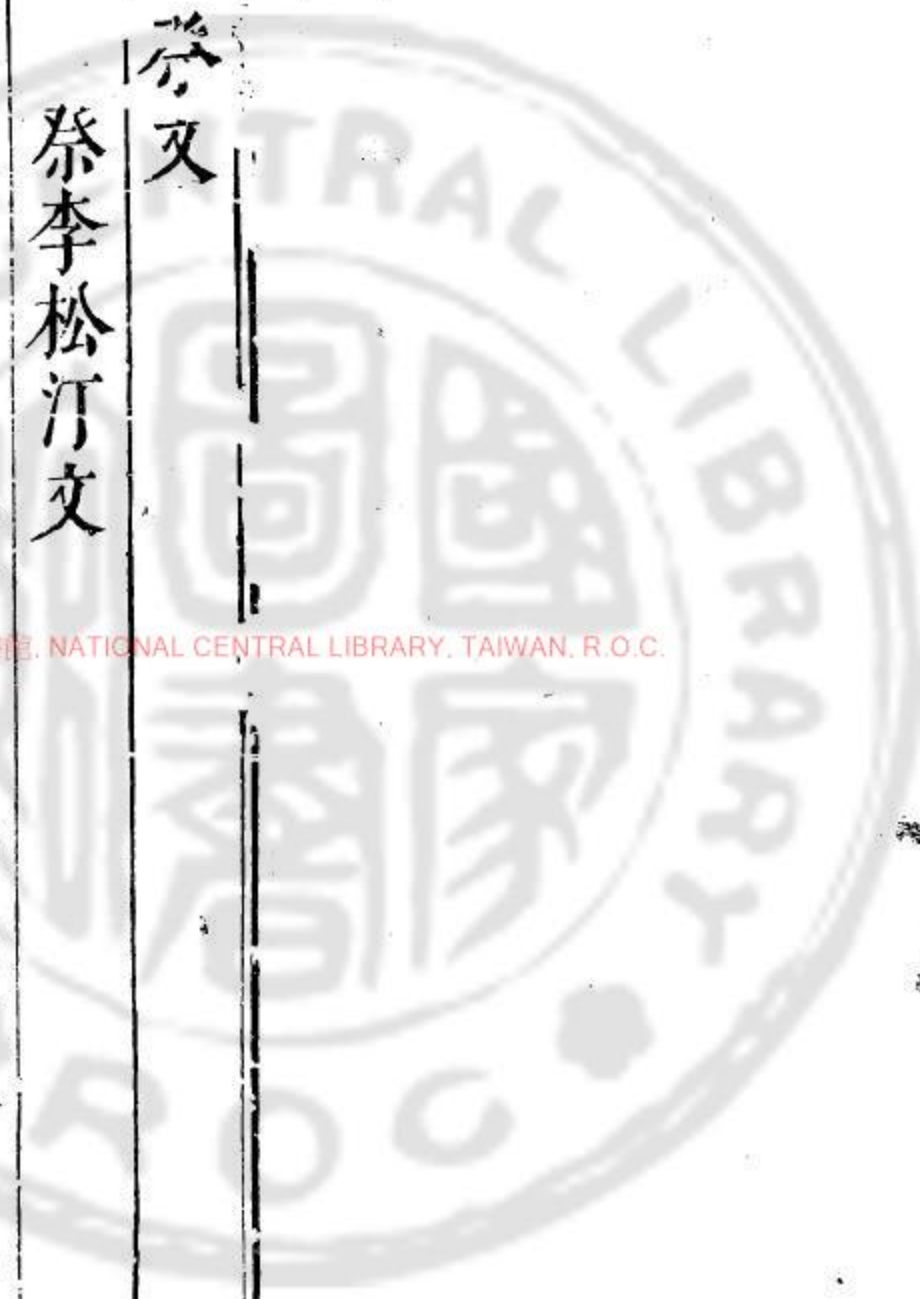
得所願怡然若不知有母且不知有母而嫡者  
母以子故憂思疾且歿矣祖母以寅亮至與訣  
曰而母慮吾必能成而子報汝 地下往歲寅  
亮舉於鄉而祖母病今年微一第以子有莫逆  
之雅將求子一言爲祖母壽而祖母亾嗚呼痛  
哉何忍道雖然壽歿與壽生等壽子其勿忘謹  
我孺人張姓生於錢塘安吉里父鑰母俞氏俱  
望族有家範孺人少而貞靜寡言笑年十七歸  
於壽氏之先君子曰東橋公有子曰大成遊成  
均受山東高密縣丞卽水鑑父也東橋公性  
孝孺人爲事舅姑謹鷄鳴起中饋視二尊人  
卽丙夜舅姑不就寢不休東橋公善治生以四  
壁起家孺人佐以勤且嗇一切斥葦彩手自執  
女紅治絲枲窮日夜東橋公好施孺人善體其  
意有所欲與無吝色東橋公有妹適孫者早寡  
孺人憐其獨居歲時問餽不絕姑病葦囑以所  
遺財物盡昇孫氏女孺人卽如命昇之無有所  
餘東橋公病孺人割臂羹以進病遂瘳又病又

如是者再卒無有害人以為積誠所感云承公始知學孺人課之嚴每北上必躬為治行臨行撫其背曰勉之而母幸無恙男子固自志幸勿以我為憂既而數奇歸則又勞且慰之曰命也將有大吾門者不在汝必汝之子指水鑑曰是兒也必成汝志歲庚子水鑑以鄉試第一人成進士丞公亦謁選得高密丞公念孺人老迂途歸家省之孺人曰而今官矣而小高密平哉吾慮汝負丞不慮丞負汝已而疾作遂不起性慈悲歲齋食者三之一卽弗齋食弗兼味余在京邸數與水鑑過從自奉亦然問之則曰余非持釋法持我祖母孺人教也蓋其內教大抵如是孺人生於某年卒於某年得壽若干子一卽承公孫二長卽水鑑次寅賓與水鑑俱側出孺人獨之如水鑑曾孫某某出曾孫女某適某以某月日卜葬於某銘曰孰生乃英孰成乃名不有善成熟知所生成者歸報生者於地下雖百世具有餘榮

祭文

祭李松汀文

嗚呼人之生世無所不可知而有所不可知所  
可知者朝端有公論閭閻有是非雖匹夫匹婦  
之愚而莫之或欺所不可知者一人之喜怒弗  
夷弗時而尤不可知者天道之與善人乃有豐  
有嗇有畀有遺靳弗盡施曩者先生抗疏青鎖  
凜然弗避流竄之辱斧鉞之殃亦惟是爲天下  
大本計是隱是圖夫豈無當於皇衷而先生無



讀言車集  
祿一斥弗庸邇來主上加意元良遂正東宮諸  
所缺失漸反故常豈異人議亦惟是先生疇昔  
之畫是聽是從並時以言事去者方且彈冠相  
慶連袂升朝而先生無祿乃以疾終愚不知國  
家之於先生胡爲乎用其言而棄其人造物之  
於先生胡爲乎厚與之以名而薄與之以榮雖  
然其言行而先生之所造於天下不輕其名成  
而造物之所以寵先生者雖不有九列六事之  
貴而其榮已過於三旌名者豪傑之所競而造  
物之所忌故彼蒼之於先生不惟不盡與之以  
高位重祿而且不盡與之以修齡然苟名之既  
成而使海內士屈指而數曰吾鄉之以直諫顯  
者肇自李先生則雖不獲盡享其位與其齡而  
先生其何媿於九京先生尚饗

祭周復齋文

嗚呼自先生以經學節行師吾閩而閩人士無  
不知有周復庵先生者自仲先以文章雄海內  
而海內士無不知有周仲先其知先生者則自

仲先未第時而已知先生之有後其知仲先者則又因仲先而知仲先之有祖如木有根如水有源然而約而論之皆非真知真知者則謂以仲先之才之養卽不有積累猶顯而以廼祖之生平卓卓所自豎立卽不有後猶傳蓋仲先少也而孤母子孳孳惟先生是以先生日夕撫摩而教督之俾其母以完節終于以文鳴仲先之視先生在孫猶子在祖猶父孫之身卽祖之身而先之以功名嚮用於時則廼祖爲不沒也豈

非以其後之人平而愚以爲苟無可知奚必有後苟有可知奚必有後無可知者卽有賢子孫人爲祖父幸之而已有可知者卽子孫而賢人反以其不售於身而售於子若孫爲祖父惜夫使天下之人不以爲幸而以爲惜則是天下之知先生也尤甚於因仲先以知先生先生其又奚藉於仲先仲尼有言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仲先如有志於善繼與善述則所以益顯厥祖使令有知者當亦必有在矣夫如有



霽仲先歸以吾言誅先生先生其必不以吾言爲不然尚饗

公誄馮座師文

嗚呼先生生以何自逝以何爲其生也竊疑彼蒼之有意而其逝也則莫不怪夫造化者之杳冥顛倒而不可推胡付昇之獨異溘一去而莫追豈斯文之不幸與生民之無祿抑亦祿位名壽之不可以兼享今此有所盈者彼有所虧然以先生之位晉三旌不爲不榮而人猶以爲未

售其智名滿方夏不爲不盛而人猶以爲未竟其施荷天之眷無間終始不爲不遇而生前之石畫與歿後之忠謨未行其十一若猶不能盡副乎主知祿秩上卿不爲不厚而屬纊之際蕭然無擔石之貯與錐刀之遺胡天於其所謂盈者尚未厭乎人望而於其所謂虧者乃使人嘆息而齎咨信乃生民之無祿與斯文之不幸先生雖有意於當世亦安能回曦馭於崦嵫嗚呼琅琊海岱之秀自昔所稱爲賢聖豪傑之隩區

然羊叔子房文昭有王霸之畧而詞藻未優左  
丘明東方生禰正平左太冲之詞藻富矣而本  
來之德性問學抑亦未之或修雖以力行所學  
如管幼安孫明復之敦篤而守僅止於一壑與  
一丘孰有如先生之備善全美今用世志姬呂  
之事業而文章遡洙泗之源流蓋所謂虧者曾  
能有幾而所謂盈者已洋洋乎萬世與千秋信  
得天之既厚更此外以何求矧以先生之遠襟  
朗識已視形骸爲委蜕歟生爲宵晝方兢兢以  
行正而斃爲無憾亦遑恤乎身世之去留某竊  
樗櫟下乘偶辱兼收痛儀刑之既遠欲步趨而  
無繇敬陳栢酌永决明幽進以伸知己之私慟  
而退則抱世道之隱憂尚饗

誄曾座師文

嗚呼人之生世患弗聞道聞道矣患弗遭時先  
生於茲可謂兼之人之生世有盛位者不必有  
令名有令名者不必有修齡先生於茲實兼有  
之人之生世有利有鈍有得有喪當其得時誰

能勿喜及其不得誰能勿悲先生於茲可謂一  
之人之生世有同有異有怨有德同我者爲斷  
金異我者爲矛戟先生於茲實云忘之嗚呼先  
生之心風光月霽先生之量海濶天高先生之  
言和風甘雨先生之學兔絲牛毛明明我后先  
生啓之赫赫皇儲先生奠之濟濟多士先生擢  
之多士成才先生育之凡百狂瀾先生障之大  
雅云亾先生復之誰爲異端先生闢之誰爲先  
正先生翼之先生而存誰不儀之先生而沒註  
能似之爲文以誅滄斯隕之魂而有靈庶幾享  
之尚饗

祭陳大行乃祖文

嗚呼人莫不願以其身顯而公之所謂顯者不  
於其身於其子不於其子於其子之子雖然子  
父一也與其顯於厥身孰若安坐而享其子之  
爲逸與其顯於厥子亦止於厥子又孰若留未  
竟以遺其子之後人之爲大且遠也父有父而  
弗克父而子以代之父子有子而弗克子而父

以代之子代之父矣而所謂顯揚光大者反有  
加於其父之爲子代之子矣而所謂長育成就  
者反有加於其子之爲父是公始能教其子以  
及其孫終能成其孫以及其子而公之子雖弗  
壽猶爲壽弗養猶爲養公之身雖弗顯猶爲顯  
也公又何憾尚饗

禱著

士品臣品辯

今夫一人之身而已當其未仕則爲士已仕則  
爲臣臣與士一人而已矣孔子曰隱居以求其  
志此以臣而士者也行義以達其道此以士而  
臣者也孟子曰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此士而  
未嘗不可爲臣臣而未嘗不可爲士者也其原  
俱本於道德其用俱可致於事功其心俱不濡  
染於富貴而其要俱務實而不求名故士有品

臣亦有品品俱欲高而不欲下下則其品不異  
稱也俱欲真而不欲僞僞則其品不足稱也然  
而其品則同其地則異不究其異不可以反其  
向不辯其地不可以定其品今夫士者曰吾高  
以其事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而臣則不然  
朝廷之分尊尊而卑卑士者曰吾有道則見無  
道則隱危不入亂不居而臣則不然不避艱險  
扶顛而持危士者曰古之人古之人吾上嘉唐  
虞而下樂商周而臣則不然爲下不倍不敢生  
今而反古士者曰吾人道不器言俎豆不  
旅而臣則不然巨細精粗內外勞逸惟命之從  
士者曰吾有高世之行則不憚負俗之累而臣  
則不然專欲無成而疑事無功士者曰吾是是  
而非非見善如不及而見不善如擗湯而臣則  
不然爲谿爲谷藏垢而納汙不以能絕小人爲  
賢而以能容小人爲大抵士在事之外而臣  
在事之中士之守已欲峻而臣之效功欲實士  
直以行其志而臣曲以行其權真能爲士未始

不可以爲臣而不可卽士以爲臣真能爲臣未始不可以爲士而不可卽臣以爲士遲學稼圃孔子賤之而及其仕於魯也魯人獵較亦與之爲獵較樂克適齊而從子敖孟子耻之而其有事於滕乃自爲輔行而不羞伊尹樂道有莘之野雖以成湯之賢尚不肯事之而却其聘及其從湯乃受命而事桀子思不肯以一介友于乘之君曰事我則可友我則不可及衛人之難乃得屈之以臣節守死而不敢去此爲士與爲之別也亦士品與臣品之所繇定也墨子兼愛惜頂踵以利天下王通隱居亂世而繫太平之策此士而疑乎臣者也吾不知其所爲士也兼錮諸賢與群小共國而好詭激以相高江左名流當華夷雜處中國多事之秋而祖清虛以自廢此臣而疑乎士者也吾不知其所爲臣也然則爲士與臣者宜何如日定其品以待其遇處則樂顏子之樂而出則憂禹稷之憂

與同館訂志文

今夫志之在人也猶志燕而燕志越而越志一定而終身之業從之然燕之適者誰能勿車越之適者誰能勿舟欲適燕而南其轅適越而北其首必不得之數也而要之皆不可以言志真有志者則必具舟車盛糗糒問道於常所來往而後可志伊尹之志學顏子之學非先民之言平而愚則以爲志與學非二事也伊與顏非一學也顏子卽箠瓢自給理亂不知而當其爲之問樂然欲行夏時乘殷輅服周冕舞虞韶讓而治天下則未嘗一日而忘伊尹之志伊尹嘗伐夏救民功在牧野而乃其耕莘樂道誦詩讀書則未嘗不與顏氏之學互相印証於千百世之下學者學其所志志者志其所學志者長駕遠馭萬里一息之胸襟而學者其所繇以致遠之具也孟子之言士曰尚志而舉其實曰居仁繇義備大人之事惟備大人之事而後稱士之志則有志者果不可以無事矣三品之說自古稱之或志道德或志功名或志富貴雖所志

不同而其不可以無事則一世豈有踽踽而居  
介介而立不能卑疵纖趨陰陽窺瞰乘人以鬪  
捷而得爲志富貴者乎則未有鞭之不動策之  
不前柔如繞指隨如轉駒而得爲志功名者也  
亦未有德性之不尊問學之不道聲色貨利之  
不能不邇不殖富貴貧賤之不能不淫不移而  
得爲志道德者也夫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  
仁游於藝道包德與仁與藝而爲道其道乃大  
志合據與依與游而爲志其志乃真彼世之棄  
焉而不學學焉而泥焉其成者其志槩可知矣  
陽明子有言學莫先於立志志立而學半吾則  
以爲志莫要於植學學植而志全

追責武氏

竊以鳴晨野雞中原幾於走鹿當堂飛燕禍水  
迄以賊炎洛中播南風之謠司馬絕系於七世  
宣華賜同心之結聚鹿貽笑於千秋稽前代之  
覆車寔今時之明鑑柰何高宗亂父之嬖李勣  
逢君之私一言喪邦佳婦之托何在二聖拱極



女主之識已徵自茲而倚福作威猶妃醉骨於  
碧甕又甚而反恩爲怨瓜子抱蔓於黃臺陰水  
栗烈以垂異兮三月雨雪九月梨弱李零凋以  
變常兮一半天尊一半佛仇新邑者堪作採薇  
之賦憫故宗者誰興種田之歌虐焰內稔撰告  
密羅織而頒經穢德外彰誇羽衣木雀而作賦  
奚致親賢稱戈於中上椒戚掩耳於嵩山太常  
賤工剖心而發憤武邑下士張膽而抗疏乃猶  
虎視狼顧凌轢朝紳鍾鳴漏盡戀汚宸極帝子  
竊首於青宮久閉天日后姪垂涎於黃屋幾摧  
河山幸而休休國老植桃李於公門濟濟多士  
備參朮於藥籠發折衝之符而鸚鵡翌折借尚  
方之劍而蓮花根鋤乃知天柱地則煉石之勲  
始昭地維崩而斷鰲之業斯偉

講章

初元忠爲洛州長史張易之恃太后之寵其奴  
暴亂都市元忠杖殺之及爲相太后欲以易之  
弟昌期爲雍州長史元忠曰雍州重地昌期不

經事少年歸在岐州戶口逃亾且盡今不可使  
太后默然而止太后女主易之其私人也尚能  
抑其所好以從元忠之議矧夫明主居首出之  
地所宜任賢勿二去邪勿疑以弘蕩平正直之  
化而可爲女主之不若乎傳曰見賢而不能舉  
舉而不能先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夫  
舉而不能先則衆賢喪氣退而不能遠則群小  
無復顧忌其弊非止於不見而已太后既知易  
之兄弟之奸而神其淫邪使居宮掖宜乎任賢  
之美不終而元忠有嶺南之禍也

元忠旣爲相又嘗面奏臣承乏端揆不能盡忠  
致命使君側肅清而坐視小人橫邪不禁臣之  
罪也太后不悅繇是諸張深怨之以爲不去元  
忠終爲已患乃譖元忠嘗言太后老矣且暮之  
人耳不若蚤自二於太子可以長享富貴太后  
怒下元忠獄大抵小人欲中人以奇禍而去其  
所忌則必駕爲大逆非常之事以激怒主心太  
后非不知諸張之傾邪不足深信而卒使宰臣

有囹圄之辱蓋繇讒口之惑人也然天之所厭必奪其監厥後五王反正之謀與諸張所譖元忠之言何異而太后曾不之覺則夫身之不正而深心以防患者果何益矣昌宗又知鳳閣舍人張說素嗜利可動乃賂以美官使證元忠說許之太后召入同官宋璟謂曰名義至重鬼神難欺不可陷正助邪以干天譴若獲罪流竄其多矣事有不測當叩閣力爭與子同歿努力

萬代瞻仰在此身也及入太后問之說未

對昌宗從傍迫趨說使速言說曰陛下視之在陛下前猶逼臣如是况在外乎臣實不聞元忠有是言語云伐國不問仁人張說以文章名世素所自待何如乃至來二張之賂其人可知矣然宋璟既明知元忠之枉不面陳其無罪而激說使證之蓋亦知太后之信讒難以口舌爭也說既陰受其賂而許其請則已身入二張之黨使其黨自相攻發則不攻而自破解紛者不抗奉救闢者不荷戟宋璟於是乎得其術矣

于是易之昌宗計倉皇無所出遽呼曰張說與元忠同反太后問其狀對曰說嘗謂元忠爲伊周伊尹放太甲周公攝王位二者俱非人臣也說以此待元忠非欲反而何說曰易之小人徒聞伊周之語安知伊周之道伊周爲臣至忠古今共仰陛下用宰相得盡如伊尹周公其亦可矣不使學伊周當使誰學太后曰說反覆宜并繫治之臣常恨伊周以至忠之心而令天下後世以爲口實夷考其事伊尹蓋未嘗放周公亦未嘗攝也天子諒闇百官總已蓋古人之制尹不過倣而行之特其當時桐宮往返之蓋稍異周公如采攝王則其陳訓於王也志不復曰拜首稽首曰嗣天子王是放非所以語伊尹攝亦非所以誣周公也以爲放與攝者蓋出於後世好事者之口而聖賢之論亦遂原其心不復白其跡使後之臣子若王莽曹操之倫則借伊周以自文若易之昌宗之輩則借伊周以陷人其禍可勝道哉

上梁文 十五齡作

廿五

伏以君子攸寧周詩叶百堵之咏仁者有後晉  
國植三槐之堂松茂竹苞地靈必資乎天巧翬  
飛鳥革物采益展乎人文肆予不敏肇創新規  
安樂慕邵子之窩高大仰于公之里揖淳風而  
卜宸董公輪而削墨駕格澤以爲椽應闐闐而  
闢戶墉奠五帝拱列三光環百雉其若帶雙  
峰而作屏時協穀旦玄冥爲之清氛地鎮  
含靈爲之封宇雅意乎華門圭竇之風匪崇夫

金棖碧璫之麗茅茨不剪割堯舜而談典謨蓬  
戶洞開放乾坤以入襟袖囊中爛蝟斗之簡則  
四壁騰輝門外聚德星之車雖一徑非窄屬將  
事於修梁用陳詞以見志

梁之東扶桑近矚主人宮舉頭尺五見紅日披  
衣坐嘯領春風

梁之西鴻漸萬仞與天齊攝衣憑陵山絕頂回  
顧足下白雲低

梁之南天公爲我掃烟嵐儼旗天馬並爭妍遠

近朝拱如列簪

梁之北神京掄才逮下國起家北向扶帝室勲名萬世映刻石

梁之上廣寒宮裏何瀟爽騎鯨直上折桂枝俯視塵寰千萬丈

梁之下閭井繁華誇萬社我願王心垂蒞屋處處煖哺樂皇化

伏願上梁之後德隨日就業與時成應詔金馬之門握管青藜之閣使明珠還合浦之室爍日

而光四方神龜奮滄海之波沛雲雨而沾萬戶上以奠國祚於苞桑大厦孔固下以躋民風於擊壤比屋可封近則蘭桂馥馥特萃衆祉於一門遠則瓜瓞綿綿永嗣丕基於百世

### 古硯說

予家有古硯往年得之友人所遺者受而置之當一硯之用不知其爲古也已而有識者曰此五代宋時物也古矣宜謹寶藏之勿令捐毀予聞斯言亦從而寶焉不暇辯其爲真五代宋與

否雖然斯物而真五代與宋也當時人亦僅以當一硯之用耳豈知其必不毀不損必至於今而爲古耶蓋至於今而後知其爲五代與宋也不知其在五代與宋時所寶爲周秦漢魏以上物者視此又奚如乎而又不知其以周秦漢魏以上物示周秦漢魏以上人其人自視則又奚如人見世之熙熙者沉酣於紛華綺麗之樂奔逐於權貴要津之門褰裳濡足被侈辱而不知羞於是有一人焉出而矯之卓然以道自重以

澹薄自守以古先琴書圖畫器物玩好自娛命之曰好古故凡名能好古者必非庸俗人也以其非庸俗人之所好則庸俗人亦從而效之於是士之射利求進者必窮極其所無以諂事權貴要津權貴要津亦時出其所有以誇士而士之慕爲古而不知務者亦每與世競逐必盡效其所有而後快噫嘻是非真能好古也特與庸俗人同好而已夫旣與庸俗人同好矣而猶嘒嘒然竊好古之名以求自異於庸俗不知其名

則是而其意則非吾之所謂好古者學其道爲其文思其人而不得見徘徊上下庶幾得其手澤之所存而觀玩焉則恍然如見其人也是以好之而不厭故夫古之爲好者非以其物以其人也如以其物而已矣今亦何以異於古哉夫苟不惟物惟其人則吾亦可以爲古人矣安知千百世之下不以好古者好吾乃必舍具在吾而惟古之好亦已惑矣予觀今世之所好大率類是蓋皆所謂名是而意則非者也不能盡述

述其近似者作古硯說



取青軒集 卷六

同安許懈子遜甫著

文部

書牘

答朱中丞

朝廷以閩海重地靳不妄與節鉞者三四載于茲頃特詔起公田間與所甚惜弗惜所以寵公甚大所以造我閩亦甚大公宜不得辭閩故羸國也邇又特甚民不寇自殘帑藏不兵自耗



吏承風競爲貪墨卽不墨不免此明公所親見  
亦賴明公極力維持始幸無事今者徼天之靈  
當大壞極弊之後遂有更化傾否之人如明公  
者改絃而代之理蓋信所以大造我閩我閩安  
可一日無公世謂名下不足以得人實未始不  
足以得人晉雖失之殷深源竟得之謝安石蓋  
東山之志與有意爲名者原別故公之去也民  
失怙恃國失藩宣比其來也知與不知無不仰  
公如膏雨倚公如長城此其故可思已不佞閩  
人而抱閩慮旣喜朝廷能用公又知公必能  
用閩故於使歸之日特勒數語爲公賀其餘縷  
縷惟祈炤亮

答王荆石

某之於翁也甫數歲始知學卽已誦其言又數  
歲而翁爲天子之宰日贊廟謨施及方內被  
其澤今又十餘年而獲與翁之象賢爲同榜兄  
弟有握手之歡於翁得稱年家子分其焜耀誦  
其言矣被其澤矣又分其焜耀矣夫以某之於

翁私受其大庇如此而未嘗片紙隻字自通左右非固仍習疎懶苟自棄絕蓋以天子之宰嚴重疑非後進之士所敢輕望其下風而又翁之所謂言若澤焜燿及人者乃天下人人所共沾亦非區區所攘爲私德忽辱先賜勞問過自挹損獎借有加焚香莊誦且喜且愧且以翁守道太峻去太蚤恨不得出翁之門下親受其長養培植以成其材雖然斯乃生民之無祿亦豈一人之私恨方今天下事蓋可知廟廊上安可

一日無翁亦安能一日有翁使翁當日而不去所謂愛君必防其漸者當自有方必不至有今日之天下翁而不去以至今日見天下之所爲愁若無聊者至於如此道不行而言不用亦必不能一日安其身然與其不合而去去而孤主之恩絕民之望以遺其憂於後之人孰若蚤釋重負於朝政清明天下無事之日蕭然物外之爲安且樂耶雖然翁之心其真能安樂乎此否耶謂真能安樂乎此者非知翁心翁之心蓋終

以吾君不堯舜爲耻而以天下有一夫之不得其所爲憂若曰責不在我而釋然遂其安且樂於物之外者竊恐仁人之繫心於天下國家當不如是某愚無似何足知翁蓋誦其言久庶幾有見焉是以敢道其一二不知我翁以爲可教否炎蒸日上萬祈珍攝爲國自愛

與黃中丞

山東提衡兩都當四方舟車輻輳之衝邇來凋敝特甚易騷以變非公宜莫能爲公處茲土久首知利病有文武壯猷爲吏民所畏愛 聖明簡在而畀之節鉞蓋真得人知克有功公其畢力以奉揚 天子之新命日者天心降康特舉曠典天下事駸駸可爲曠稅宜不久報罷此正公綢繆善後之時也否則就中調停以蘇民困俾不至大壞極敝在知大計者宜有權宜何意筴及儒生不佞於國家無能爲役惟冀明公卽日功成治定遂登台鼎更樹鴻駿使執筆札者有以藉手爲史籍光則不佞幸甚

與李按君

入我 明聲教大開而粵東遂稱重地以明公  
才名持斧于茲蓋信 聖明簡在權匪輕假此  
地夙稱肥衍多寶貨吏茲土者不泉自貪明公  
攬轡之餘固宜望風回面惟是稅使橫嚙海內  
騷動禍連章掖正賢者所宜用心不佞與有杞  
人之憂輒僭言及計非明公莫能調停旋斡以  
善其後故敢 冒不同之戒以 其區區伏惟  
昭存曷任瞻注

與徐匡徽師

恭惟老師門下道爲世儀言開 聖籲明止修  
之絕學遡孔曾之嫡傳某卽生隔千載尚勤私  
淑之恩矧茲屬在門墻寧忘步趨之想惟是弱  
植渺修未窺閭粵瞻前忽後徒歎高堅昔者從  
事雕虫旣薰心功名之路今則陸沉金馬復濡  
首詞賦之場悠悠歲月幾負此生每一齊心而  
讀問辯之錄迥如悍卒參禪坐馳千里卽欲修  
一札而覲下風茫如亡子之謁所親輒捫心而

自愧雖然生苟知學寧能馳枳棘而舍康莊悟  
非昔賢終期繇文章而見性道所賴大匠妙隱  
括之能不棄枉木造化普生成之德無遺朽株  
庶幾先知先覺之徒行必著而習必察已百已  
千之後愚者明而柔者強則鄙生幸甚斯道幸  
甚書不盡言百惟炤亮

與王辰玉

去年春貽書所知曰此行不喜一第喜識一王  
辰玉今辰玉去矣去又不果來迴而思之向年  
謂企暮十餘年不得見今又未知幾何年而復  
得叙促膝之歡人生離易合難如此撫今追昔  
能不累歎去冬有歸志擬便道從虎丘山下乘  
快艇一日夜抵太倉先謁相國老年伯挹其議  
論丰采以徘徊想像乎古之所謂名公卿賢士  
大夫者而後退與辰玉遊弇州園搜奇剔怪盡  
東南之美庶幾少償夙願而今似未能也則所  
謂離合不常者非獨辰玉卽在吾許子遜亦未  
能自必雖然此心未已終須一遂謹藏斗酒菰

尊俟我母謂戲言年侄來弟從西山回不及櫛  
漱往視之云奉家尊人命不見客已逃之西山  
去矣念辰玉不見欲再見一王辰玉亦不可得  
嗟嗟辰玉何太絕人外候老年伯書乞爲上之

與李芳瓊

列後有楚豪購上客百金不佞自計力能得之  
飛騎龍福寺中云已促裝去矣人生離合固自  
有數人力亦可柰何老丈才固自豪調自古加  
以沉頓之餘養當益厚庶幾後發先至者惟以

古人神情肖以今人肌膚色澤使勿爲世眼所  
駭恠則可矣非固欲老丈舍所好從人旣名爲  
時文自宜與時上下如十翼雖古終不能復追  
典謨蝌斗變而篆籀篆籀變而爲鍾王顏柳諸  
法詩則三百篇有蘇李五言又有建安有江左  
有盛唐五七言律排律時代固然其無足怪橫  
桴土鼓不可以薦清廟汗樽杯飲不可以羞王  
公商燹周鼎不可陳於百戲之場封建井田肉  
刑兵車不可治後世之天下試使古之能文之

士如左丘屈原司馬遷相如楊雄韓退之之徒  
復生今世未始不可以卽古文爲舉業而卽今  
之善爲舉業者亦未始不可卽舉業之中而復  
見左丘屈原司馬遷相如楊雄韓退之諸作者  
之精神惟得其精神而遺其面目此真能學古  
人者不古不可以爲今不今不可以爲古老丈  
高明當自得之其又奚用予言余所論者蓋文  
體耳拙稿初出頗有時名諸有識者以爲文體  
復歸大雅此正吾丈得行其志之日也勉哉拏

力

擬上沈龍江

某自少時伏讀公爲宗伯時所爲舉業式頒行  
天下者則已知當朝有沈龍江先生銳意斯文  
以世教爲己責旣壯守其轍不敢變遂叨一售  
官中秘未數月而公膺 天子之新命入贊大  
政爲天下宰某私喜自語賢者固不負其位位  
宗伯也宗伯主文章風教卽以文章風教爲己  
責宰臣知天下政獨不以天下政爲己責乎而



釋之乎文章雖係世道汙隆於天下之利病安危要不甚急若大政一失則所關於天下甚大所關於公之出處亦甚大自古大臣以禮進退始終其節不汙者世多有之其去而復起而能厭人望者鮮矣其復起爲天子之宰而能厭人望使無憾者則又鮮蓋非獨任大責重者之未易爲力也亦以望方新則難塞一不如意而苛論我者倍常時始爰立之命下人曰上以人望用公有曰非也利其衰且弱不爭事可以惟

吾所欲爲又有非之曰否果若此曷若無之之爲愈也閣位闕不備者久矣果若此曷爲獨畀公蓋以公忠勤可屬又久居田間習知天下人情所苦樂行且視公所引當否爲舉罷及公之辭也人謂公必不來夫公嘗位上卿致政功立名成年七十餘老矣復何求而來有應之曰然公功立名成又老矣復何求而來倘其來必不苟又有曰然來而苟不如不來有謂今天下有  
一事乃舉世所共毒而上心所甚甘曩欲罷而

不忍罷也公雖爭必不聽來何益有謂上久虛  
大位待公必有以異公且既嘗欲罷之矣公爭  
之或聽其可以來嗟乎聽與不聽於公何所重  
輕獨所爲爭不爭與爭之力不力則天下之所  
爲覘公而高下其議者盡在于是昔里革罍正  
也而斷魯公之罍屠蒯膳夫也而徹晉侯之膳  
張釋之公車令也追止太子梁王之車且勅治  
其大不敬狀至使人主爲屈也謝過而後得釋  
卸鄆門尉也歿拒車駕母得夜入所轄門至移  
從他門乃得入此皆卑官小吏能舉其職卒光  
史籍命名無窮矧上此什百者乎故職苟舉矣  
雖以罍正膳夫公車令門尉之官卑寵薄而猶  
爲道行職苟不舉雖貴爲公相而猶爲道不行  
也苟足以行其道雖以罍正膳夫公車令門尉  
之官卑寵薄而人猶願爲之苟不足以行其道  
雖貴爲公相而人猶耻之而不爲若曰吾自有  
潛移默奪之術無事乎悻悻決去就若小丈夫  
者之見則非某愚所能知也某淺陋無知識惟

習聞孔子所謂大臣以道事君之義謹拭目觀公之所爲惟公審所處幸甚

與劉公子

甲午歲辱知老師翁師翁忘其愚且陋卽以第一人相待于時卽未敢謂必然然心識之弗敢忘今春微一當未暇以得當爲喜而先以知己者不及見爲恨盖海內知己雖多然師翁識我於根莖師翁已矣其功德在我聞聲名在宇內尚自耿耿不沒從古稱有盛德大業而不克享者當有後且益大其在我諸昆幸努力昭前之光明不佞弟屬在通家不勝翹跂

與李見羅

一離門墻遂覺蓬心區區修證之念旣爲習氣所累又爲伎倆所奪忽奉瑤函寵以教語茫若予子之見所親驚喜之餘愧汗不少某自佩服大教于茲有年矣粗知自好不敢泯泯間嘗以語於人曰取天下第一等名位不若幹天下第一等事業幹天下第一等事業不若做天下第

人廉人勇人藝人不可名爲禮樂所謂真能節禮樂致中和者乃不當如是然而牽於所嗜亦未能決然舍去如勞苦倦極者之求休息病者之求瘳嗟夫俯仰百年爲日有幾鷄鳴而駕日出而馳日之將中而尚徘徊參差臨歧路以於邑迨其日暮不知將安所稅駕也方今世道亦大可知其在老師進而商鼎鉉之業固不如退而明道淑人以俟後之君子卽某輩欲斃覽有所豎立亦不如反而求之身心性命庶幾不負

此生奈何館事方殷未得遽去累欲具疏請告又爲王者所阻未便如志甲辰歲徑拂衣歸矣此時葛巾長嘯而來復逡巡法堂前北面稱弟子吾師尚曰此子可教否

### 與李斗初

不佞自髫髻時熟讀十八子制義已知足下之名久惟是蠖伏海陬與通都大邑隔絕無繇荆識爲慰忽奉手教重以大覲且喜且愧少暇讀濔關之約則又私喜足下畱心世故大爲有用

之學非復經生倖取一時緣飾章句爲華彩者  
比稅使出海內騷動江以西尚然按堵蓋足下  
之功多也此後位益崇造福益大不佞辱在詞  
林將採摭其充表表者藉手爲史籍光且示吾  
閩有人足下勉旃自愛

答陳中丞

今之滇中非昔之滇中也徵求無時如鼓馱馬  
加以豺狼當道禍同殃魚非持大體爲調停烏  
能幸以無事錄此言之明公非止宜滇中而滇  
中則非明公不治自古與權璫共事而卒能潛  
機以濟者遠則郭汾陽韓忠獻近則王新建楊  
文襄心苦謗多理不盡無言念古昔足用自慰  
莊子有言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已者順也其  
殺皆逆也欲爲逆寧欲爲殺耶正直所以遇君  
子艱貞所以防小人心迹之判久矣雖有游言  
公論自在信而行之願勿爲意不佞末學偶徼  
一當謬承褒獎愧何敢當惟是中間期許雖過  
不敢不勗從來諸薦紳及鄉中長老相規勸未

有及此者乃明公儼然辱而命之敢不拜賜方  
今以天下第一等人做天下第一等事非明公  
而誰惟明公勿以一時之心迹爲可虞而以終  
能安國家定元元爲實驗則不佞幸甚

與程太守

從中朝士大夫竊聞明府風猷標格甚盛以爲  
宜在左右侍從之列庶幾有所補益及是命下  
喟然悼屈以爲才大而小用之不宜雖然以温  
陵而得明府則温陵之七邑徼天矣詢之來  
俱云明府善吏治老吏不能欺近得家弟輩書  
又云善校士所校不失尺寸泉士夙稱多材口  
亦難調每一榜下輒譁不厭至是皆服母敢譏  
者越人以禁方游列國所至分庭其入秦則爲  
小兒醫要以功見效至者爲賢安論大小哉不  
佞則不徒喜温陵之能得明府且喜明府之能  
用温陵小其心而大有所造也宋以兩府大臣  
居方州居常失望鞅鞅放蕩琴書山水自娛樂  
其能精勤不耻吏事者范文正韓忠獻數人耳

然名轂卒用此起遂不久償所負繇此言之温  
陵竟亦寧負明府明府勉矣邑父母王君同年  
友也曩共觀政習知其才茲在宇下果稱任使  
否渠自以年少不經事大懼血指不佞則謂君  
第往矣大君子在上受成筭而展布之當有成  
勞勿憂安溪之高亦年友也夙有才望守亦卓  
然當自受知左右不佞其無容言矣所處冷局  
空緘無侑知在炤原

與陳公子

去秋計偕擬欲道出南城祇謁老邱翁領教言冀  
有所益會不便徑去至淮乃聞計音駭且慟若  
有所失抵京即聞楊年丈自南城來亟往問喪  
狀又聞身後囊橐蕭然僅能還櫬故里若而孤  
孑煢幾不能具飭粥爲朝夕計傷哉貧也益慟  
不自勝雖然竊喜我老師之遺我諸昆不貲也  
語云廉吏不可爲而可爲如天不泯仁者後當  
有繼且益大諸昆幸勉哉母息

與汪雲陽師

邇欲修尺一奉候則聞已衰經北歸是用悵然大師母以眉壽享令終生前寵命歿後旌褒於人心固亦無憾顧柰彼一方民何方今曠稅滿天下重足側目彼方民怙恃仁人若父母顧一朝而棄之其何以生老師去吾閩三載迄今尚謏思不絕想今日江以西民情視閩當什百不啻也倣同年張君初離鉛槧遂宰大邑命下之日徬徨向不肖問策不肖對以無他惟法彼中鄉先生所以惠我溫陵七邑者在惠彼中士民則彼中士民幸甚若夫隨時相機度務使不詭於人情土俗以無獲戾於上下則理人者當自面受箴於左右非經生所能逆知也

### 答池明州

素未荆識遽辱教誨至稱引聖門相與告誡之旨懇懇款款欲其兼收智廉勇藝之全終之以禮樂此爲真知我者如所稱文字之知蓋猶其小知我乃當如是矣雖不敏敢不勉進成人之列苟蹈溫飽之戒以忝明公之誼今夫執不相



識之人而卒投以夜光之璧無不按劍相盼者其所投之人非也苟遇其人雖卒投何害走雖未敢遽謂其人固竊有志此心勿忘尚願請益伏惟始終修我使卒有立使天下稱明公爲不失人且不失言則其言與其人俱於當世有榮施矣

答劉凌蒼

我丈以古誼古文詞創起我邑中某從海陬私淑一二且以爲今人且以爲古人忽奉大教慙懃滿紙啟函讀之不意古人乃復面命我于今欣慰之餘更切注想粵西去天萬里民無覆盆緊誰之賜我丈赫德于今伊始嗣登台鼎更流鴻駿海內士屈指吾閩又不意今人能幹古人事業不佞某辱在梓里其與有榮施

答蔡元履

杪冬辱手書甚忙且病未及裁答嗣後伏枕者彌月每以足下言當藥石則霍然自起念與足下促膝不數數乃遂能攻所不足於我此真古

誼殊非今世貌交可比南中僻靜有山水之致  
足下夷猶其中興自不淺竊怪今人書箋學晉  
魏詩學唐文學兩漢近則北地濟南江左不患  
面目不肖只患模擬太工愈工愈拙須於此外  
陶鑄百氏獨出匠心方能爲古人方能不爲古  
人所牢籠北地濟南江左能爲漢唐晉魏未能  
不爲漢唐晉魏此其所以終爲北地濟南與江  
左也足下才氣足可自雄故敢效其區區倘有  
鴻便多各嗣音

大教方再請益詢之來人則聞足下乃重疊  
在哀經中知足下至性哀號思慕良苦其少自  
愛始足下去時二尊人尚健無恙耳不虞及此  
其得及此以終大事無憾不可謂非天也顧於  
以慰孝子之心則得已謂所生何旣弗昌於厥  
身又弗享以厥子天道之報施何如哉然畢竟  
不沒以是矣曩於王父母之行盛道令先公孝  
友敦厚長者宜以殊禮禮之且可以風今卽無

及已顧尚有可爲者諒不宜遂已內有不腆之  
奠少布鄙私惟叱入餘祈昭亮不備

復劉太公

去歲答令長孫世兄書未嘗敢以一札輕瀆長  
者念七十老人息機日久感今追昔徒增累歎  
不意乃辱長者先存之言則不肖爲得大竦懶  
之罪於門下雖然長者卽不言不肖則豈敢忘  
孫功名事倘可自効豈敢有愛也自惟素寡  
在貴處用事者相識尤少獨有敝同年林君  
爲無錫人可與語來書一函可自送去當有以  
成也老師遺德在閩閩人士謳吟思慕不絕  
生今爲其後之人者勿慮不顯餘惟珍攝以膺  
厚祉令孫統此致意不悉

答張輔吾

襲接桐城阮節推盛道其鄰父母之新政以爲  
難得近得汪老師書又以其鄉之父老子弟得  
有良父母爲厚幸吾儕初在事卽有此等作用  
將來始末可量辱在知愛喜可知也同年王廻

溪謁銓得我邑首問邑中人才第首以及我爲  
言吾丈便中可再噓之布衣之交昔人所重此  
兄得蚤得儁吾丈擔頭自是輕得幾分前者欲  
言吾丈於詹別駕數造謁弗獲一面以爲無甚  
得力乃止渠乃未免俗態頓以帕儀相餽雖不  
心却心甚愧之相見可爲弟致謝若丈之厚貺  
以弟刻又蛇足矣廉吏也安得有此得無虛其  
腹而實我乎哉想伯夷之所懋故自可食耳朔  
漸厲萬祈珍攝餘惟台炤不宣

答王心一

朝廷知文治行不旬歲再試大邑清宛去帝  
尤邇名跡日夕公卿耳目中少有善狀毋慮不  
達矧行能卓異如丈者能復有幾我丈勉旃清  
宛之不能久棲大賢猶無極也辱大貺謹對德  
拜受賤名得附大製假以不朽何幸如之餘惟  
炤亮不宣

與李東山

曩者聚首爲歡未能多日而年丈試政百里去

嗚呼如何貴治吳文軒與舍親楊子俱以東封  
十註誤留滯長安市中弟數從揚子遊因識其  
慷慨壯往奇士與爲深交渠去家父子幼近  
死於子又幼渠以註誤勢未得歸奸人乘而  
利家事翻覆殊甚倘能扶植俾令勿墮則百  
世之德也夫以仁明父母在上豈使下有苦而  
巧以不佞弟之辱在同籍亦豈有數千里  
馳音而不能爲其故人徼一盼之惠以

以

自端妄瀆清芬千惟留神

答

丑追隨數月而老師遂出都門某匆相告  
爲情私心蓋日夕望前驅之至止也居諸如  
忽以兩週未獲修尺一致候乃辱手翰遙逮  
於垂注慰誨有加銘佩之餘媿歎多已方今元  
良日就海內欣有太平之想論思獻納之地要  
可一日無老師輩從容後先南中風景雖佳恐  
不便久卧也至如某賦性狂疎涉世日淺孤立  
交途屢虞尾毀又安可無有道君子素負先知

先覺之望與知己之雅者一起其沉痾敬因鴻  
便畧布腹心餘惟台慈炤亮無任瞻戀

答楊年丈

一沙石壁旋闕親知寥落言念老丈古誼雅情  
令人注想不已辛丑之後弟留不盡以待後來  
其在老丈勉旃陳老師後事極不敢忘顧彼間  
相孚者少卽努力不過如此要以吾儕報效  
已必先死而後生者此弟夙所自盟時未可  
耳下雅惠謝謝惟台炤不日

答呂益軒

詢之來人知兄才鋒初試政嚴奕奕亟往語朱  
老師以爲吾門有人甚幸退而思之命世真才  
如兄乃爲適用碌碌俛仰隨人徒費大官累百  
許子遜輩無益也喜溢常况愧亦如之後面之  
期意在觀歲然邊海重地兄宜不得來弟則無  
不可歸歸時從一奚奴肩輿直抵虎渡橋與兄  
把盞臨流交臂譚心眺望山川睥睨今古一洗  
簿書案牘之塵超然世情物態之外不亦大愉

快乎敝友陳士參于弟有解推之恩誼不可忘  
旣蒙曲造更願終始倘有成勞勝于身當之矣

答李芳瓊

別後親知益稀接手教恍如面譚喜可知也吾  
輩方爲舉業時恨不得一操觚古作者之壇今  
日臨局方覺不易湏於十年中盡讀古人書而  
以十年工夫陶揉之將來所就庶可自成一家  
而今全未也要以學古而未至猶愈於爲今而  
不學則疇昔之誦命之矣小女姻事宋大人已  
定是以難於報命年來多病獨自共衾他  
字未遑也

答王辰玉

讀來翰心惘然不勝離索之感然此自是人間  
至樂雖重念兄抑亦羨兄且愧兄也弟無似仕  
則不能隱又不得中間委瑣盖未易道亦不敢  
爲兄道也昔夫子獨以出處語顏淵日用之則  
行舍之則藏夫旣或用之矣雖欲勿行惡能勿  
行旣或舍之矣雖欲勿藏惡能勿藏必有所挾

以善其行且藏者是爲難耳故曰惟我與爾有是夫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修身見於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古之人惟孟子識得此意故夫真能隱者乃真能仕者也而真能仕者亦未嘗不可以隱第今日偶廁仕路而適遭乎隱之時雖懷欲隱之志而未得乎所以隱之其非吾兄其誰望焉異日抵兄園中當爲問兄隱以何道出以何時日辰玉不出我何必仕辰玉出我又何必仕也

與王二溟

都下分袂者三載于茲矣而未嘗一札自通左右蓋緣懶得疎習慣已久亦知台丈大度不以煩細繩我也不佞弟覽覽風塵日無寧晷遙望鄉關時增愁况惟每接南來人從容詢台丈治狀則大喜以爲辱在宇下伏庇爲多言者皆曰呂龍溪尹扶風之治辨王司理黃穎川之寬和群喙同然倘不爲譽然愚獨以爲國家設官分職大小相制能否相伺所患者非體統之不嚴



法網之不密特慮束濕太甚令人救過不贍雖  
有才者無所展布四體則其害治甚大繇此觀  
之龍溪君之得以治辯聞其徼福假靈于當路  
之大度君子者蓋亦不少夫理天下者理一卻  
者也持是以往孟氏所謂好善優於天下者矣  
方今賢路漸開朝端方懸股肱耳目之寄以待  
台丈台丈其厚自勉以需大用散館後歸期不  
遠尚容面罄

別李九我

于鄉大老中遭遇台下最後而台下之屬望不  
肖最深昔人所稱知己道義意氣爲上文章次  
之昔人所稱爲有功世教每以教育天下英才  
誘掖造就使不失其性爲急務而汲引又次之  
某何幸而得此於左右某嘗誦翁之文慕翁之  
名今又見翁之用心卽甚不敏豈敢苟自豎立  
以負台下惓惓屬望之意以羞吾黨之士也

答徐宗師

某自元旦卽已臥病近遭魯老師之喪伏枕不

能覩視展轉悲吟者累日此諸敝同年所共知其諒也又自去秋八九月間忽得非常之症幸而不死至今精氣俱耗頂髮盡脫每一開卷便覺頽然不自聊賴蓋大病之後神情未復其理宜爾尊稿之刪與序當以屬之能者其非病軀所敢任也老師以明道淑人爲心其欲引某而納之聖賢之域不可謂非知某且愛某者但其賦性椎魯原無學問之實安敢謬附學問之名夫無學問之實而居學問之名是以僞事而以虛聲欺天下也卽此一念已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尚安論學且老師講學數十年高足幾遍海內何須取足於許某一入而後言信而後道尊狂瞽之見如此

別館中諸前輩

某無似于行輩中最爲駑下過承台下睠注方力自滿拔以副雅懷而麋鹿之性難馴林泉之戀實深一離都門儀刑日遠翹想清光可勝瞻企伏念某疎謬種種自道無繇所持台下覆庇

而扶植之使無大戾以爲清時羞則所造就于不肖者更厚不肖則何敢忘

答葛屺瞻

始弟在長安而老丈南歸益軒在閩今弟將歸閩中擬取途錢塘與老丈爲吳山西湖之會而老丈在留都益軒復留滯燕市中爲羈客人生離合有數欲如曩時對榻劇譚白眼世上相視而笑可易得也風土作惡疾病惱人弟已孟浪光陰之日久矣不朽大業端有望於吾黨白下佳麗有山水之致更無外事足可自力願言勉旃承諭云云其人雖屬枌榆素不相識弟之寡合丈所知也近時益軒事不過伏枕竊嘆而已其何能爲

與徐老師

丘大行至奉讀大教期念諄切知老師不我遐棄雖數千里外無異左右感可知也病中得之踊躍更倍特恨殘魔未脫未能卽至左右領面命攄積懷耳忽接尹海瞻丈聞老師有三年之

感又且不日抵家則又怵然望外殊自失也伏而思之曩者不肖北上老師在越老師還朝不肖來閩今者不肖方勉強計就道而老師復自薊而南一彼一此如相規避有百年知遇之恩而不得一日聚會之樂良可嘆已要以離合有數此懷終當有待則老師終有以命我矣海蟾丈行能卓然大是良吏閩粵不遠亦微聞其政穀否炎蒸日上南天更酷千祈珍攝爲國自愛

與陳莘石

弟初以病告謂爲故事果然一病兩年骨立日甚大懼弗克負荷以此事君稱不欺已第不知守身事親謂何耳丈固愛我者亦憐其憔悴乎哉久聞南旋之音是用翹跂而病軀兼以僻處咫尺弗能自達心甚恨之人生離合有數脂車若在明歲之春庶幾或可一面否則當懸長安中榻相待耳輔吾丈畢力營一葬地乃爲惡成者所持進退維谷不知我丈能爲之地否

答洪含初

孟秋人去附尺一奉候想達矣爲敝邑之不足  
以久淹從者當事者擬以南銓相待然曾是爲  
恩臺重乎哉抑來何遲也不佞去書生還得一  
書生旣做不得古人文章又做不得今人事業  
悠悠歲月茫如拾汗及不若分符郡國遙借  
天子之寵霧猶足有所豎立丈夫得志行道須  
自宰割安用碌碌隨人近得知友書云諸族姓  
子弟好生事凌人動開怨府人言若茲當不盡  
庶此不佞素所側目搯腕不平者柰何左而效  
之屢有書譙讓未審能有瘳否不佞謬得一前  
爲世指目諸舊怨槩置不問曰以志吾過如之  
何其舊之未去而復以新者益之乎衆怒難犯  
誰受其不祥理不可告當有法在後果不悛如  
人所言願悉論如法毋有所貸非特以三尺衛  
民令小民有所憑依抑小懲大戒其所以保全  
我族姓子弟使勿陷於惡與所以保全不佞而  
完其命名爲德甚大豈不拜嘉不佞處此緩則  
厚毒急則傷恩惟有委之於官使執法者自爲

懲治而有過者自爲創艾庶幾得策惟恩臺信而行之以必則不佞幸甚

### 與鄭學博

貴里施君謁銓復得敝邑師不肖見施君則盛道老師意氣慧眼不讓渠尊人龍岡先生欲令立碑學中示後之人有永渠當時已領諾想不虛矣老師方策閑垂休爲時嚮用其亦何藉於此惟是受知左右者當自不怠雖然爲文學則傳儒林試政則傳循吏具是不負平生矣區區

人同升如明公者終有不能盡知之嘆蓋非古人所爲故敢因鴻便遂陳左右陝江知縣鄭燿乃某之師曩作敝邑教廉不取貧士一金所識拔皆知名士如某則尤所憫念其貧時分篋中金而佐之學者而某時尚微爲齊民未得與庠士齒則尤難燿闔縣人爲八閩都會某後以鄉會試往來其家又知其于孝友最著今世爲人如此者有幾明公與某相知無間不復疑其他其必知燿也無疑矣夫以燿之爲人固自可知

而區區猶以爲言蓋亦示天下有知己之感云  
爾令孫岳岳自是遠器不知後來亦知有許先  
生否大抵爲師者必實有可稱道之賢無可忘  
之誼而後可以壽德責其弟子稅使從橫日甚  
江以西惟明公是賴明公勉之

又

睽違經載未嘗再通問訊知門下大度不以疎  
節罪我也吳干之劍雖陸斷水剗終是尚方近  
御中物門下今其時矣願望願望不佞迂朽無  
一第重輕亦安足計貴省吳按君將出都門不  
肖勤以老師見屬渠以廼孫及門故與不肖深  
相結納諒亦無不用情也

與陳臨江

行色匆匆弗敢屢瀆聞人然大意不過如前避  
近所稱陝江惡地乙榜望輕日夕惴惴惟獲戾  
上下是懼勉加扶掖使以最聞秋毫皆明公之  
賜也夫傅萃二君受知在不佞後而言乃在先  
不佞愧之惟明公垂念使不佞有以藉手爲知

已者効卽不佞幸甚此老居家則孝友處鄉鄉人稱其廉直在敝邑爲諸生師槩不納脩脯資貧士業好獎進士類所識拔皆知名士此不佞素所稔知今在陝江未知作何狀然當不至變前所守夫其常心以辱明公之舉

答吳安節

曩方持斧出都門甚嚴不敢請間旣而有恨以小媿廢公誼終愧古人夫忘人之德掩人之能以成已之高而使膺簡命舉刺人才急次甚

似近遭馮老師之喪數月忽忽如忘曩時識我於根莖者有武進之劉其在鄉場則有餘姚之陳俱後先凋謝不意臨胸公復疆年長往自念性旣寡諧賦緣又薄慨然以寸豎未能不獲少酬知己報國士之遇爲恨陝江得藉鼎力不負鄙私分毫皆門下之德也感何可言令孫學謙殊長決科何疑中間不無彈射論文耳

答張尚霖

不數月辱遠翰相聞問者三四重之以大貺知



龍青軒集  
兄每飯未嘗忘弟也乃弟亦每飯未嘗忘兄矧  
兄以千里逸足碌碌槽櫪中尤令人有憐才之  
嘆弟則豈敢忘鉅鹿之戰項羽以九江布嘗秦  
軍俟其渡河戰少利然後沉船破釜示士卒無  
還意今弟已幸不爲壓澤此亦我兄沉船破釜  
時也甲辰歲敬當掃室以待前驅

與林京山

周年丈去附尺一奉候想達矣近遭馮老師之  
喪忽忽如忘諸事百不及一茲因陳章閣之行  
瞿然念門下拮据風塵援筆欲寄數語乃臨牀  
又無可言徒增離別之感而已此中人盤根如  
山信未易治前人以不了事遺門下憂門下非  
深心安能善其後要之彼我俱有公論苟真爲  
三尺之所必問亦遑恤一家之是非李斗野在  
京邸數向不佞論時義甚勤蓋以課兒故不佞  
則爲言門下此道甚精累百許子遜不及也渠  
因托不佞先容一語於門下渠長者議論常依  
先正言如其心倘其來請幸勿以忠告爲諱

答盛太史

不佞某謬徼天幸從諸君子後時奉芝宇拾珠  
玉於咳唾之末足稱遭逢使車西馳日月以輩  
忽接貴翰捧讀乃知門下尚爾高枕也然私心  
不勝瞻注遙望藍關雙鳧庶幾倏然從空而下  
方今朝廟山林人各爲政論思啓沃之地安可  
一日無門下輩從容後先秦中風景雖佳恐未  
宜久臥也惟門下圖之

與高兩目

別台丈者幾何時矣每聞行能有異輒用爲喜  
安溪雖小足稱劇縣能於此中著聲亦自不易  
第以台丈而爲安溪則真所謂牛鼎烹鷄非其  
任也人情變態如風雲稍以形勢相君便自氣  
色可畏想今時人惟台丈及迴溪兄當不復爾  
風塵外人海內有幾言念同心足用永懷不佞  
弟落莫隨人無一善况加以年來多病桑梓之  
念轉深不日當促歸裝則把臂亦自不遠安溪  
有山水之致固願寓目第以遊客而勤館人則

似不便要以數千里歸來咫尺知己決不令對面參商也

與林光碧

某自夔伏海陬則已傾注高風之日久得締龍駒曷勝雀躍去歲辱貴翰適卧病床蓐至今蓬垢不敢問戶外事者一載於茲是以弗獲遣一介之使驚尺素致慙慙於左右卽甚疎節豈宜至是然總非敢爲慢大度者自宜諒其無他三輔股肱近地俗稱饒愿易治要令吏法民懷旣富而教則有韓馮翊尹扶風之遺規在門下肯多讓乎卽君岳岳自是遠器幸加追琢以大其成病中不能多叙

寄家書

散館後本擬請告今似未能也本院入場以科爲序今年前輩病起者多則新科未能多及不及尚當再需則歸期未可卜也徼天之靈但使二人康寧安樂雖久去膝下可無離憂區區只爲祖塋一事未完時常展轉有如懷刃不知近

來地理曾有下落否有下落便可舉事卽不觀美不妨宦而貧貧而葬不得厚苟無歎於此心亦何恤乎世眼葬而薄不猶愈於不葬乎夫爲貧故欲需厚葬日復一日以至於久雖非事親之禮猶不失爲孝子之心若日懸之以待風水是工于爲一身與子孫之計而忍於先祖父也以此爲心縱得吉地曩必不妄天必不相天所不相地豈能祐吾祖喪暴露已四十年正如饑渴之極不擇甘美但得平穩地得以安歿者魂

便歲時祭掃無誤大事雖少後福固所甘心矧禍福惟人所召原來不繫乎此而苟以此心見諒於祖考見知於天地鬼神則冥冥之中所爲陰相我以無疆之福者又未始不繫乎此亦何憚而不爲也今夫閭巷細人少知禮義尚能勤勞筋骨減損衣食鬻賣田廬以終大事吾父子幸荷先人之積累得有今日而此事尚闕是名爲縉紳先生而反不若閭巷細人之知義吾前人名爲有後而反不若閭巷細人之祖父

蚤得受其子孫一拳石一抔土之封使吾後世子孫所以爲其祖父者而皆若此亦何苦而積詩書以遺之擇吉地以庇之也邇來海上漸有寇警倘有意外尤不可言言念及此可爲寒心

### 與伯書

接家信見兩弟書知子榮弟已受室稱成人家中雍睦有加甚喜堯弟卽婚稍遲不害要當擇禮義之門而委禽焉乃稱吾家婦爲吾家造福不淺吾祖宗書香積累數世至於今始發發正

當數世未艾保而持之使有永在人諸伯叔兄弟貧困久素所悼念伯又老矣非敢盡望爲不肖食貧束手待婢如昔日但造化忌盈亦忌驟凡事俱當以漸如古人所稱善居室者利以漸收家以漸殖饒人取豐我獨取嗇非特遠怨全名亦是留不盡之福以遺子孫祖喪暴露幾四十年此豈可緩緩之不過欲待風水正恐風水不足甚憑耳且葬事亦不必甚厚當此末世倘遇兵火悔之何及反不若苟成事之猶足以塞

責也朔風日嚴願加珍攝

與肖浦叔祖

八十老人萬里貽書啓函讀之驚喜之餘更覺  
悽愴惟不肖困而得發叔祖亦破而得全自非  
造物欲亢吾宗不有今日今幸無事宜益加珍  
攝以享後福楚王失弓不病無弓塞翁喪馬豈  
願有馬哉

啓

請曾老師啓

伏以名世應五百載之昌期先逢知己皇家尊  
億萬年之長計莫急林人故伯樂空冀北之群  
而造父閑以啣轡下和剖荆南之璞而昆吾重  
以礪磨俱繇其濟以成能未有兼總而奏績自  
非造化在握安能曲成不遺恭惟大師相曾老  
師閣下五緯凝晶九苞煥采滙雲夢洞庭之秀  
擷杜蘅蘭桂之芳知性知天靜觀乎喜怒哀樂  
未發以前之氣象言易言變直徹乎陰陽健順  
相生不已之機緘錦雲遙應乎臚傳聖明簡在

蓮燭近映乎禁草圖史增輝知人能官人再擢  
棘院之秀先覺啓後覺重造黷堂之英採菲葑  
豈遺下體化朽腐並效神奇仰瞻德星喜見連  
珠之入闕宏開冊府驚看群玉之照人元氣貯  
崑崙揮灑巨靈之山水榮光攬河洛錯綜五老  
之圖書豈直鏤月凌雲效刺鵠雕虫之小技將  
使通今學古收補天浴日之大猷東箭貫犀鏃  
羽更資其潏入西金耀虎淬磨尤利其發矧某  
等共勗丹心言光青史遠答二祖八宗之培養

仰酬 聖君賢相之登延方今梧井澄煙桂輪  
浴露北辰開斗極玉衡運而列宿盤旋東觀敞  
蓬萊紫氣臨而群真舄奕黃姑佐勝斜垂萬里  
銀簾素姊多情推上一輪水鏡謹啓八月某日  
列三旌之筵秩陳九奏之清音魯酒尊開泛霞  
卮於三島燕金臺迥來赤舄於重霄藉秦誓之  
休休安希彥聖挹姬公之几几潛抑吝驕自隗  
爲基鑄顏有地身依東觀肅臨師保之嚴酒近  
南山齊祝 君王之壽

與李年丈啓

恭惟台丈命世真儒救時良牧文跨班馬而上  
治在趙張以前暫試牛双於專城終空冀群於  
皇路不佞某幸叨梓誼實竊隣光聞之採風者  
僉曰借寇詢之掄材者急欲徵黃千里風清遙  
送琴聲於單父一天月白近瞻鳥影於洛陽始  
信吾黨有人誰云文士無用顧惟方今政幾竭  
澤民急望雲中涓橫而豺狼當道上供濫而扞  
軸其空所願弘施汪穢之恩勿靳隨車甘雨更  
展經綸之手呼還合浦明珠臨楮不任瞻注之  
至

復林光碧啓

恭惟姻翁臺下七閩間氣一代名英時逢履端  
日迓新社暫寄東山之臥終應北闕之徵名以  
退而益高今日之司馬也德雖潛而必見門下  
其猶龍乎某自托肺腑實切羨墻雖勤御李之  
思未慰識荆之願對瑤緘而踊躍奉瓊貺以周  
章謹勒數行對使祇謝



復林扶蒼納采啓

恭承台命以令三公子約婚于不佞某之次女  
曰某者惟吾兩家以羈旅之交遂訂百年之盟  
茲固氣求良亦天作道遠未獲躬齋洗告於宗  
公及二尊人受其成命然以茲嘉典兼獲德門  
揆於神人具宜愉志矧余小子敢不承受以迓  
厥祥是日也旭陽當戶近分帝里之光淑氣盈  
庭遙祝蘭堦之祉開緘有喜臨楮倍忻